

说呼全传

◎ 清 佚名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ZHONGGUOGUDIANWENXUEMINGZHUBAIBU

说呼全传

〔清〕佚名

楼船笳吹晓霞横，旌节新移宠若惊。
运道风柔思报国，沙场尘敛喜消兵。
恩纶加惠全忠孝，呼氏流芳千古闻。
宋主听奸生祸乱，征辽平寇旧功臣。

第一回

呼世子游春出猎 庞黑虎抢亲丧命

话说北宋朝一个大将，复姓呼延，名得模，字必显，世居山后，历为汉臣。因刘王失政，去贤用佞，轻听宇文均，把呼氏诛绝。幸祖母马氏怀妊，逃回马家庄上，遂生下呼延赞。年甫弱冠，典坟通晓，韬略且精。正杨老将军奉旨征辽，呼延赞志欲报仇，遂投宋主，与杨老将军领兵进讨，孰知辽兵不耐战守，一旦遂倾，众夷威服，是以凯歌奏圣。恩蒙宋主加封呼延赞忠孝王之职，赐造王府，又赐金鞭一柄，敕令呼延赞值殿巡察，如有文武不劳王政，就把金鞭打死。已叨朝廷十分隆重，奈何不久遂薨。又蒙圣恩，命必显袭父职。夫人杨氏，所生两个孩儿，长名守勇，年登十六，次儿守信，甫经十四，不但熟读孔孟，且喜考究孙吴，更习了百步穿杨的神箭，看这两个孩儿的武艺，必显倒也晚景无忧。

那守勇兄弟，恰好到厅，道：“父王在上，孩儿们拜禀，今因天气晴和，欲往郊外游春射猎，特来禀知父王。”“我儿既去游春射猎，须带二十名家将同去。”那守勇道：“多谢父王。”他兄弟两个，你道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戴紫金冠，两傍插雉尾，身穿银甲白如雪，腰间挂了宝剑，佩了弓箭。脚登粉底乌靴，手执长枪，一齐来到厅前。

那呼得模见了两个儿子，威威武武，一般装束，心中十分欢喜，说道：“你兄弟两个出去总要和睦，不可生事。”守勇别了千岁，同了家将一齐上马，来到乡村。啊唷妙啊，果然桃红柳绿，水秀山清，行来已是山庄，令家将一齐追赶，射的飞禽，戮的走兽，各逞武艺。诗云：

蹀躞巴宝马，陪蹙碧野鸡。

忽闻仙乐动，赐酒玉遍提。

话说右丞相庞集，字宰翁。只生一子，名唤黑虎，年已三九，因丞相过于钟爱，任耽酒色。幸有多花女儿，年方十六，却是生得国色天姿，品貌不凡，故尔尚未许字，这教：

姣容不易轻相许，须选东床绝世才。

且说庞黑虎在郊外游春，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生得十分美貌，果然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。“我府中娶的妻妾，那个比得他来。”这黑虎想了一计，叫齐一班家丁：“你们同我到东庄抢亲，回来各赏十锭银子。”那家丁一齐跟了黑虎抢亲去了。却是：

金屋鸳鸯展，银河鹊驾填。

吹箫集凤羽，空作风求鸾。

且说东庄赵大郎的妹子赵氏三姐，名唤凤奴，年方十六，虽是乡村女子，稍知大义。故尔爹妈将其择婿，要选才貌相当的丈夫，不道爹妈并歿，其兄嫂亦不肯轻诺，是以尚未适人。今因天气晴和，又乃上巳，凤奴同嫂嫂也往郊外游春，那晓撞着什么庞公子，做出许多丑态，凤奴同嫂嫂就回到家里。那小庞又央人来说，娶其做妾，被嫂嫂抢白了一场，那做媒的大家没兴回去。方才嫂嫂进来，对凤奴说道：“阿呀姑娘啊，不好了，昨日看见那个尖脸贼要娶你做妾，我已回了他们。如今听说带了百十个家人在庄上，就要抢我姑娘，这怎处？你哥哥被这班家人捉住，打得七死八活，在地上滚哩。”那三姐听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那晓庞黑虎已领了这些家人，蜂拥进房，见了三姐，喝令：“快来！”那班家人听得庞黑虎叫抢，家丁进房，抢了三姐就走。那赵大郎夫妻赶将出来，被庞家的豪奴一搪，大郎跌闷在地。他妻子喊救，那些邻舍赶来，听说庞家抢了三姐的话，那邻舍道：“我们何苦在老虎头上拍苍蝇，不识利害？我们倒是回去，免些是非的好。”那大郎听说，越发叫喊。

恰好呼家打猎的回来，在此经过，只见他枪挑了鸡兔，肩背了獾鹿，喜孜孜走来。那世子听他悲声凄惨，勒马问道：“为何啼哭？”那大郎道：“二位将军听禀：小人有个妹子凤奴赵三姐，今被庞丞相的儿子抢了去了。”“呀！有这等事？难道没有王法的么？你们且不要哭，他从那一条路去的？你来领俺前去，包管抢还你的妹子便了。”“多谢将军。”那大郎洒开大步前行，世子紧紧追来，过了几个山坡，环绕几座村庄，不觉已是小安山了，略略转个小弯过来，远远却有一簇人马，好似哭声隐隐。那大郎道：“二位将军请看，那前面影影的，只怕正是了。”

那世子就勒住了马望一望，竟拍马加鞭一直飞赶前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呔！庞黑虎，你这狗强盗！太没有王法了，这样升平盛世，胆敢抢人女子为妾，你就该死哩！俺呼爷爷最肯救人，不肯害命，快快把三姐还他。”黑虎道：“呔！你这乳臭的孩子，敢来阻挡？谁人不知俺庞公子今日娶妾，胆敢拦住？你还不快快走开，让俺过去？”那世子道：“呔！狗强盗，你不晓得俺呼守勇、呼守信的厉害哩，俺父王在朝秉政，谁不敬服？你家老子既做丞相，为何不教训你这畜生？敢来抢掠民人的女子，俺今教训你这畜生！快把三姐送还了他们就罢，如敢不依，管教你的狗命不保！”

那黑虎听了大怒，即喝令家丁：“你把这个小忘八拴了。”那家丁走来，毛手毛脚，思量拖拖拽拽。那两位世子就将马鞭乱抽乱打这些家丁，打得抱头鼠窜，个个逃走。那世子又纵下马来，一把扭住了黑虎，提起拳头，打得他乱叫乱喊：“啊唷唷，饶了我罢，实在打弗起哉！看我爹爹面上，放了我罢。”“咳！你这狗男女，不说老庞也罢，提起了他，还要打你几下，因老庞不能教训，有你这个不肖横行不法。”“啊呀！小千岁，我如今再不敢了，放我去罢。”这呼家世子想起临出门的时候父王再三吩咐，教兄弟两个不可生事闯祸，守勇道：“兄弟，且放了手，叫他将三姐交还赵大郎夫妻领回，就放了黑虎去罢。”这教：

鳌鱼脱却金钩钓，摆尾摇头再也不来。

那大郎夫妇，同了三姐，一齐叩谢道：“承蒙小千岁相救，还求保送一程。”那世子一想，却是不与保送，恐他在路抢劫。“既然如此，我们送你回去便了。”“多谢小千岁。”那守勇兄弟，同了家将，一齐上马，保送三姐回庄，然后回去。

那庞黑虎同家丁看世子上马去了，他们才走出来，扶起黑虎，黑虎道：“啊呀！不好了，我身子难动，不能骑马，只好你们驮我回去的了。啊唷！好痛啊。咳！小呼，我同你什么冤家？又不是你的妹子，要你出尖打得我这般苦恼。回去告诉了爹爹，少不得启奏朝廷，把你姓呼的

砍为肉泥，好出我胸中的怨气。”那黑虎一路唠唠叨叨，说个不住。这家丁驮了黑虎，正到厅前，恰好丞相出来，见了黑虎，倒吃一唬，说道：“儿啊！你好好出门，为何如此回来？”“啊呀，爹爹！不要说起，孩儿东郊游玩，那晓得遇了呼家两个儿子，同了许多家丁，在东庄抢劫人财，夺人子女，那乡村上人人痛恨，个个切齿。孩儿见了呼家，劝说了几句，那晓呼家不听也罢，这大呼反令一班恶奴赶来，不由分说，一把扭住了孩儿就打，说道：大宋皇帝，还是呼家把他做的，又道孩儿是奸臣之子，是以孩儿与他争了一场，被他打得这等厉害。”

那丞相听了黑虎的话，看他又打得这般光景，就唤家丁喝骂：“你们这班奴才，小主爷被人扭打，不即解劝？”那家丁道：“太师息怒，容小人们告禀：昨日公子游春，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凤奴三姐生得标致，要娶他做妾，想是赵家不肯，今日公子叫小人们同去。到了东庄，看见了三姐，教小人们驮了他来。小人们听得公子吩咐，只得背了三姐就走。不道行到半路，那三姐的兄嫂同呼家两位世子赶来，要还他的三姐，因公子不肯还他，两边就扭将起来，小人们连忙相劝，被他也打在里面。直等他们去了，小人们就驮公子回来，小人无罪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庞丞相忍气吞声 宋仁宗私访美女

曲填新恨谱，寥寂伴灯昏。

玉碎怜衾冷，依依梦返魂。

话说庞丞相听了家丁这般说来，心想原是公子不守规矩，但呼必显不该放这两个畜生打得我孩儿这般厉害。倘有差迟，我老庞也不肯就罢。别人怕你功臣，偏偏我不怕你：“丫环走来，好好扶了公子进去。张文你去请了太医，速速调理。”张文道：“晓得。”这教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那呼守勇兄弟送了三姐回到东庄，那大郎夫妻同了妹子凤奴叩头谢道：“今日若然不是二位将军相救，一家三命不保，小人无以相报，欲将舍妹奉为将军侍妾。”守勇道：“既承相许，待俺娶了正室，再聘令妹便了。”那呼家兄弟就作别大郎夫妇，离了东庄。不觉红日西沉，才到府中。见了爹妈，把游春射猎的话说了一番，便回到书房里边。这是：

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培柳柳成荫。

且说庞黑虎自从那日被呼家两个世子打坏，驮了回来，不觉恹恹沉重，病愈加增，医药罔效。那抢亲的时节不想今日之苦楚，只道红鸾照命，谁知白虎临宫？黑虎在床自叹道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不道说了这话，就两足一挺，两眼一睁，竟就死了。这班妻妾哭得悲楚异常，这些家丁碌乱匆忙。那丞相同夫人小姐听说黑虎死了，大家唬得一身冷汗，赶到房里，放声大哭。

独是多花小姐哭得有腔有板，又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为何不立出个主意？现在哥哥被呼家打了死的，理应要他抵命，为什么爹爹不上本章。”丞相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为父的岂不知杀人偿命的道理？但是你哥哥为了抢人女子，被人打死，我若上本奏了，那呼必显定然也是一奏，那时朝廷就要究出抢亲的事来，为父的先认个治家不正，那诳君之罪怎么逃脱？故此不便启奏。这小呼打死了我的孩儿，难道罢了不成？少不得慢慢的复仇，自古道：一报还一报，毫厘谁肯饶？闲话少说，且把孩儿殓了再处。”那太师一声吩咐，家人碌碌匆忙，这一班黑虎的妻妾，都是悲悲切切，惟是他妹子多花更哭得凄凄恹恹，声韵悠然，说道：“小妹定要与哥哥报仇的。”这教：

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兄长含冤我与申。

且说真宗皇帝驾崩，遗诏皇后权宜处分军国大事，诏第六太子名祯（仁宗）即皇帝位。改元天圣，诏颁天下，大赦钱粮，释放狱囚。册封曹后为正宫皇后，张氏为东宫贵妃，刘氏为西宫贵妃，各赐了仪仗。那嫔娥太监，各各加赏，文臣加级，武士加封。不道仁宗皇帝在宫常自忧思，每于行幸之次，未得称心，“朕想，陈琳是寡人的心腹，召他进来商议，必要采访国色，以快

朕意。”这教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那仁宗想了一回，即召陈琳进宫，将觅美女的事，谕了陈琳，那陈琳就领旨出朝，打点择日起身，先到苏、扬一带探访。

那右丞相庞集在朝闻说皇上密差了陈太监到苏、扬地方采访美女的消息，心中想道：“朝廷已有六院三宫，岂无国色？我想如今既是朝廷选妃，若将我女画个图儿进呈，只怕倒有十之八九。倘然朝廷选中，庞家的富贵却不小哩，那呼家的仇就好报了。咳！可惜老夫已经位列三台，不便将女儿进献的了，若是进了画图，将来僚友面前如何说法？他们讥诮起来，就不好站在朝堂了，这个机会只好错过的了。”丞相又道：“不妨，且去同小女儿商议，看他可有识见？”

那丞相来到里边，见了小姐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为父的今日听得僚友说，朝廷差了陈琳到苏、扬地方去觅访美女。我想我儿的容貌若画了进去，只怕朝廷见了，不怕不是上选，我儿就是贵妃，为父的就是国丈，岂非大富大贵？但是僚友必要耻笑于我，只好说说而已的了。若是错过这个机缘，岂不可惜？将来黑虎的冤仇就申雪无时了。目下朝廷选妃，倒算个奇遇，故此为父的一闻此信，心中就想起女儿的品貌不弱于王嫱，不下于貂蝉，那些五音六律，南北九宫，箫管丝弦，无一不精。若然进了，何愁不中？所嫌老夫是丞相，不好意思。只道我以女媚君，岂不被僚友耻笑？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既然有此机会，孩儿敢不遵依严命？孩儿只要报得哥哥的冤仇，无不听从。”丞相道：“好，难得我女儿孝义。但恐日后被人谈笑。”小姐道：“这倒不妨，只要爹爹请陈琳到来，与他饯行，席中就谈及其事，将女儿的图取来与他看了，若是可以进得，他就不肯还图了。倘然中选，必有钦差来聘，日后那个敢评？”丞相道：“果然女儿妙计，不羡陈平。如此且去备帖，请了陈琳到府细谈。”却是：

翠微深院选嫔娥，玉殿褒姒呈画图。

一束老人来月下，数年威福满山河。

那陈琳领旨，前往苏、杭一带访寻美女，已奏明明日起身。但云江南人物风流，不知可能有绝色的美女，这教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闲话休题，且到了苏、扬，再作理会。忽见小内侍进来说道：“老公公，外面有庞丞相差来的家人，说请陈公公去饯行，名帖在此。”那陈太监接过名帖一看，说道：“好奇怪，这老庞在朝极自夸大，见了咱们不放在眼里的，为何今日与咱饯行？想是他如今晓得朝廷与咱心腹，故此他也来奉承。咳！老庞你真个势利。”

雪中送炭人间少，锦上添花世上多。

却是世情看冷淡，果然人面有高低。

那陈琳道：“既然老庞请咱饯行，只当去扰孙子的。真正早上不作官，晚间不作揖。孩子，你对他家丁说，承你太师相请，少顷就来。”那小内侍回覆了家丁。只见那陈琳：

头带一顶抢龙的帽，身穿一品的蟒袍，腰围的金镶白玉绦，足上乌靴粉底，手抡一柄马尾的拂尘。

那陈琳穿了公服，踱出厅来，坐了一匹五花马，带几个小内侍，来到相府，通报里边。那庞丞相接了进厅，相见了一番，分宾主坐下。陈琳道：“承老太师见召，敢不赴趋。”太师道：“岂敢！老夫闻公公奉旨出京，特备水酒一杯，屈驾光临，聊伸一钱。”陈琳道：“又要太师费心。”那二人登席，两旁站立了一班女乐，筵前歌唱了一番，各各回避进去。丞相道：“陈公公，目下钦差先从那一处寻访？不知如何美貌合得圣意？”陈琳道：“老太师有所不知，不过温厚崇礼，自

然福大。”庞丞相道：“妙啊，只要福大，必合圣意，这陈公公讲得极妙。若取温厚载福，老公公何必舍近而图远？”陈琳道：“倒要请教，难道洛阳就有？”丞相道：“怎么没有？老夫现有画图在此。”陈琳接来一看，便道：“老太师，这是谁家的丽贞？”丞相道：“这教不远千里而来，可能进得？”陈琳道：“莫非就在府上？”丞相道：“然也。”陈琳道：“这位丽贞，与老太师什么称呼？”丞相道：“这位丽贞，不瞒陈公公说，却是小女多花。”陈琳道：“原来是小姐！啊呀！咱倒失敬了。请教丞相，令爱今年贵庚多少？”丞相道：“才交十六岁了。”陈琳道：“今日亏得丞相说起，见了画图，好去进呈，定得上选，不然，岂不耽误了小姐？如今不妨，明日待咱贲了画图就进，包管老太师是国丈，小姐是贵人。”丞相道：“全仗公公仁力。”

那陈琳取了画图，别了丞相回府，专等仁宗升殿。陈琳奏道：“蒙万岁差觅美女，昨值庞集饯送奴婢，谈及美人，他将女儿多花的真容进出，奴婢冒昧贲进，恭呈御览。”那仁宗接过画图，展玩良久，不觉龙情大悦。陈琳看见朝廷嘻嘻展玩，俯伏又奏：“目下正春风浩荡，庞园牡丹盛开，丞相必定请驾赏玩，教他令小姐一齐见驾，那时圣上龙目细观，然后圣裁。”仁宗道：“准依卿奏。”

那陈琳出朝，即传旨庞集，说：“朝廷图已收进，必得丞相请驾游园，同了小姐接驾，立刻就聘，岂不好么？”丞相道：“多谢公公费心。既如此，老夫今日端正了请本，明早上达。”陈琳别去。太师来见小姐，把前番的说话道了一遍，来到书房，端正请本。吩咐家人将园内打扫洁净，以便恭迎圣驾。那家丁听得太师吩咐，各自分头料理。丞相入朝启奏，请驾赏花。仁宗道：“卿既奏请，朕于明日临幸便了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庞丞相请驾游园 多花女面君献媚

天颜咫尺降洪波，名姓仍烦当宁呼。

从此身心须日检，君亲难负策骀駑。

那仁宗降旨，明日临幸，太师领旨出朝，回到相府，摆了香案，专等来朝接驾不题。不觉已是天明，仁宗即传旨摆驾。那合朝文武各各随班伺候，这些凤旆龙旗、旌幢符节、金瓜月斧，一对对罗列前导；又见那御林军都拿了豹尾长枪，前前后后，簇拥了龙车。那庞丞相跪伏府门，接了圣驾到厅，谢过了恩。那仁宗道：“众卿回避。”那太监陈琳传旨：“少顷候驾。”这随班文武都领旨回避。太监同了庞丞相随了朝廷进园，驾幸牡丹厅坐下赏花，陈琳、庞集赐坐锦墩。仁宗道：“今日朕幸赏花，惜少仙音。”太师奏道：“臣女多花却有新教的女乐，因未奏明，不敢见驾。”仁宗道：“且召来。”太师领旨。那多花装做天仙，侍婢扮了仙姬，见了朝廷。那些侍婢吹弹歌舞了一会，这多花吹起凤箫，奏一曲彩凤和鸣，仁宗听了大喜。多花又吟诗一首：

名花却是长侯门，腼腆芳辰朝至尊。

一曲凤箫和奏里，幸教少女荷君恩。

那仁宗道：“美人音容俱妙，六律精通。”即召陈琳赐他金龙宝带一围为聘，庞家父女一齐谢了皇恩。却是红日西沉了，仁宗传旨摆驾回宫。那丞相同多花小姐不胜欣喜，来到夫人房里，将仁宗天子聘女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

那仁宗天子回宫，想右丞相庞集的女儿果然百般风月，万种姣羞，真是：

月殿嫦娥离皓窟，九天玉女下蓬莱。

那仁宗道：“今日见这女子，可称国色，是以朕解金带为聘，且召国子监祭酒陶先翰同了太监陈琳，将黄金百笏、彩缎千端，着二卿赍送前去，即命庞卿将女儿送至宫中。”那陶先翰等领了圣旨，来到相府。那丞相接了圣旨，款留天使，来至里边，吩咐挑选女婢二十四名，都要穿五彩宫衣，各执宫灯兜扇，一对对站列厅前。那小姐出厅，拜别了爹娘嫂嫂，又到黑虎的灵前，告别了一番，那侍婢扶了小姐，上了凤车，只听笙歌嘹唳，迭奏仙音。送出了相府，行来已是五凤楼前了。那太监陈琳，即往宫门启奏：“庞集已将小姐送至午门候旨。”仁宗道：“既如此，送入正宫见驾。”陈琳领旨，引了香车，来到正宫。那多花见了万岁，又见了正宫曹后。那仁宗又命嫔娥引送偏宫。

曹后看了多花，心中暗想：“咳，这庞多花人品却好，只恐心地乖张。况庞相是奸而且佞，他的女儿决非贤淑。今我皇上若隆重于他，只怕难免父女弄权，江山就有些不太平了。”曹后看了多花，就添忧国之思。仁宗得了多花，方称宫闱之乐。仁宗挽了多花进了偏宫，把他细看，却与进的画图一般，一宵晚景不题。到了金鸡三唱，仁宗升殿，即降旨，册封多花为贵妃，封庞

集为国丈，赐了半朝銮仪，立了下马牌。那丞相谢恩出班，合朝文武称赞不题。这教：

昨夜风开露井桃，未央宫殿月轮高。

平阳歌舞新承宠，帘外春寒赐锦袍。

且说呼得模叨蒙圣恩，袭封了忠孝王之职，府第又造了永平殿，命俺世守此职，却也威风。更且妻贤子孝，真是忠孝两全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心想：“我主仁宗不念先王之重寄，只知美色风流。自从纳了庞多花，封为贵妃，庞集封了国丈，将来他家父女必然就有狼狈为奸的事，倘若做出来了，如何是好！奈本藩职非谏官，不便谏诤。目下朝堂里除下一个包文正，还有何人清直过他？无奈包公今又告病在家，朝政江山，何人秉理？故俺旦夕忧闷。将来上朝，俺也不免仍遵先王恩命，依旧带了紫金鞭入朝的了，倘有权佞不法，俺也不能饶他过去的了。”

千岁正在焦思，忽夫人杨氏来到书房，见了千岁道：“相公为何愁眉不展？”“咳！夫人，我只为朝廷恋色荒政，轻用权佞，只恐江山有失，是以旦夕忧心，愁怀百结。”“啊呀，相公！意见偏执，却是为何？”“咳！夫人，自古道：食君之禄，分君之忧。今朝廷不以天下为重，人臣安得不加忧也。”“相公三思为上。古云：得宽怀处且宽怀，且把闲愁去撇开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日日寻欢有几回。”那千岁道：“夫人你是女流，岂知朝纲大节？若是做了人君，岂可一日不忧国，一刻不忧民，将祖宗的基业，竟置罔闻？是以放心不下。”“啊呀，相公，你岂不知桑田沧海，沧海桑田，若祖宗积德，子孙能保之；譬如人家的气运将终，出了不肖子孙，不能守成，如劝戒他，教化他，反生厌恶。况庞家是文官，他们父女作奸，我们是开国功臣，又非谏官，何苦结下这个仇怨？”“咳！夫人，朝纲事宜你那里知道？请进去罢。”“啊呀相公，妾身今日出堂，非为别事，因太华山香愿至今未完，故于睡卧之间，常觉梦魂颠倒，神气不清，欲令次儿守信代妾前往太华，完此香愿，故与相公商议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“吓！夫人，既令守信前去，且唤他出来，吩咐一番。”

那书童请了世子，来到厅前，道：“爹爹、母亲，不知呼唤孩儿则甚？”千岁道：“今日唤儿到厅，因你娘亲有太华山的香愿未完，令儿前去。守勇孩儿，你只消相送守信一程便了。”千岁正在吩咐，忽家将道：“启上千岁，车马都在外面伺候。”“既然如此，挑了二十名家将，同世子前去，路上须要小心。”那家将领了钧旨，大家收拾起身。守信到厅，拜别爹妈。那夫人道：“我儿完了太华香愿，即往太行山去，望望外祖母杨老令婆，并候舅舅、舅母安好。”守信一一应诺。

那守信兄弟别了父母，齐到厅前上马，这二十名家将随了世子，一路匆匆，不觉已到十里亭了。守信下马，作别哥哥赶路，守勇道：“兄弟，我有一句话说交，你须耿耿，凡事小心。可记得我们游春打猎回来过东庄的时节，听说抢亲，我们不曾问得明白，竟就追赶，打伤了庞黑虎，抢还了赵三姐，不道黑虎回去身死，庞丞相岂有不恨？奈我爹爹是个开国功臣，又且秉政朝纲，故庞集不敢声响。但目今的庞集计将女儿献进，已封贵妃，只怕日后有害，不可不防备于他。兄弟你完了香愿，到太行老令婆家去，务必熟习武艺，交结些英雄好汉，后来也好帮扶。”守信道：“哥哥之言极是，但爹爹母亲在府，亦须防备庞家的暗害，总是我之父母，惟赖哥哥留意。”“这个不消贤弟叮咛。”那守信别了哥哥上马，守勇就勒马回京。这教：

送君千里终须别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且说庞贵妃的心里恍恍惚惚，一无定准，时刻想害呼家。奈呼得模是本朝开国功臣，已封王位，先帝又赐了金鞭，朝廷十分优渥，如何摇动得他？吓！有了，不免启奏朝廷，只说要往东岳完愿，若是准了这奏，然后乞借皇后的仪仗一用，倘然遇着了呼得模，他必然就要呕气，那时就好乘机而入，毁掉了銮仪，抓破了花容，回到宫里，见了万岁，就哭奏起来，只说呼得模仗

了先帝的威力，目无纲纪，料想朝廷一定嗔怒，然后教我爹爹再奏一本，不要说他一个功臣，就有十个功臣，也不怕他不死。这教：容情不举手，举手不容情。

庞妃正在筹思，忽仁宗驾幸宫来。那庞妃接了圣上，摆下宴来，仁宗道：“庞卿为何不欢欣？”庞妃奉道：“臣妾昔年许下东岳圣帝的宿愿，因臣父庞集送了臣妾到宫，至今未酬。昨晚臣妾睡去，宛然跪在东岳殿下，只见六曹官典判司，查臣延寿案内宿愿未酬，限五日完缴，醒来却是一梦。今日自觉神思困倦，臣正奏请圣裁，臣欲亲往岳庙缴酬宿愿。”仁宗道：“既是庞卿偿愿，待朕降旨诣行便了。”那庞妃谢恩，又奏道：“臣妾仰荷圣眷，已沐无疆之德，臣妾庞多花，再叩天恩，伏乞我皇允臣恳借曹后娘娘的銮舆，赐臣一光，那些臣民不敢褻慢，就是臣妾的祖宗父母均沐洪庥，这是臣妾邀请皇上格外之恩。”那仁宗微微笑道：“后妃各有定制，纲纪国典，岂能转移？廷臣见闻启奏，朕难遮饰。”那庞妃又奏道：“臣如果蒙宠暂移，何敢上渎？”那仁宗因过爱庞妃，勉依奏准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庞贵妃欺僭正宫 呼得模遭奸设计

琥珀尊开月映帘，调弦理曲指纤纤。

含羞敛态留君住，更奏新声刮骨盐。

且说仁宗天子自从宠幸了庞妃，那庞妃就生出许多计来，打算要害呼家。谁道仁宗被庞妃哄准，那仁宗即命太监陈琳与正宫曹后娘娘借銮仪一用。陈琳遵旨，来到正宫，见了曹后道：“启上娘娘，今日奉万岁差奴婢与娘娘借銮仪一用。”那曹后听奏，沉吟半晌，若是不允，则违了圣旨。娘娘道：“罢了，且允他便了。如庞妃僭用，是有廷臣谏议。”陈琳复了圣旨，庞妃谢了恩，已为十分欣喜，仁宗与庞妃谈谈说说，不觉东方渐渐微明，却是：

恩爱欢娱嫌夜短，果然寂寞恨更长。

那庞妃专等天明，就梳洗妆扮，好似仙姑降世，仁宗见了，龙情大悦，即传旨摆驾，点三千铁甲护卫娘娘进香，陈琳伺候。庞妃谢恩，上辇出了东华门外，这些百姓疑是曹后娘娘驾到，都摆下香花灯烛，各各跪迎。却值呼得模巡城到此，远远看见绣旗招展，宫娥拥住了凤辇，那呼得模躲避不及，只得俯伏道旁，口称：“老臣呼得模因奉旨巡城，不知娘娘龙驾到来，有失回避，望娘娘恕罪。”那庞妃明知呼得模跪迎，故意不睬。得模跪久，因未奉懿旨，只得重又奏道：“臣该万死，望娘娘宽恕。”庞妃装做大怒，就命太监：“打这老贼。”那些将校齐来动手，得模冤不敢言。等过了辇，呼得模立起身来道：“咳！娘娘也变坏了。”

正在自叹，忽见太监陈琳飞马赶来。呼爷道：“陈公公，今日娘娘往那里去？”陈琳道：“吓！老将军，方才过的是庞贵妃，借了娘娘的仪仗，往岳庙进香。”呼爷道：“吓！有这等事，反了！反了！君臣的体统，国家的纲纪，岂可这样的么？”陈琳道：“老千岁，如今只好看破些罢。”陈琳就上马道：“老将军，咱先得罪了。”说犹未了，已是拍马扬鞭去也。呼爷道：“若是朝廷耽于酒色，不免被这贱人弄出事来，如何处置？但朝中乱了法度，将来天下人民如何惩戒？俺想先帝所赐的金鞭上边写得明明白白：‘如有文武不法，代朕施行。’此鞭却是先帝遗命，近日只怕原要用他，好正国法。”

那呼得模执了金鞭，飞马上前，大喊一声道：“庞妃！你休太猖狂，胆敢僭用銮仪，妄自尊大，可晓得后妃亦有统制，岂可混用？俺今恕你无知，快快换了便罢，不然，俺的金鞭不肯饶哩。”庞妃道：“呼将军，你差矣。先王赐你的金鞭，教你打奸除佞，并未教你欺君辱妃的。左右！与我打这呼老贼。”那些将校不得不遵，只得上前，扯扯拽拽。谁知呼爷是百万军中战过的大将，谁敢抵挡？呼爷将鞭柄打来，这些铁骑，已是东奔西躲，庞妃看了，吓得抖个不住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叫道：“呼老将军，请息怒，凡事看朝廷金面，放我回宫换正便了。”那呼爷想道：“咳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苦结这没用冤家。”呼爷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去换了便罢。”那太监陈琳素知呼

爷性子急暴，故尔飞马赶来相劝：“老将军息怒。”呼爷道：“既承陈公公解劝，让他换正便罢。”陈琳道：“多承老将军抬举，咱送庞妃回去更正便了。”呼爷上马前去不题。

那庞妃心中细想道：“好了！已中了我的计也。”即召内监：“传令军校，将仪仗凤辇快快与我打掉。”太监道：“娘娘，这是为何？”庞妃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陈琳不能劝阻，只得吩咐军校把銮仪打坏，庞妃自把花容抓破，急急回宫去了。陈琳道：“娘娘，这诬君之罪如何？况呼老将军合朝都怕他，是个忠勇，故先王赐他金鞭，纠察文武。如今娘娘却僭用了正宫的仪仗，原是不合。”庞妃不听，陈琳道：“娘娘若奏了万岁，抑或朝廷震怒，必然加罪。而呼家回奏起来，反为不美。若娘娘冤枉了他，岂不就有着是非，风波从此而生？劝娘娘三思。古人云：‘伴君如伴虎，刻刻要当心。’况且各处的外夷都是呼将军威镇，倘难为了他，只恐变生不一。还望娘娘体察，不可执之一见，须存保国之心，后来史官也好与娘娘称颂千古。”谁道庞妃执意不听，那太监陈琳只得随了庞妃。

回到宫门，陈琳就击鼓三下，里边走出两个小太监，问道：“咄！谁人在此击鼓？”陈琳道：“咱随贵妃娘娘在此。”那小太监听说庞娘娘回宫，即往里边奏道：“启上万岁，庞娘娘在宫门候旨。”仁宗道：“请娘娘进宫。”那庞妃来到内宫，见了朝廷，一包珠泪。仁宗道：“庞卿为何如此？”庞妃道：“臣妾幸尔奉旨进香，恩荣已极。不料出京未及三里，撞着了巡城千岁呼得模，不知为何见了臣妾就骂，将万岁比做纣王，臣妾是妲己。骂犹未了，扭住就打，将銮仪毁尽，罚令臣妾步行。那时，臣妾再四哀求，不道呼千岁又是一把揪来，将凤冠龙袍扯破，可怜无处可躲，只得躲在破辇里逃回，得见天颜，臣妾瞑目矣。”仁宗道：“庞卿休怒，寡人代卿出气便了。”那庞妃又奏道：“臣妾被他如此凌辱，全不念君臣之面，看来必有歹意，望我皇龙腹细详。”

仁宗听奏，详察衷情道：“庞卿尔自思之，至于仪仗，后妃原有分别，借用却是违制，卿缘朕之所爱，勉强行之，固失体统，毋怪呼得模禁阻。况得模乃开国功臣，在朝却无差错，故先帝赐他金鞭，纠察文武，如有奸佞不遵宣化，任其代帝施行，故尔封他忠孝王，造了宫殿，命他子孙世袭守职，是以定鼎之后，朝野肃清，可称栋梁柱石，却是忠孝两全，朕亦深信，卿何奏他歹意？觉狠了些。今呼得模冒犯了贵妃，待朕慢慢的训饬他。”那庞妃道：“朝廷设官治天下，岂教他辱君殴妃的么？若不早为治之，只怕宋朝的天下已在他掌握中矣，愿我皇思之。”诗云：

水中有月原无月，镜里无花却有花。

此秘前贤俱未睹，低头我独拜龙华。

那仁宗天子听了庞妃反复所奏，心里却有疑惑：“胆敢殴妃辱君，谅非忠孝之心。就是先帝赐他的金鞭，不过宠爱忠良而已，为人臣者，岂可如是？果若不早为亟治，后患莫考。”即传密旨一道，令庞丞相领兵歼灭。那丞相领旨，即传令三军，点了三千铁骑，齐集教场候令。到了三更时分，忽听一声大炮，丞相吩咐起营，只见一队队旌旗闪闪，刀剑层层，果然是兵随将转，马听锣声，但听耳边隐隐，好似哭声一般。你道什么缘故？这是呼家的阴灵，所以阴风惨惨，细雨凄凄，已知子孙受屈。正是：

冤报冤兮恩报恩，前生冤债记分明。

若得生公重再世，谁能解释度群生。

且说仁宗对庞妃道：“朕已差丞相领兵灭呼去了，爱卿可以雪恨也。”贵妃道：“臣妾屡沐帝恩，粉身难报。”仁宗道：“朕与卿不必说报。”那庞妃中心暗想一回道：“好了，如今不怕呼家逃上天去的了。”这教：

略施妙计胜陈平，数语龙情顿发嗔。

今日提兵歼呼贼，管教忠孝立时倾。

却说呼得模自从陈琳劝回，坐在西书房思想，恰好夫人到来，见了千岁，说道：“相公为何怒容满面，在此呆想什么？”千岁道：“夫人不要说起，俺今日巡城，见纷纷仪仗，道是娘娘经过，一时回避不及，只得跪迎道左，谁知被他辱骂一场。那晓陈琳走来，俺即动问其情，方知庞妃僭用正宫的銮仪，胆敢肆狂泼骂，俺气他不过，欲把金鞭打这泼贱，陈琳再三劝阻，俺就趁势放他回宫去了。”正是：

莫以今时宠，不思旧日恩。

看花满眼泪，谁识假南宫。

却说杨夫人听了千岁这番的话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妾闻庞多花是朝廷极爱的贵妃，所以由他僭用正宫娘娘的仪仗，廷臣都不作声，你今管什么是非？”这教：

各人自扫庭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那千岁听了夫人这些言语，就呵呵大笑道：“夫人，这宋朝的天下，那个不晓得俺父王呼延赞同杨业老将军创立起来的，怕他则甚？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庞丞相父女弄权 呼家将一门受戮

功盖三分国，名高八阵图。

一朝身负屈，千古恨遗多。

却说呼千岁说了这番的话，夫人道：“相公，妾想连日梦兆甚是不祥，每见火球掉下，把我家的宫殿烧毁，妾心所以逐日忧闷。今知相公与庞妃争闹，妾愈恐惧，相公极早启奏才是。”千岁道：“夫人差矣，梦中之事，何以取信？”千岁正与夫人讲论，忽见家将李元稟道：“外面陈琳要见千岁。”呼爷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李元走到外边，说道：“千岁有请。”陈琳抢上厅来，见了千岁，分宾主坐下。呼爷道：“公公乘夜降临，有何见教？”陈琳道：“方才千岁同贵妃争了这一场，那晓庞妃回宫哭奏，朝廷大怒，今差国丈领兵到此，必然凶多吉少。咱与千岁交好，所以冒险而来。”千岁听说大惊，陈琳叮咛别去。古人云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君君自迷。

那呼必显急煎煎到了房里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夫人道：“相公却是为何？”呼爷道：“方才陈琳到来，说道庞妃回宫狡奏，朝廷大怒，今差国丈庞集领兵到来，只怕吉少凶多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听说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魂消胆丧，醒来大哭道：“相公既与庞妃争过几句，原劝相公奏闻圣上才是，如今反被庞妃耸怒天威，受此屈也。”千岁道：“古云：‘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。’俺呼家将历受国恩，袭叨帝荫。今朝廷一时迁怒，惟听命耳。幸次儿守信太华未回，快令大儿追往前去，待他会见了守信，一同逃避他乡，俺呼氏方有接续。”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唤大儿出来，与他讲明这话。”道言未了，守勇已到书房，见千岁同夫人这般光景，守勇道：“爹妈为何如此？”夫人道：“儿啊！你爹爹与庞妃呕气，被他狡奏，朝廷已差国丈领兵到来，谅必凶多，故此唤我孩儿出来，把这个缘由与儿说明。你速去寻了兄弟，且往别处躲避，后来好与爹妈伸雪。”守勇听说，一包眼泪，说道：“爹爹妈恁般吩咐，孩儿怎忍分离？”千岁道：“我儿读的《孝经》，可是教你违逆父母之命的么？”夫人道：“儿啊！你听爹娘嘱咐，快寻兄弟去罢。”守勇总是啼哭，依依不舍。

忽听外边河翻海沸，火炮震天。家将报道：“启上千岁，外面许多官兵围住在那里了。”千岁听报，闭目凝神想道：“吓！有了，记得父王在日说，杨六郎破天门阵的时节，有个道人姓钟，曾与俺父王说，后世子孙有难，把这锦囊开看。我想今乃天大奇殃，何不取来一看！”呼爷取出锦囊观看，那知里边写得明明白白，说道：“呼家将难脱庞妃害，两世子快从地穴行，到后来夫南妻往北，得恩诏除奸复大功。”千岁看毕，将锦囊交付守勇，催他速从地穴里去，守勇想道，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依，正是：

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
那守勇别了爹妈，从地穴里去，却见里边隐隐有火光相照而行，直走去了。千岁又吩咐男女家人：“你们也从地穴里去罢。”那家人仆妇齐道：“小的们蒙千岁恩养，情愿死生同在一处，不甘弃主贪生。”忽一小僮哭将出来，跪告千岁，也要从穴中逃命，那晓这地穴自世子去后，里边这火光就没有了。这教：

天书远召征辽将，暗度呼家续旧弦。

且说庞丞相专等天色将明，即传令开刀，三军奉了将令，疾忙升炮起营，领兵杀进，可怜呼家将一门三百余人，顷刻间都是无头之鬼。丞相吩咐兵士，把首级拿来点验，细细查看，单单不见呼家两个儿子的头颅。丞相满肚狐疑，只得硬了头皮覆旨，奏道：“臣庞集奉旨领兵抄灭呼家将，共杀男女三百三口，独呼守勇、呼守信的首级未见，他兄弟两个必然逃了。臣思斩草不除根，逢春依旧发，若不追除，倘然日后他结党成群，扰国殃民。臣本不言，因呼家两个儿子的武艺比他祖父更勇且强。”仁宗道：“卿奏甚是，着再点铁骑五千，追捉便了。”丞相领旨出朝，仍往教场点兵。正是：

旄头夜落捷书飞，来奏金门着紫衣。

白马将军频破敌，黄龙戍卒几时归。

那庞妃见仁宗进宫，疾忙俯伏谢圣，奏称：“臣妾叨荷皇上天恩，允臣灭呼雪恨，捐躯难报。蒙据臣父庞集所奏，呼守勇、呼守信知风逃去，臣父又邀格外之恩，仍赐领兵出追。但呼氏不惜天恩，胆敢狂悖，应将呼家尸首倒置，使奸者畏法迁善，则朝无奸佞之臣，家无悖逆之子，朝野肃清，皇上可谓尧舜之君矣。”这教：

美女娇音岂是良？倾城倾国败夫郎。

唯将媚语迷君意，只恐他年难主张。

那仁宗听奏，十分欢喜，遂命工部起造狱坟。那工部杜衍同侍郎王德用领旨出朝，往呼家废址改建狱坟，将呼必显夫妻的尸首，倒葬在狱坟内，其余一切尸首铺在四面。这杜衍、王德用正欲上本报竣，恰庞妃令内监吴琮、任文忠等与杜衍、王德用道：“咱奉贵妃娘娘命令，坟傍立一大石碑，上刻‘奉旨抄斩呼家将之狱坟’。”那晓呼必显夫妻身虽受屈，倒葬了一块福地，却有个名儿，双龙捧珠。这教：

人恶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昭彰天理有循环。

且说呼守勇自从地穴里逃出，连宵达旦而行，心中甚是恍惚，不知爹妈被庞贼害得如何了。“咳！天那，俺呼守勇不知何日与父母报此大仇。闲话休题，且去寻了兄弟再处。”不觉红日沉西，天色将晚，却好有座神庙。“待俺少歇片时再走。”那呼守勇来到里边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玄天上帝，守勇跪拜道：“神圣吓神圣，弟子呼守勇因庞集父女作奸，殃害俺爹妈，又蒙爹妈令俺从地穴避走，寻了兄弟呼守信，一同躲避他方，后来好与父母伸雪这个冤仇。倘弟子日后得遂此愿，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”守勇祷毕，沉吟了一回道：“呀！为何在此耽搁？且赶路罢。”行走之间，忽听人声逼近，回头一望，觉得胆战心惊，只见烟尘滚滚，剑戟层层，蜂拥追来。自语道：“想必是庞家的人马。呀！如今躲到哪里去？吓！好了，前面黑隐隐的，想是一个庄子，待我避过那一阵兵马来再处。”守勇就绕过了弯，见一扇小门大开，溜进一看，原来是一座花园，且喜里面无人，守勇将园门推开，直往里边，假山石畔上刻三个大字，吓！这教“桃源洞”，里边恰也洁净，暂且躲在洞中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行船又遇打头风。

且说有个王汝南的不愿做官，怕有风波之险，故尔退归林下，守了田园，遨游山水，每日与高士博弈饮酒，弹琴长啸，河南地方号称王百万。他想：“做官那有这等快活，但安人史氏与我同庚，今年五十二岁，只生一女，名唤金莲，已是十八岁了，因安人爱如掌上明珠，所以尚未适人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方才听说呼家将被庞妃谋害，已经抄灭了。我想当时那呼延赞、杨业同我先父王贵，大破辽蛮，死于天门阵内，蒙皇上圣恩都追封了世袭公侯爵秩，钦赐了府第。那晓呼家如今遭此奇冤，倒是我退守林泉的好。”却是：

文章牛马尘中走，事业癯蜉洞内栖。

无能岂敢邀天禄，潇洒林泉学地仙。

且说他女儿金莲王氏小姐，终日焦思，想道：“爹爹王汝南乃宋朝开国功臣王将军之子，未知何故不去袭职，反恋林泉之趣，且我母亲亦不相劝，全不念及儿女。呀！且住，我昨夜梦见青龙张牙舞爪，盘在床间，看了倒吃一唬，忽云端里有一位仙姬，她见了我就道：‘仙姑请了，你园中假山洞内这位青龙星与仙姑有五十年姻缘之份，你当速速救他，不可错过。’那时，我正要动问其详，这仙姬已驾云头去了。”这教：

蝴蝶梦中家万里，杜鹃枝上月三更。

那金莲小姐终日想这怪梦：“若然果是青龙星降凡，面貌必然丰美，但不知我自己可是上界的仙姑降生。”金莲正在思想，恰好翠桃使女走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为何愁眉不展？”金莲道：“因昨晚得一怪梦，不能详解，我故忧闷。”翠桃道：“小姐，梦中之事，想他做甚。如今园内百花盛开，何不到园中散闷一回，多少是好！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王金莲奇缘巧遇 包龙图力救呼郎

袅袅城边柳，青青陌上桑。

提笼忘采叶，昨夜梦渔阳。

话说金莲在绣房呆想这梦，恰是使女翠桃来说后园百花齐放。金莲唤了翠桃，同出绣房，来到园内，金莲道：“翠桃，你看果然千红万紫，百萼齐辉。”又听黄莺弄舌，紫燕呢喃，黄蜂飞舞，玉蝶穿帘。堤上梨花似雪，池边柳絮如银。一阵阵香风远送，笑盈盈主婢同行。翠桃道：“小姐，这是万花楼了，我们进去坐坐再走。”那金莲上楼一望，果然园景不让蓬莱，你看太湖石独立玲珑，紫峰岩怪石千重。金莲远远望去，忽见桃源洞边红光焰焰，即唤翠桃往桃源洞去看来。

那翠桃奉小姐之命，来到桃源洞口一看，说道：“呀！里边睡的书生是那里来的？我且不要管他。”就喊一声：“捉贼！”守勇听喊大惊，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不是贼。”翠桃道：“你既不是贼，在此做什么？”守勇道：“姐姐，难生实不相瞒，只因连日途路辛苦，且有官兵后面追来，难生见尊府园门未关，所以躲避尊园。”翠桃道：“吓！你说后面有官兵追捉，避入我园，明明是强盗了。待我通报员外，叫官兵来捉你。”守勇道：“啊呀！姐姐，难生并不是强盗，因爹爹呼必显奉旨巡城，那晓庞妃僭了正宫的仪仗，俺爹爹不许庞妃僭用。谁想庞妃回宫哭奏，朝廷怒令妃父庞集领兵抄灭俺呼家将，那时俺爹娘叫难生走避，寻访兄弟，后可复仇。这话难生句句实情，望求姐姐怜救。”这是：

负罪将军在此逃，野田芳草绿迢迢。

高台爱妾魂消尽，凭仗丘迟为一招。

那翠桃听说，见他品格不凡，翠桃道：“据你说，呼千岁是令尊，你就是呼千岁的世子了？既如此，同我去见小姐，看你的造化。”守勇道：“总要姐姐相救。”

翠桃上楼，见了小姐，说道：“那桃源洞边并没有什么红光，却是一个少年睡在桃源洞里，我就叫喊捉贼，他说不是贼，因官兵赶来，暂避我家园内的。”守勇听翠桃禀明小姐，就称：“难生呼守勇叩见，求小姐相救。”那金莲听他说难生呼守勇，就把他一看，心中暗想，莫非此人就是仙姬与我所说的青龙星么？如果是他，也不枉一生姻眷。金莲正在思想自己终身，守勇一旁声声求救，适当此时，忽听得炮惊天地，翠桃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想是官兵来也。”金莲道：“不妨，你且快叫呼家少年换了衣服，让他在女工伴里等着，待我与员外讲明，好来救他。”翠桃领了守勇，改妆上楼，女伴们见了，问道：“翠姐，这是那家的小姐？”翠桃道：“这是员外的亲戚，到此看学刺绣的。”这教：

道却横波字，人前莫漫羞。

只因兵马到，乔妆伴女流。

且讲金莲来到书房，见了员外，说道：“爹爹万福。”员外道：“女儿出来为何？”金莲道：“爹爹，女儿昨夜得了一梦甚奇，见一条青龙对我旋绕，忽然又有一位仙姬，说道我们园内有青龙星避难，教我相救了他。今早女儿同翠桃进园，见桃源洞边红光射天，令翠桃看来，说道洞内睡一少年，问他，说是呼家将之子呼守勇，因官兵追捉，他就躲入我园。如今又闻炮声大震，官兵围在我们庄上，儿恐搜查出来不便，已令翠桃教他改妆，躲在绣楼，只说是学绣工的。”员外道：“如果是呼千岁的令郎，老夫也该相救。若官兵要来搜捉，不妨说是前村李员外家的小姐在此学绣工的便了。”员外正说，果听炮不绝声，马嘶人闹，也觉有些胆怯。这是：

同时一脉旧英雄，辅宋平辽立大功。

先帝念臣加社稷，一朝涂灭逐孤鸿。

却说庞丞相领兵追捉，远远看是呼守勇模样，不料转过弯来一望，绝无踪影，想必这贼决然躲在此处。今令三军扎下营伍，把这王家庄围了，这教瓮中捉鳖，怕他逃上天去？丞相看见一座牌坊，上写：“御赐功臣府。”说道：“咦！莫非是王贵老将军的府居？咳，难得他这公子，朝廷袭荫他爵禄，那公子王汝南不愿出仕，性爱林泉之趣，自己守了田园，颇有员外之称。如今他这庄子却也不小。方才那个呼贼想必躲在他家。”丞相即吩咐三军，且把王家前后守好，方可进门搜捉。三军就奉令围守，丞相带领一千精壮的将士，一直赶进王家，齐说搜捉呼家兄弟。

那员外府中这些男女，个个吓得目瞪口呆，赶进里边报说。员外道：“你们不必惊慌，待我去问庞集。”员外出厅问道：“老太师，今日提兵到舍，想是朝廷有旨来的。”丞相道：“员外，今日造府，也算得奉旨的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太师差矣，既不奉旨，为何领兵骚扰我家？谁不晓得我先父王老将军系宋朝的功臣，袭荫子孙的府居，我是辞职归田的员外，你敢无事生非乘机劫掠么？古云钢刀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岂可率兵鼓噪？”丞相听说大怒，一把扯住了员外，说道：“你好大胆！敢将反贼呼守勇、呼守信窝藏在家？你的身家性命都难保了，还敢强辩！”丞相道：“众军士，快到里边搜捉反贼。”丞相一把搀了员外，说道：“你们先从大门搜起，一直搜到里面。”吓得那绣楼上的女子个个抖倒，金莲、翠桃吓得魂飞天外，那假装的小姐犹如泥塑。员外硬了头皮，上了绣楼，说道：“这班女子是绣工的。”那丞相细细看到西首这个女子，品貌像男，却是疑惑，故意喝他一声道：“员外，你何必遮瞒，自讨苦吃？那西首乔妆的，明明呼守勇，你还要瞒我则甚？快快交代出来，好救你的性命。”员外道：“丞相，你道西首这女子，他就是前村李员外家的小姐，在我家学绣的，包文正是他的母舅。老太师，请看准了讲，不要错认了。”丞相听说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个女子实有跷蹊。”员外想道：“好了，如今老庞有些软了。”正是：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

若然吐露真机奥，祸起萧墙命岂倾。

且说龙图阁学士包拯自叹道：“我想告病的时节，蒙朝廷十分宠爱，命我病痊速行就职。咳！我包文正上感天地生成之德，下叨人君加我天禄，如此洪恩，教我怎生答报。只好克尽忠孝，代天宣化，辅政惠民，仰答天地好生之心。”文正正在思念天恩，忽家人报说：“呼家将已被庞妃毒害，奉旨诛灭全家了。闻得呼家两位世子逃在王员外家里，如今庞太师领了兵马在员外府中，搜捉呼家那两位世子。”包公闻听，大怒道：“老庞啊老庞，你忒煞横行了！我如今病已好了些，不日就要入朝办事，待我把这政绩理他起来。闲话休讲，且到王家看老庞怎么。”

包公就上了雕鞍，来到王员外家里，见那庞丞相指定这乔妆的，说是个男子，王员外道：

“丞相，可曾认得明白，倒底是真是假？”那丞相听王员外这般说法，心中好不狐疑，若说是真的男人，这便治他的死罪，倘然果是李员外家的女儿，岂非又惹出事来？这教进退两难，如何定局？吓，有了，且唬他一唬再处。丞相道：“员外，你说这乔妆的是包文正甥女，李员外的小姐，但是老夫难瞒的！军士们，你与我把这乔妆的洗剥了他！”那金莲、翠桃听说，急得面如土色，守勇胆战心惊。员外硬了头皮，喝一声：“呔！奸贼，你擅敢在此放肆！既要洗剥，也该请了李员外同包文正到来，洗剥未迟。”

道言未了，恰好包公进厅。员外道：“包大人，你今日来得凑巧，不道庞丞相将令甥小姐错认是呼家世子乔妆的，说要洗剥他衣裙哩。”包公听了，疾忙上楼道：“庞太师费心了。”丞相道：“包大人，这是朝廷密旨，不得不遵。”包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个不得不遵！但是朝廷差你捉的呼家儿子，并未教你洗剥李小姐。你仗了庞妃的势头，欺我老包的甥女，他好端端在王员外家学绣，你狠巴巴硬要洗剥，明明在王家寻衅，欺唬这班女子。如今苦我老包不着，与你去面君，看圣上如何？”丞相道：“包大人，诸凡要你教我，何必如此深责。今冒犯了员外小姐，亦可说明，总要请大人息怒。既然员外府中没有姓呼的，我们快到别处追赶。三军立刻起营。”那丞相又取黄金百两，送与小姐压惊。包公道：“这倒不消。”丞相道：“包大人，这是老夫的微意，不必推却。”包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太师，你好像《三国志》上的周瑜了。”丞相道：“这是何解？”包公道：“你倒忘了，这教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那丞相道：“包大人，休得取笑。”包公道：“如此，舍甥倒要领的了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包文正计退庞兵 呼公子病倒王园

梁园秋竹古时烟，城外风悲欲暮天。

万乘旌旗何处有，平台宾客有谁怜。

且说包文正在绣楼退了庞兵，来到里边，说道：“员外，这呼守勇究竟如何？”员外道：“方才这大脚的就是。”包公哈哈笑道：“怪不得老庞讲要洗剥他，老夫还道老庞欺人太过，与他硬争，那晓果有其事。幸亏老庞倒软了，不然老夫倒要吃他的亏哩。”员外道：“那老庞说要洗剥，其时我的魂魄都唬掉了的，亏得说了你的大名，却是你又来了，真正巧极。”员外道：“院子，你去请了呼公子来。”守勇到来，员外就教他拜谢了包公，说道：“这就是救你性命的龙图大人。”

守勇拜见包公，掉下泪来。包公看见守勇泪出，说道：“贤侄，你把受害的根由细说一遍。”守勇道：“恩人听禀：俺父王巡城在道，忽见銮舆队仗纷纷而至，父王认是正宫娘娘经过，那晓是庞妃僭用銮舆，彼时父王羞辱了他。不想庞妃诬奏，朝廷轻信，就差庞集统兵到来，抄灭我家三百余口。小侄因爹妈命从地穴里逃出，往太华追寻胞弟守信，一同避难。谁知才走得两日，只听炮声震耳，呐喊连天，想是追兵到来，如何躲避！小侄急欲逃灾，见一小门半掩，疾忙挨身走进，躲入假山洞里。到了天明，恰好小姐进园，一见小侄，则喊叫捉贼，小侄只得实情哀告。蒙小姐垂恩，教我改妆，充入绣楼。谁想霎时间，庞兵拥入门来搜捉，指称洗剥。那时，小侄已魂飞天外，幸员外同包大人退去庞贼的人马，小侄得以再生。若非二位恩人相救，小侄已做了刀头鬼哩。”包公道：“贤侄，你今大难不死，日后必得厚禄。我想令祖呼延赞同杨业、王贵老将军，都是同朝的开国功臣，岂料呼家遭此灭门大祸！咳，苦恼苦恼！如今贤侄要往那里去呢？”守勇道：“不满二位恩人说，目下小侄犹如丧家之犬，只好到处为家了。”包公听说道：“员外，我想呼家贤侄连受惊惶，且在府内消停几天何如？”员外道：“弟亦深有此意，我们且到园内去讲。”

三人行至万花楼，分宾主坐下，大家谈谈说说。不道守勇掉下泪来，包公道：“贤侄不必悲苦，老夫病愈，不久就要复官，那时再设法与贤侄伸冤雪恨便了。”守勇道：“多谢大人。”包公辞别员外而去。员外命令院子将花厅收拾好，服侍呼公子安歇。正是：

心中百结万千愁，恨煞妖娆怨怎休。

终宵睡却难成梦，切切思思复大仇。

且说呼守勇住在王员外园内，忽然身子困倦，发热发寒起来。书童报知员外，员外进园问候。公子道：“多蒙员外大恩，今生恐不能图报的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公子，你不过冒了些风寒，须耐性调养，切勿忧闷，且把愁肠放下，在舍下稍停岁月。少不得文正复官之后，将来自有区处。况我年将花甲，只有一女，名唤金莲，今年十六未姻。老汉思量觅一位佳婿，还仗贤侄代老汉参

酌哩。身子自宜保重，凡事宽心为主。”员外讲罢，出园去了。公子病将数日，精神渐减。却是：才力应难跨数公，只今谁是出群雄。

或看翡翠兰苕上，未掣鲸鱼碧海中。

却说王氏金莲思想梦中青龙盘旋，那日同翠桃进园，见桃源洞口红光直透，令翠桃往看，见是呼家公子睡在里边，自想公子决然大器，他的年纪与奴仿佛，不知员外院君心上如何？金莲正在思想，恰好翠桃进房道：“小姐，你从前梦的青龙盘住了你，那晓恰有呼公子相遇，我想这是明明的宿缘，只怕员外院君也明白的了，所以留他住在园里。但是近日公子身子有病。”金莲道：“翠桃，那公子有病，员外可晓得么？”翠桃道：“员外方才在园内，看了公子，方晓得有病。员外说公子的病因思亲受吓两件上起，只要宽心调养，不妨。但他父母皆亡，员外又无子嗣，若是把小姐的终身托他，真正是天缘配合，不枉梦里的预兆，青龙盘住了小姐。如公子得了这个喜信，他的病包管就好。”这教：

良缘自有三生约，好把心猿意马收。

且听岭南莺弄舌，鸟啼花落不知愁。

那金莲被翠桃说了这几句，不觉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翠桃，你今说话欠通。古云男女有别，岂可到园私许，作此丑态，遗千古之羞？”翠桃道：“小姐，你羞今日之相许，何救初见之呼郎？有往日之搭救，才有今日订百岁之姻盟。”金莲道：“翠桃，你这般说了，他把我看轻起来怎处？”翠桃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姐作札一函，待我送去，看公子如何？”金莲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小姐作札，内云：

闻兄双亲惨死，家室顿倾。幸亲命兄逃，尚有庞兵追捉。日前在园相遇，兄以直陈。

忽听火炮声频，军兵震耳。只得委曲改妆，充入绣楼为倡。若非文正之能，险遭洗剥之厄。

不料兵退祸消，兄又尊体欠安。谬叨兄妹，聊申启候，会晤有期。

那翠桃接了这封书信，疾忙送至花园，忽听公子正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他日若非仙子降，今朝岂有解辰星。昨日且蒙员外到园，问我的病，又是一番言语，我想承他们父女如此厚恩，教我如何答报？倘能配偶，也不枉小姐的了。”翠桃听了一会，走到里边叫道：“公子，我家小姐有书在此。”守勇接来细看道：“咳，小姐教我怎能消受？”守勇旋又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不能动笔，烦姐姐代言。”翠桃回来对小姐道：“公子不及回书，教我多多致谢。”小姐道：“谢我怎的，但不知公子近日病体若何？”翠桃含笑道：“公子看了小姐的书，觉得病已轻可了些。”这是：

一纸真符除万病，半轮明月满乾坤。

且说呼守勇自从逃避到园，不觉一月有余，病体已愈，精神如旧，心想：“乘此天气晴明，不免把这根金枪试舞一会也好。”就将衣服脱下，单穿了鹅黄紧身，拴一条片金的暖肚，手里提了金枪，使得来金光闪烁，犹如电掣雷轰。使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好厉害，病得这几天就弄它不动了，果真拳不离手，待我歇息片时再舞。”

且说员外想起呼守勇的病，连日未曾进园看他，不知好否，心想呼贤侄品貌虽好，奈他颠沛太狠。若是纳他为婿，却也相当。今日闲暇无事，且到园内盘他一盘，再作理会。员外步进园来，只见一条青龙，在空场上百般飞舞。员外一见，口称奇怪：“青龙发现，乃人间大瑞，莫非老汉有添丁之庆？”员外近前细看，呀！明明是青龙飞舞，谁知原是呼家贤侄在此耍枪，果然将门之子，与众不同，看他拿这柄铁杆枪，犹如取了一根杉木棍，轻轻松松不用气力的一般。我想小姐常常说要学枪，须得习学这神枪，方有用处。咳！我想朝廷为什么轻听庞妃的谄媚，把

一个辅助江山的功臣一旦倾亡。这教：

孤猿更叫秋风里，不是愁人亦断肠。

那呼守勇把这金枪正使得高兴，抬头一看，却是员外在此看舞枪，守勇道：“放肆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公子你病后元神未足，舞枪恐劳筋骨。”守勇道：“多谢大人教诲。”员外道：“公子，你可得知这柄枪么？”守勇道：“小侄却是不知。”员外道：“你既不知，老夫与你讲明了罢。”守勇道：“如此请教。”员外道：“公子，你道这一柄枪，老夫曾立过誓，若有使他者，只要人才出众，枪法精熟，愿将小姐匹配。今日老夫看你枪法恰好，人才又妙，岂敢悔誓？况老夫膝下无儿，全赖公子，我得暮年勿忧也。”守勇道：“大人，但是小侄灾难叠至，且无一椽寸土，枉负虚名，岂敢耽误千金？况且现漂湖海，未卜何时定。蒙大人恩命，小侄断不敢遵。”员外道：“公子，这是老夫的心事，你今不必固执。”守勇道：“大人，目下小侄的性命，犹如：

水上浮萍随浪去，漂流湖海任西东。”

那守勇虽然口里这般讲，心窝里十分欣幸。后来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王员外巧选东床婿 牛夫人劝嫂联姻眷

本来银汉是红墙，隔得庐家白玉堂。

谁与王昌报消息，尽知三十六鸳鸯。

那王员外道：“公子，你今不必过虑，待老夫择吉，就可花烛。”守勇道：“蒙大人如此深恩，教小侄怎么消受？”员外道：“说那里话，自古云：姻缘本是前生定，莫作寻常世事看。”

员外出了花园，来到内宅，对安人道：“老夫今日与女儿办了一桩大事，真正天从人愿。”安人道：“你如此快活，可是有媒人来与小姐说亲？”员外道：“说亲有甚快活？”安人道：“既不是说亲，是什么？”员外道：“是做亲哩。”安人道：“怎么说，世间那有不聘而婚的道理？”员外道：“只要女婿好，论聘则甚？”安人道：“员外你好胡涂，怎么把女儿的婚姻轻如鸿毛，到底许了那一家呢？”员外道：“许的后山呼氏。”安人道：“可是呼家将么？”员外道：“然也。”安人道：“既是后山呼氏，那个为媒的？”员外道：“老夫亲自伐柯，所以即日就要完婚。”安人道：“呀！岂有丈人作伐，不聘成婚的道理？亏你还是功臣之子、员外之称，全然不识世务，把女儿的终身轻诺非人，我如今与你拼了罢。”安人就一把拽着员外胡须，员外急得屁滚尿流说道：“安人不必动气，放了手好好的讲。今日我到园里，见一条青龙在那里飞舞，近前一看，原来呼公子耍枪。我想此子必成大器，故将女儿许他为室。因他父亲与庞妃作对，以致全家抄灭，单逃了守勇出来，又遭庞兵追捉，恰好我家园门未关，躲进了园。谁知庞集又来搜寻，说要洗剥，我骗他说是包龙图的外甥女儿，看那庞集有些疑惑，恰恰包文正到来，说了几句，庞集才退了兵马。那文正教我留他在园安息几天，我想这守勇人品不凡，故将小姐许他。若是平常不堪的，老夫焉肯把女儿与他？”安人道：“你这胡涂鬼，倒说得干净，待我唤女儿出来，与你再讲。翠桃，你去请了小姐来。”

那翠桃奉主母之命，来到绣房道：“小姐，你快去解劝，员外为了小姐，今被安人大骂哩。”金莲听说爹妈为她反目，匆匆来到外厢，见了员外、安人道：“爹爹、母亲，呼唤孩儿则甚？”员外道：“女儿，你娘道我把你许了呼家，嫌他穷途无聘，所以与我呕气。”安人道：“女儿，我为你的终身，伤亲怪友，未曾应允，如今被这老胡涂将你许了什么呼守勇，你道气也不气？”小姐道：“母亲罢了，总是女儿命簿，既是爹爹作主许了，如今说也无益，劝母亲不必动气，若儿命好，爹爹也不许那漂来漂去的穷鬼了。”安人道：“呸！你父女俩个都是没下梢的。”这教：

抱鸡鸡弗斗，气杀抱鸡人。

那安人道：“我如今只算在家修行，不管俗家的事罢了。”

那晓员外的妹子牛夫人恰好回来，见了员外说道：“哥哥，为何嫂嫂侄女都不出来？”员外道：“妹子，我正要与你商量，你嫂嫂道我把小姐许了呼家，因他未曾聘得，道他是穷鬼，正在

与我呕气。幸亏女儿倒明白，她说：穷通富贵皆前定，岂知由命不由人。”那牛夫人道：“侄女却贤惠，待我去劝嫂嫂。”牛夫人来到里边道：“嫂嫂在那里？”安人道：“姑妈请坐，我正要告诉姑妈，你哥哥忒煞糊涂，瞒了我把女儿许了一个穷鬼，亦无家室，亦无媒妁，就要与他完姻，可有这个道理么？”牛夫人道：“嫂嫂，我方才到来，哥哥已细细说过，我已埋怨他一番的了。我想既把侄女许了呼家，不能挽回。如今我为媒妁，相劝嫂嫂不必添怒，婚姻大事须要吉利为主。家兄一时糊涂，总看小姑薄面。”安人道：“姑妈，我今不管闲事的了。”牛夫人道：“呀！嫂嫂，你错了，凡事三思。”安人道：“咳！姑妈，你哥哥可耻，金莲更可耻，她说由命不由人。”牛夫人道：“呀！嫂嫂，那女孩儿家，更不知道理，何必计较她？嫂嫂与我哥哥争论，也不过为儿女，她既讲由命不由人，也明白了姻缘本是生前定，果然由命不由人。小侄女后来决难怨及父母的了。嫂嫂，你何不欢天喜地，动什么气？”安人道：“既蒙姑妈劝说，如今由他择日完姻，谅女儿亦难怨我做娘的了。”牛夫人道：“嫂嫂，就是为父的，他也不怨的了，不然那由命不由人这句，说在那里的呢？”安人道：“姑妈说话越发显明，真正妙极了。”

那姑嫂二人正谈到情理之际，恰好员外选了吉日回来，与安人道：“我与你总为女儿，岂肯配与平庸？”安人道：“你虽说得好，我终不能放心。”牛夫人道：“嫂嫂，这呼家却与我们是世代通家，同朝共政的大功臣，对亲恰是不错。不过他父母遭了宠妃的害，我们目下对亲，并非因他们势耀联姻，不过守勇可以裕后光前耳。”员外道：“安人，可见得我不错，她姑妈也晓得这个源头的。”那安人笑嘻嘻道：“若然不是姑妈说劝叨情，我要把你这老糊涂的胡子逐根根拔光的。如今姑妈在此解劝，造化了你。”员外道：“多谢妹子帮衬，承安人海涵。”牛夫人道：“但不知哥哥择了何日？”员外道：“选的本月十六黄道吉辰。”牛夫人道：“既是通家世谊，何不先请来一见？”员外听说，欣喜不过，请了守勇到厅，员外道：“贤婿过来，先叩谢了姑母。”牛夫人把守勇上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果然品貌不凡，人才俊雅，日后必然大用，果然我哥哥眼力不差。”夫人道：“公子，拜见了岳父、岳母。”员外扶住守勇，安人看那公子，果真人物俊俏，不似等闲，说道：“公子少礼。”员外笑嘻嘻道：“贤婿请书房里去罢。”

那守勇回了书房。员外就吩咐院子收拾打扫，前后都要挂彩张灯，十六黄道吉日，小姐婚配良辰，一应乐工掌礼，齐集伺候。那院子奉了员外吩咐，大家料理停当。到了那日，这些亲朋纷纷称贺，乐人宾相吹唱匆忙，员外心中好不欢喜。正是：

洞房花烛今宵会，百岁良缘从此谐。

且说守勇见了小姐、翠桃，重又施礼称谢，说道：“卑人若无小姐垂慈，翠桃神力，焉能今日兰房得有乘龙之庆？此恩此德，教我如何答报？”小姐道：“公子这段姻缘，非今世事也，因先有一兆，梦一条青龙，盘住我房，配来不能解说，恰翠桃劝我进园散闷，不道桃源洞边，看有红光透天，翠桃看了来说桃源洞内有人睡哩，想欲喊捉，被我阻住。因见公子不凡，说是逃难到园，却听炮声震动天地，人马沸腾，惊事急迫，故把公子委屈，改妆了女子，方可混入绣楼。不料庞贼指定要洗剥公子，那时我同翠桃吓得胆战心惊，我家爹爹亦是土神一般。幸喜包文正到来，说得硬挣，庞集疑疑惑惑，就不讲洗剥，勉将人马退去。若非包公到舍，谁人解得此围？你我如今聚首，乃是上苍所赐。”守勇道：“小姐，但是卑人蒙令尊、令堂这般抬举，又将小姐匹配于我，教卑人如何消受？”金莲道：“公子，夫妇乃人伦之大节，原是五百年前结就的，若然不是前生注定，焉有预兆？我且不喜游园，偏偏那日进园得见公子，心中若有所得，岂非宿世之缘，得遂百年之乐？”守勇道：“情理虽然如此，但是有屈了小姐。”金莲道：“已成夫妇，屈的也直了。”谈谈说说，不觉天色已明，守勇梳洗完了，来到外边，相见了员外、安人。

回进内房，见了小姐，守勇想起了父母，含一包眼泪。小姐道：“公子为何垂泪？”守勇道：“我想起爹妈好不心痛，我在此欢乐，亲死九泉，苦之不胜，人子之心，孰不思劬劳鞠育？富贵贫贱虽殊，亲恩从无二理。但我的爹娘死非数终，被庞妃狡奏，遭仁宗的蒙准，把我家三百余口，一旦尽遭涂炭，惨毒至此，千古未有，教人怎不痛心！”金莲道：“公子，你且耐性，今公公婆婆已遭荼毒之苦，天下共知，将来包文正到京，他就不肯纵奸为恶，只怕有一番议论哩。我们且寻着了叔叔，慢慢的商量，该如何办理之处，先立了章本就好计议，难道庞家杀了我们三百余人，就罢了不成？古人云：杀父之仇，不可不报。何况杀了一家？”守勇道：“但不知我兄弟几时相会得着，才能报得大仇哩！”小姐道：“公子不必心烦，灰了英雄之志，沉了父母之冤。自古道：大丈夫能屈能伸。总立定了大志，神道亦即辅助，况今为父母伸冤，上天扶佑无疑。古云：黄河尚有澄清日，岂可人无得运时？”那守勇听了一番，心中方见明白，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钦天监观星覆奏 庞贵妃计触龙情

巧笑知堪敌万几，倾城最在著戎衣。

晋阳已陷休回顾，更请君王猎一回。

且说庞丞相自从提兵之后，四处追捉，这呼家兄弟两个绝无踪迹。他诋奏：“善于妖法，军兵不能前进，伏乞皇上敕召法师，驰赴军前，荡涤邪氛，以便追获。并敕各省抚按，严督郡邑文武官吏巡员将弁，一体协力查获，即以官升吏赏；如不严行获首，察出一并究参，如此则易于破获，以免隐迹潜踪之患。”仁宗览奏，即降旨礼部王曾，着人绘画了呼家兄弟的图形颜貌，颁布中外文武，一体追获：“如敢徇情故纵，照律应加三等治罪。钦此。”那仁宗回宫想了一会道：“呀，错了，这呼延赞乃我朝的功臣，皇祖极宠爱他的，是以袭封呼得模为忠孝王，赐了金龙鞭，命他在朝秉政，不料朕躬临御，觅了庞丞相的女儿到宫，封了他为贵妃，朕一时未曾想到，被庞妃僭用了正宫的銮舆，被呼得模议谏了一场。那晓庞妃奏说，得模欺君妄上，朕即令丞相庞集领兵抄灭呼家。不道得模之子呼守勇、呼守信遁去无踪，庞妃必欲追获，杜绝其源。朕误听其言，复令庞集统兵追赶，今庞集称呼家妖法厉害，军兵莫敌。但是呼家谅非奸佞，何庞集疏奏至此？于中定有嫌隙。”

仁宗正在思虑前非，恰好庞妃进见，奏道：“臣妾荷皇上格外之恩，已敕臣父庞集领兵追捉呼家，谁晓他妖法多端，不得不奏闻陛下。臣妾想呼家将如此难捉，莫非罡煞临凡，致多怪术，必请法师镇治，然后进兵有效，再令钦天监夜观星象，把迁位宫次讲明，方得追赶不虞，若不早为制伏，迟则生变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怕鞭长莫及了。”仁宗道：“庞卿所奏甚是，朕想呼家将乃皇祖开国的功臣，故袭封他子孙世守，朕因操守不坚，一时惶愧，把一个赤心忠良的呼家将一旦尽诛，今被廷臣议论，朕心常自忧思。今卿这奏，朕亦难为，卿且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屋上霜。”那庞妃执意要仁宗降旨，仁宗只得降旨钦天监。

话说那钦天监监正孙太奉旨上台，要将周天过宫凶吉次序逐一查看，那青龙离宫三度，白虎迁垣数仞，查此二星恰恰应的呼家两子，幸喜将星尚伏，干戈不致冲旺。那监正下台，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孙太奉旨观星，查得青龙、白虎二星，虽属离宫迁位，幸将星伏下，台垣辅弼正在离宫退位，须皇上亟宜禳保，以安众象。”仁宗听奏，沉吟良久，回到正宫，曹后接了驾，摆下御宴问道：“圣上今日进宫，为何不快活？”仁宗道：“娘娘有所不知，朕因误于庞妃，把一个皇祖的大功臣冤杀了，既已轻听误杀，又令加兵追捉，去今四月。昨据庞集奏云呼家妖法厉害，奏请法师驰赴除妖，以便追获呼家兄弟，今日庞妃奏亦相似。旋据钦天监孙太奏复，青龙、白虎二星离垣，请朕祈禳归宫，以安辅弼。朕思呼家两个儿子上应二星，如今只好不动不变，也不听庞家添兵去追，慢慢的不理这事了。”曹后道：“古云朝廷乃上帝委治中界，须代天宣

化。今我主慈祥教化，四海人称尧舜，但我主过于宠了庞家，只恐廷臣议论，惜乎我主将尧天舜日之名，反被庞家父女弄坏，岂不可惜！况且呼家将原有功于我朝，其忠良之念，必不肯坏，庞家既有这般奏法，还宜省察，试看呼家果否，然后用事，使廷臣畏惧，庶朝野肃清。今我主听了庞家的奏章，不审是非就把呼家来灭，未免廷臣有道我主不分美恶，轻听佞臣之言，冤杀忠良。因我主太过仁慈了，故奸佞敢于侮君。”仁宗道：“娘娘，已往之事不必讲他，如今夜深了，睡罢。”却是：

五夜漏声催晓箭，九重春色醉仙桃。

到了五更时分，只见月淡星稀，仁宗升殿，却好朝堂无事，退殿进宫。正遇西宫的刘妃娘娘往正宫请安，仁宗就进了西宫道：“爱卿为何美容比前几日清减了些？”刘妃道：“臣妾近日觉得身慵意懒，想是精神稍减。”仁宗道：“刘卿，这教：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干。”

当晚，那仁宗来到西宫，刘妃接了圣驾，奏称：“臣妾不知驾到，有失恭迎，望我皇恕罪。”仁宗道：“刘卿何罪之有？”刘妃道：“臣妾接驾不恭，已违仪典，若不奏请赦除，虑恐廷臣议论。”仁宗道：“朕不责卿，廷臣岂知？”刘妃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”仁宗听了沉吟不响道：“准赦卿罪便了。”刘妃谢恩，又奏道：“臣妾闻皇上又差兵追赶呼家，这一节事怎么样了？”仁宗道：“那灭呼之事恰非朕意，因呼家气数已绝，有此庞家的参奏。”刘妃道：“二鼓了。”仁宗卸下龙袍，挽住了刘妃的手，同入寝宫。那晓睡至三更时分，刘妃做成一梦，见一朵五色彩云，上边立一位白须的老人，手里拿一只仙桃，向刘妃一笑，把手一招，拿这只桃子送与刘妃吃下，醒来一想，却是南柯一梦。这教：

蝴蝶梦中皆万里，杜鹃枝上月三更。

话分两头，单表一支。且说庞妃思想：“为何皇上许久不进宫来，那呼家的事不知钦天监如何查了？不免令小太监到钦天监去问个明白，就知分晓。”那小太监到了钦天监，细细的一问，进宫回复庞妃说道：“钦天监查看青龙星伏在西方，白虎星已迁兑宫，但查此二星应在呼家将两子，不去惊动为妙。”庞妃听说一呆，想道：“呼家原是天星宿，故此这般厉害，呼家的儿子又是青龙、白虎两星降凡，教我如何？”偏偏这许久朝廷又不进宫，行止难定。正是：

南宫冷落生孤零，北院空名强自眠。

庞妃怨想未已，恰好天子来宫，见了庞妃道：“爱卿为何美容无喜？”庞妃道：“臣妾因皇上久未进宫，日逐思念，故尔精神稍减，且虑呼家未绝，反覆莫考。况呼家的儿子又应青龙、白虎二星，务选精兵急追，方免后患，若不剪除，贻祸不小，臣妾旦夕加忧。”仁宗道：“庞卿既为国加忧，朕岂可逆天行事？”庞妃呆了半晌，想出一计道：“臣妾别无他虑，因呼家打死了臣妾的胞兄，斩了庞家的癯祀，说也寒心，庶民有犯，严律非轻，况今臣妾在宫，臣父在朝，兄冤不伸，倒是一场话柄。蒙皇上如此恩隆，兄冤稍息，但臣父年老，还求皇上眷顾，臣等父女粉骨难报，臣今拜谢天恩。”仁宗道：“庞卿何故谢恩？”庞妃道：“古云：为人欲尽忠和孝，臣报君恩子报亲。臣蒙皇上节次提兵，亦谓臣之兄死不明所由也，圣恩如此，臣以死报。”庞妃言毕，就除了凤冠红袍，正辞驾出宫，仁宗一把挽住庞妃说道：“庞卿为何动怒？”庞妃道：“臣惟捐生报主，并未有怒。”仁宗道：“卿既不怒，何以轻生？”即命宫娥与娘娘穿戴好了。宫娥与庞娘娘穿了宫袍，戴了凤冠，依旧回宫，见了仁宗，即俯伏谢恩，奏道：“臣妾又蒙皇上赐我再生。”仁宗道：“古人云：在生一日，胜死千年。况卿国色天姿，且又富贵过人，朕劝娘娘大放襟怀，切勿固执。”

庞妃听了，暗笑不止，心里想道：“被我这番做作，一个皇帝，也就没法了，若是我哥哥不

死，在朝也做了官，就好商量画策。内外有了人，还怕那一个？就是做他的皇帝，也不值什么，可惜我家没有人，爹爹年老，哥哥早殇，想他则甚？不如耸动一番，待朝廷添些兵马，竭力追捉，不怕不获到军前枭示。”庞妃想了一会，主意定了，见了仁宗，把添兵追捉呼家这话细细的一奏。仁宗听了庞妃这般泣奏，细想良久道：“卿奏理当，朕即降旨，仍令丞相挑选雄兵三万，赐了上方宝剑，此去如朕亲行。”那庞集领旨谢恩，飞檄宣召李飞熊为前部总兵，周国用为后部都指挥，吴虎、王俊、杨升经、阮泰、雷上卿为左右两翼，朱胜、林弼、郝大元、江孚仁、荣兆先、唐坤为四哨，邵弘奎、徐甫光、富弼、王体仁为参赞。各将奉令，把营伍兵器收拾停当，到了明日，又奉令点兵，那三营五哨的将官兵弁齐集听点。这庞太师坐在帐中，好不威风，一声号令，非同小可。顷刻间，众将披挂，号炮三声，一齐拔寨，果然兵随将转，击鼓鸣金，这正是：

大将南征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。

话说庞太师威风凛凛，果是一位将军，全然不是丞相。那一路经过的州县，那个官儿不来跪道？若没有孝敬，就要在地方上屯兵养马，这些百姓们人人害怕，个个想逃，弄得这些地方官东窜西跳，安抚这些百姓。那仁宗只知美色欢娱，岂念江山社稷？这庞集在朝到底是忠是佞，朝廷也不明辨。如今又差他追捉呼家，那一路经过的地方百姓受害，朝廷那里知道。总是庞妃这妖精迷得朝廷昏天黑地，一些民情也不管的了。如今朝里好官少，也是我们做百姓的该受这个苦恼。

道犹未了，只见旌旗耀日，雪亮刀枪一队队走来，又听轰天大炮放起，震聋人耳，忽然扎下无数的营寨。庞集道：“宣令官，你快些传令三军，如有官府到营参见，须要分别文武。文武二品以上不必要他参见，武的总要披挂膝行。稍有失仪，军法从事。若是他参见的礼厚，就要略略照顾他些，不可拘定这军法两字。”宣令官得令，飞赴前营，吩咐了李飞熊、周国用，转谕五营四哨、左右两翼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庞丞相进兵长安 包文正奉召入京

威风凛冽似秋霜，将勇兵强气宇昂。

旌旗招展眩人目，宝剑光腾映夕阳。

话说庞太师领兵追赶呼家，不觉长安已经不远，只看见地广人稀，一片荒凉，心想且在此安营下寨，然后进兵，怕他再逃到那里去？太师一声吩咐，这五营四哨的兵将各各听令安营，却是：

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包文正告病回里，不觉已是一年，目下可云康泰，闲居萧洒，胜似陆地神仙。包公正在自叹，不道朝廷差了杜衍特召包公进京。包公接旨已毕，见了杜衍说道：“弟自告病归里，叨庇得痊，原思身不列朝，作一山林野老，以娱此生，谁想又蒙圣恩特召，并劳杜年兄远涉。”杜衍道：“包大人朝廷眷顾，因班中少了辅弼，特召大人佐理国政。”包公道：“杜年兄，弟久离仕班，恐失规仪，况目下朝廷，闻说要庞妃、庞集主政，只怕我辈出来不合时宜，请年兄宽坐片时，待弟写一个谢恩本章，恳年兄代奏。”杜衍道：“包大人，岂不闻《四书》上两句说道‘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’？况且王谏议、吕通政辈与我一同酌议，必得大人列班，还可整顿规仪。”包公道：“既然诸公倚重小弟，敢不共事！如此就起身罢。”包、杜两人即日起程，不觉已到京都。

到了来日五更时分，殿上静鞭三响，皇登御座，只见：

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那包公俯伏金阶，奏道：“臣包拯启奏陛下：臣病请归故土，幸叨皇上福庇，今获无恙，臣正来京谢圣，值杜衍奉命敕召，臣不胜依切。”仁宗道：“朕临朝治政之际，廷臣总未能如卿之明敏，故命杜衍敕召卿来，入阁办事，兼司九卿监察，惟卿职守，毋负朕恩，钦哉故敕。”包公谢恩退出，那王曾、杜衍、朱良左、吕广一齐见了包公，同至公廨，把朝堂品节规仪，细细酌议了一番，各各散去。却是：

君王勤政名空在，承露恩纶世已无。

唯有紫苔偏称意，年年因雨上金铺。

那包公同各官话别，心中耿耿不舒，自想庞集如今又领兵往西追捉世子去了，但不知呼家侄儿是否在员外家里，切不要别了员外去寻兄弟，撞着了庞家的追兵，那便坏了，难道呼老将军的神魂竟然不默佑那两个儿子？待老夫一款一款的查实了，慢慢的奏闻，庞集他也恶贯满盈的了，古云：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。况庞家父女两个奸恶已极，上天岂不加怒亟诛？我想冤杀枉死之人，不一而足，以致滞魄沉魂，塞满丰都，其原因皆阳世问官

不能明察，或倚势冤枉人，须知阳世无屈杀之人，地狱无含冤之鬼，但既为人臣，毋负天之好生，不论臣庶，正直则能为圣为神，我官居辅弼，位列台垣，治事应代天宣化，教育冥顽，罪罚须省刑穷诘，民不呼冤于道路，断无枉死于丰都。一生如此，则仰不愧天，俯不忤地，死后可见天地神明。

包公正在追思，忽有家将到来，说道：“王员外有事，请包大人一会。”包公听了员外有事，当即启奏：“乞暂假十日。”仁宗见本，批：“准假十日。”包公飞马赶去，到了王员外门首，家人即忙通报。员外同了呼公子迎接包公，来到书房里边，员外道：“贤婿先来叩谢了恩人。”包公听员外叫呼公子贤婿，包公道：“难得员外盛德，把小姐配了呼家大侄，恰是门户相当。目下呼家贤侄不过难中贫窘，承员外不弃，结了缔盟。”随后又对呼公子道：“贤侄，你先拜谢了令岳。”大家谦逊，只得一齐跪拜，起来分宾主坐下，包公道：“老夫因钦召赴京，不克奉辞，故呼贤侄聘娶贵千金，却是老夫不知，失了个礼。”员外道：“包大人，我们都是通家世好，不敢费心。”守勇道：“大人之恩，铭感五内。但差尊使到京，不知可有回音否？”包公道：“不要说起，都道你先人生前受了屈杀，死后更惨，那尸骸又倒葬在狱丘坟内，外边立了一座大石碑，碑上刻的呼家将之狱坟，四面差人看守。”守勇听得包公这般说了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包公同员外相劝了一番。守勇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日后能来祭扫，不要说一座石碑，就有十座，也要推倒他哩。”

守勇正在唠唠叨叨，忽听包公的家将来说，如今庞家又领了三万人马，分路追捉，只怕即日有兵马到王家庄哩。包公道：“员外，你们翁婿商量，不可耽误。”包公说了，就别员外回府，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日雨，行船又遇打头风。

员外道：“贤婿，事不宜迟，快快与小姐商议。”那守勇见了小姐，把这番言语告诉了他。那金莲听了，心里犹如刀割一般，说道：“公子，这叫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总是我王金莲害了公子。”守勇含一包眼泪道：“恩妻，皆卑人累及小姐。”金莲道：“古云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既成了夫妇，那里讲什么你我？但是公子别去，教我怎能放心？况怀妊三月，男女未卜。”守勇道：“恩妻，卑人去后，倘然生了个男的，取名延庆，待他年长，好教他到新唐国来，便知卑人下落。”守勇说了这话，就别了员外。小姐含泪道：“公子，但不知新唐在何处？”守勇道：“小姐放心，倘然孩儿想到新唐寻我，有什么难？则父子相会有日了。当初我曾祖呼延均因刘王失政，听信了宇文筠，把我曾祖冤杀，曾祖母遂生我祖呼延赞，那金头马氏道我祖必是大器，将如花小姐许配我祖，恰好大宋皇帝征伐刘王，钦召我外祖杨业老将军提兵征讨，我祖想起父遭宇文筠杀害，此仇未雪。正在想及，那晓杨老将军已奏闻宋主，我祖乘机投营效力，进兵与刘王大战，且喜皇天默佑，一战成功。宋太祖就封他为藩，子孙袭职，就是新唐国的马千岁。今卑人往彼，把受屈未申的话说了，就好借些人马到来。翠桃姐，卑人将小姐交托与你，早晚解劝他，若是产生了男儿，你同小姐耐心抚育，等他年纪大了，令他到西番新唐国来，访寻卑人的下落。你的终身，请同小姐商议，切不可为了卑人反误了你。”翠桃道：“公子说那里话，我与小姐愿共生死，公子此去寻弟报仇，自有团圆之日，何出此言？”守勇眼泪汪汪，对着小姐、翠桃一看，含了眼泪，作别出房。又别了员外、安人。此时，小姐、翠桃一齐哭出厅来，守勇硬着头皮说道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且暂飞。

皇天若不垂青眼，屈杀忠良父子离。

员外、安人也是涕泪如流说道：“贤婿慢走，还有话说哩。”守勇听得员外、安人叫喊，回身一望

喊道：“大人不必远送，小婿拜别了。”守勇就向空四拜，转身就走。员外急忙走出门来一看，呀，头也不回，竟是去了。这教：

花落长川草色青，暮山重叠雨冥冥。

逢春便觉飘蓬苦，今日分飞一涕零。

员外呆了一会，来到里边。那晓庞家的兵马已经围住庄子，放起哄天大炮，众军呐喊摇旗，庞丞相同了一班官将，来到王家厅上，员外毫无惧色，听从搜寻。庞家就扭住了王家的小童，细细盘问根由，那小童怕极，只得招出：“呼守勇刚刚昨日逃去了。”丞相道：“绑他起来。”吓得小童魂不附体说道：“将军，你给我松了绑，招就是了。”丞相道：“快些招了，饶你的砍。”那小童道：“将军，这呼守勇说寻了他的兄弟，要到什么新唐国去了。”丞相道：“他到底几时去的？”小童道：“真正昨日向西首去的。”丞相即传令，从西路去追，把童儿放了。正是：

鳌鱼脱下金钩钓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且说呼守勇别了员外，来到牛府拜见姑妈，说道：“侄婿呼守勇多蒙姑妈曲劝完婚，不料成亲半载，令侄女已孕三月，那晓庞奸又请大兵追捉，要来围困王家庄搜我，侄婿听包公说了，就别了恩妻，又托翠桃劝解，倘产了男儿，取名延庆，倘能长大成人，也好教他到新唐国来寻我。”姑妈道：“侄婿放心前去，凡事都在老身。”守勇道：“既承姑妈照察，侄婿呼守勇就此拜别。”那晓牛府家人飞报进厅说道：“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许多兵马杀来，说到我家来捉呼家兄弟，我想夫人的侄婿姓呼，不如快快放他躲过才好，那里晓得今日有此大祸，这教晴天里打霹雳。”牛夫人道：“不必着忙，侄婿你拿了我的生铁棍子防身，从后门出去，只要随机应变就可脱身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牛夫人怒打庞奸 赵凤奴力救呼郎

雪净胡天牧马还，月明羌笛戍楼闲。

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

话说呼守勇提了牛夫人的铁棍出了后门，把这棍子一直飞舞过来，庞家那些兵将摸头不着，眼睁睁让他过去，守勇想道：“好了，如今要大步的走哩。”那庞丞相喝令兵士：“你们随我一齐冲到里边，务要小心拿捉，不可放走他去。”那将士随了丞相，冲进牛府，那晓牛夫人大骂出来，丞相道：“牛夫人，不必着恼，自古道：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因呼守勇躲在你家，所以惊动。”牛夫人道：“老庞，只怕你是强盗，今日领了许多喽罗赶到我家抢劫么？”丞相道：“老夫乃朝廷钦命，领兵查拿反贼呼守勇的，你不把反贼交出，反说老夫是强盗，好个不怕死的泼妇！”那晓牛夫人就伸过手来，在老庞面孔上打一下半斤重的大巴掌。丞相道：“牛氏休得无礼，老夫是当朝丞相，你这泼妇胆敢骂我？”牛夫人道：“老身教训你这奸贼！”丞相道：“众将官快快搜捉那反贼呼守勇兄弟出来见我。”谁道牛夫人赶上前来，一把揪住了丞相的胡须，举手又打。

那庞丞相出于无奈，只得叫道：“牛老夫人，请息怒，有话好好的讲。”那兵将欲来解劝，又恐牛夫人不分皂白，一起打在里边，况他是诰命夫人，不好还手。倘然搜不出呼家兄弟，岂不是又要吃他的亏哩！于是个个不敢向前。那庞丞相被牛夫人扭住，骂道：“你这奸贼，好端端为何打到我家？”丞相道：“夫人，你错怪了，老夫是奉旨追拿反贼，闻说呼家兄弟在此，老夫故来请教。”牛夫人道：“莫非皇上差你来抄抢我家的么？”丞相道：“总是老夫错了，请放了手罢。”那牛夫人趁势放了。这五营四哨的官将齐声道：“老太师且发令起营，不必在此耽搁了。”丞相正要上马，那晓又被牛夫人拉住，丞相急得目瞪口呆，细细想道：事到其间，不得不如此。陪下笑脸说道：“牛老夫人，不必如是，老夫赔礼了。”牛夫人道：“你是奉旨到我家来拿反贼的钦差，为什么倒来赔我的不是？也罢，依你说来是奉旨来的，我看朝廷金面，放你去罢。”丞相听说，十分欢喜，立刻上马，吩咐三军，速往西路追去，只要拿住了反贼，定即加功请赏，如敢不力协追，自有军法。三军奉令，星夜起行，正教：

日落辕门角鼓鸣，千群面缚出蕃城。

洗兵鱼海云迎阵，秣马龙堆月照营。

且说呼守勇得了姑妈这条铁棍，急煎煎飞奔而逃，一路行来，忽已红日西沉，远远望去，只见隐隐一座高山，寻思道：“我且赶上前去，寻个庙宇，且歇息片时再走，那晓走近山坡，忽听一声大炮，守勇心里好不害怕，心想：“难道庞家的伏兵在此？天啊！如今教我从那一条路走？”守勇正想，那晓来了两员女将，后面许多喽罗，上前拦住道：“汉子，你往那里走？快放下买路钱来！”守勇道：“你们错了，我是逃灾避难的穷人，劫我则甚？”那女将道：“好大胆！”提起

刀来就砍，守勇急将铁棍架住，三人大战，胜败未分，那女将重又道：“来将何名？”守勇道：“俺乃忠孝王呼得模之子，呼延赞之孙，呼守勇是也。俺爹爹因遭庞妃狡奏，冤杀俺一家三百余命。庞家怕俺复仇，朝廷被他父女刁朦，十分昏聩，差了妃父庞集，四处进兵追捉，俺无奈奔逃，在此经过。”那女将听毕，急忙跪下道：“妾等不知恩人驾到，望乞恕罪。”守勇道：“请教将军高姓？”女子道：“啊呀恩人，妾等就是赵家庄上赵大郎的妻与妹。”道犹未了，忽听炮声不绝，人马声喧。那赵大嫂同凤奴奔上山去，四面一望，只见西南上旌旗招展，相对说道：“想是庞家的追兵来也，我们且令军士送了公子上山，待我们杀退了追兵，然后同公子去见大王。”守勇随在山上安息。

且说庞丞相领兵追至高山，不道山坳里放起一个大炮，山坡上吹号鸣金，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那丞相甚是惊怕。不道旁边冲出一班喽罗挡住了去路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，毛贼休走，快拿买路钱来！”丞相大怒道：“有你这班不怕死的强徒，胆敢拦住了大兵的去路！”那赵大嫂飞刀砍来，丞相即令与战，吩咐：“要取这女人的首级来见我。”那晓庞兵杀不过这两员女将，那赵大嫂趁他畏惧，乘势一战，杀得他北斗归南，庞家已是兵残将寡，荒草凄凉。这教：

何处吹笳薄暮天，塞垣高鸟没狼烟。

愁人一听头堪白，苏武争禁十九年。

赵大嫂、凤奴这两员女将，已经收兵上山去了。庞丞相忍气吞声，只得收了残兵，再行追赶。正是：

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
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

且说赵家庄的赵虎臣赵大郎原是田间村老，溪畔农人，娶妻孙氏，尚未生育。妹子凤奴因被庞丞相之子黑虎抢去，幸亏呼世子相救，兄妹得以团聚，故把妹子送与世子为妾。那晓庞黑虎被呼家妹丈打了几下，不多几日黑虎就死了。谁道黑虎的妹子封了贵妃，那父女两个商量起来，把一个功臣之子呼得模抄斩一家三百余人，因不见他两个儿子，故又起兵追捉。赵大郎恐怕庞奸害及，挈家而走，不道冒雨冲风已经半月。正在心焦，恰遇了一个救星，姓梁名玉，山西人氏，善用一十八般武器，是以大郎和妻妹，一同拜他为师，那梁玉看三个人武艺精奇，教他们守了这座高山，自己下山去了。三人即守住了山寨，查点喽兵，立法最严，那些军士们人人称善，个个颂扬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方才巡军报大郎说，夫人同凤奴与一个小英雄战了半晌，后边又有人马追来，三人协同杀得追兵望风而去，那道：

果然将相本无种，却是男儿当自强。

那头目进见道：“禀上大王，方才小将奉令巡山，夫人同凤奴把一个小英雄交小将带上山来，禀见大王。”赵大郎道：“那小英雄叫什么名字？”头目道：“他说是呼家将的子孙，因遭庞妃作对，杀了一家三百余人，尚在起兵追捉他兄弟两个。又说，他的兄弟叫呼守信，至今尚未会面，那呼守勇是单身逃难，经过此处，恰好遇着夫人和凤奴，令小将引见。如今这呼守勇候在营门口，请大王下令。”那赵大郎听了这话，立刻吩咐开门，军士都要披挂，队伍排列整齐。令四员头目跪道相迎，口称：“高山大王赵虎臣，特遣小将们接呼将军到营相会。”守勇且喜且疑，喜的是虽然为寇，且系称孤道寡，也是凛凛威风，但不知可是俺父王昔年有恩于彼，如是殷勤接待，若非旧识，为什么这般光景？守勇正满肚疑想，耳边忽听笙歌嘹亮，头目道：“将军，俺大王在此接见。”守勇抬头一看，只见他：

头戴九龙达登，左右插的雉鸡毛，横搭一条狐狸尾，身穿大红圆领，周围绣了滚龙，

腰间围的白玉宫绦，足踹的粉底乌靴。

赵大郎踱出营来，见了守勇说道：“恩人为何到此？”连忙搀了守勇，一齐进了营来。相见了一番，分宾主坐下，各将旧日之事细述一遍，大郎道：“那年救舍妹的时节，觉得尊躯还懦弱些哩，如今恩人真正年富力强了。”守勇道：“俺有何技能，承大王谬赞。”

正在叙谈，那头目禀道：“夫人同凤奴来了。”那守勇听说就立起身来回避，大郎道：“恩人，房下同舍妹出来叩谢大恩，何必回避？”守勇道：“俺有何恩德，安敢称谢？”大嫂、凤奴一齐出来相见。守勇道：“方才追兵赶来，如何退得他去？”大嫂道：“庞集亲自领兵追来，被我姑嫂两个与庞家血战山坡，杀得他兵残将损，大败而逃。”守勇道：“俺今日若不相遇二位，那庞兵追将来时，叫俺如何抵敌？幸承二位神力，救了这个难。”大郎道：“我们都是至亲骨肉，理应排难解纷，何必讲这些套话？况舍妹前年已许过恩人的了。”守勇道：“俺现在难中，死生未卜，且自漂泊山河，行止莫考，岂可耽误令妹的终身？”大郎道：“这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婚姻大事，不是耍的，一家夫妇，那有不同患难的么？古人云：夫唱妇随，即此也。”正教：

高梧叶尽鸟巢空，洛水潺湲夕照中。

寂寂天桥车马绝，寒鸦飞入上阳宫。

赵大郎道：“妹子，你同嫂嫂进去梳洗罢，待我吩咐头目收拾起来。”赵大嫂同了凤奴来到里边，头目进营端正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赵大郎与妹完婚 庞丞相高山大败

玉楼天半起笙歌，风送宫嫔笑语和。

月殿影开闻夜漏，水精帘卷近秋河。

且说那高山大王赵大郎自叹道：“俺昔年若没有呼世子救我舍妹，俺一家儿性命就难保哩，那晓得呼家世子打了庞黑虎，恰巧他的妹子，朝廷又封为贵妃，故尔引出许多事来，把一个功臣府化为乌有，杀了呼家三百多人。俺想起来，那呼家将之变明明是由我们而起的，若庞黑虎不抢我的妹子，那时我夫妻两个也不求告人救了，即使呼家在赵家庄经过，断然不会去打庞家，就没有这些灾难了。那晓呼世子被庞兵追到这里来，恰恰又遇俺的妻妹巡山，所以先令头目上山通报，俺一见了，就说将妹子且与他完姻，再作道理。但不知梳妆可完？”

大郎正自言自语之时，只见一班女使簇拥了小姐出来，大郎见了妹子说道：“贤妹，愚兄将你配与呼世子成亲，这是义不容辞的事，若非世子救你回来，我们一家性命早被庞家害死哩。”凤奴道：“小妹亦知大节。”大郎道：“难得贤妹才智不差，呼世子这般义气，俺当捐躯相助。”凤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大郎又令头目唤齐乐工宾相，营门上挂彩张灯，今日与凤奴完姻，明日领赏。那一班军士，都在营门伺候，乐工宾相齐集内营，吹打了一番。大郎吩咐乐工宾相，到前营请了呼将军来与小姐结亲，那乐工奉令往请，宾相念了诗赋，三请新人，来到里营，喝请凤奴与呼将军参拜。行过夫妇礼，那两位新人拜谢了哥哥嫂嫂。一班军士，齐在营门道喜，女使仆从一齐叩见。到了日落西山，点齐了宫灯，送那新人进去，真是：

洞房花烛蟾宫喜，月殿嫦娥下九重。

一宵晚景不题，到了来朝，大郎夫妇重又相见了两位新人，各述一番衷曲，大郎夫妇解劝再三。那守勇时刻想着：“爹娘死的如是之惨，怎忍心受这般快乐，人子之心岂得放下？”凤奴道：“公子，你且放心，我家哥哥嫂嫂已经说明，帮我呼家杀庞贼报仇，妾劝公子留心兵将要紧。我们且到外边与哥哥嫂嫂商议，必有奇谋。”不道谈谈讲讲，又是黄昏月上，别了兄嫂回房，凤奴道：“公子，昔年与你一别，不知后事如何，请说一遍。”守勇道：“凤奴，我说与你听：俺那年打了小庞，夺你回庄，那知黑虎不多几日死了。谁想他的妹子，朝廷封了贵妃，不道他僭用正宫娘娘的仪仗，往岳庙进香。偏我爹爹巡城，看见了他，不许僭用。那晓庞妃假公济私的一奏，仁宗也不问是非，把我呼家三百三人，一旦死于非命，那庞奸又查点首级，少了我兄弟两个，他又奏了仁宗，提兵追赶，这教：

奸逞权衡厌忠孝，昏庸朝政失纲维。

“那晓自黑夜逃来，走了一日，听得后面炮声不止，回头一望，却是兵马来了，那时急杀我

也。幸见有扇小门半掩，我且挨进了门，却是王员外的一座花园。且喜无人，我就到假山洞里躲下，那晓身子疲倦，且打个盹儿，待庞兵去了，我好再走。谁想竟睡了一夜。来日，他主婢两人到园，看见我睡在他园里，那侍女翠桃见了我就叫喊起来，幸亏小姐喝住。于是查究我的来由，刚说了几句，就听炮响不止，吓得我胆战心慌，亏得小姐教我改妆成女子，叫翠桃送我上了绣楼，说是李员外家来学绣的。那晓老庞领了兵将，到王员外家各处搜寻，来到绣楼，指定卑人，说要洗剥衣裙。那是真正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全亏王员外请了包文正来，退了庞贼。又蒙包、王二公姑念我是功臣之子，留住花园，早晚与员外相叙相叙。正是：

道古谈今皆学问，悟参世务即经纶。

“那王员外道我不凡，将金莲小姐配我，在他府中欢娱，已是半载。那日，包公密差人来，说老庞请添了三万人马，分做东西南北四路追捉哩。我听来人说了这话，若是逗留不去，未免漏了消息，反害及员外，于心怎安？是以嘱托翠桃一番，小姐怀妊三月，要精心伺候，日后若生了个男的，取名延庆，将来也好到西番来寻我。用同样的话语，又去叮嘱了小姐一番，就叩别员外起身。不道走了许多日子才到这里，若不是你姑嫂在此，俺怎得相见令兄，庞兵如何败走？但是承兄嫂恩德非浅，退了庞家的追兵，又让我和你完婚，教俺怎么消受？”凤奴道：“说那里话，自古道：以德报德，天下皆然。况我公公婆婆身死非命，公子的受苦含冤皆由妾引起，我一家敢不捐躯图报，与这庞贼决个雌雄？”守勇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且睡，明日再与大舅细谈。”正是：

琵琶先抹绿腰头，小管丁宁侧调愁。

半夜美人双起唱，一声声出凤凰楼。

话说庞集请了那三万人马，分了四路追赶。那晓一路而来，又经两月，到此高山，不道反遇了一哨人马，挡住山坡，讨取买路钱。庞集口出狂言，妄想就此现成军马剿灭山寨。谁知倒被这两个泼妇杀得大败亏输，人马已伤其半，参谋道：“丞相，我们且收了残兵，退到后面那大王庙，扎下营盘，再作道理。”那庞家的人马已杀得力倦精疲，到了大王庙，扎下营寨，那些兵将个个垂头丧气，锐气全无。这教：

岁岁金河复玉关，朝朝策马与刀环。

三春白雪归青冢，万里黄河绕黑山。

庞太师无计可施，一时捉拿不到呼家二子。庞集也是疲倦不过，朦胧睡去。忽见呼家将的兵马一直杀进京来，放那连珠炮，震得天摇地动，神鬼皆惊，旗上写道：“呼必显孙女、孙儿呼梅仙、呼碧桃、呼瑞珠、呼采鸾、呼延庆、呼延寿、呼延龙、呼延豹。”忽内中一员小将闪来，指定了庞集骂道：“奸贼招箭！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嗖的一响，那晓射中了庞集的左额，庞集大喊一声：“啊呀！不好了。”醒来却是南柯一梦。庞集想：“呼守勇、呼守信日后必有扰累，若不去追他，犹恐放虎归山，虽是提兵追捉，总是画饼充饥，捕风捉影。”于是下令速速回京请旨，添兵助战。那中军官赍了奏章，到京上达。这教：

军前告急非通小，直达丹宸下九重。

仁宗据庞集奏称：逆贼呼守勇等，未免盘踞山林，集众猖狂，必得请兵追剿以除逆恶。仁宗降旨，命众卿议奏，那晓合朝文武并未议覆，仁宗想：“这样看起来，忠良都是假的，朕再降旨前去，若不速议具奏，一律按法治罪。自古到今，那个不晓得食君之禄，分君之忧？岂可拌食不理？”仁宗正在大怒，恰好皇叔出班启奏道：“臣康亲王启奏陛下：那逆贼呼家将已奉旨歼灭，尚有两子逃去，未尽剪除，我皇钦命贵妃之父庞集提兵追捉，经久未获。臣想：我皇祖太宗

开创宏基的时节，原亏了杨业、呼延赞、王贵辅治我朝的天下，他三人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那夷狄听了这几员将官，人人恐惧，个个佩服，无一不钦敬他们。就是太宗，也知他赤胆忠心，有功于宋，故太宗都封为藩爵，令他子孙袭职。臣思太宗这般恩宠他，谅不敢悖。今庞集具奏，可谓大逆。臣等曷敢妄议？据臣愚见，我皇颁诏招抚，仍敕呼守勇守职，他如果赤心为国，就好将功折罪；倘不能克尽厥职，立可拿问正法，何必提兵远追？臣今冒昧干渎，统望圣裁。”仁宗听奏，心里甚是犹豫，道：“朕听王叔的话极是情理，庞集的奏也是为国。这便如何？”且传旨前去，仍着庞卿作速领兵追捉。却是：

遥知社稷山河水，全在廷臣战守功。

仁宗一腔心事，回进宫来，庞妃接见朝廷，奏道：“万岁，今日为何圣容加怒？”仁宗道：“朕今升殿，王叔奏说呼家的事，朕心深有不忍。”庞妃听说“不忍”两字，心中好不害怕，说道：“高山的女寇定是杨家十二寡妇，他同呼家是亲，只怕逆贼呼守勇必然躲避他家。但臣妾之父庞集年老不堪报效，文臣不谙戎机，要求皇上格外赦免，敕召进宫一议，便知分晓。”仁宗道：“卿言甚是。”即敕召庞集进京候旨。这教：

一封丹诏离金阙，马头行处即长城。

庞集接了圣旨，星驰上马回京。召进宫来，见了贵妃说道：“娘娘，可晓皇上召我到京，却为何事？”庞妃道：“爹爹，召请到宫，不过是女孩儿的意见，要请教呼家到底可有踪迹？”丞相道：“娘娘不要说起，我起兵一路追赶，到了高山，那晓两个女寇有许多喽罗，挡住了去路，要我买路钱。那五营四哨的官将，大家与他一战，再不想人马被他杀伤了一半，只得将残兵移驻大王庙，告急本章已达帝听，不知圣鉴如何？”贵妃道：“爹爹，皇上看了这本，交廷臣议奏，那晓八王叔奏了一番，朝廷竟有不忍的心肠，被女儿也是一奏，如今平允了些。我说爹爹年老，且文臣不谙兵政，求皇上赦免罪过，召请爹爹到宫商议。”丞相道：“娘娘，我向来自无主见，如今弄得这样光景，我还有什么见识？”贵妃道：“女儿有一计策在此，叔父庞天德现任挂印总兵，他有四个儿子，极其骁勇，何不启奏了朝廷，召他同往军前出战，我们嗣了他一个，朝廷封荫了他。”丞相道：“果然妙计，女儿赛过陈平！”正教：

弟兄竭力山成玉，父子同心土变金。

且说仁宗恰好进宫，那庞妃父女接见了圣驾，就把敕召挂印总兵庞天德父子同往军前效力的话，启奏了一番。仁宗大喜道：“既是庞天德有四个儿子，应将他长子赐卿为嗣便了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庞总兵钦召进京 赵大郎演习兵法

衡阳一纸鹧鸪飞，奉召金门著赐衣。

挂印将军能破敌，海东名镇在西岐。

话说庞太师听了仁宗旨意，就写一封家书，差四个伶俐家将，教他到挂印总兵东海公府中投递。那家将来到公府门首，只见一个中军官问道：“什么人在此窥探？”家将道：“启爷，俺奉太师爷差来投书的。”中军道：“取书来看。”家将把书呈上，中军接了一看道：“家将，你且在此等候。”中军来到里边道：“启上公爷，京中太师爷差了家将到来，有家书在此。”东海公接过书来，拆开一看道：“好奇怪，几十年来绝无音耗，近年老夫封了公爵，哥哥想起兄弟了。”却是：

穷来休要寻亲眷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

庞天德道：“昔年我在军政府做监军守备的时节，求他几次到兵部里说个人情，免些差徭，他说宰相同兵部没有交往的，怎么去托他？况派差升调，关乎国政，谅难徇私。我听他这般说法，以后就不讲了。近年他晓得我征服了边夷，现在镇守辽蛮，他就差了家将来投家书了。我且不必讲他的势利，再把来信细看一遍。”上写着：

愚自少壮时，与贤弟握别，倏尔韶光屡易，岁月频更。欣吾弟恩荣盖世，功冠古今，爵尊挂印总兵之职，位列台垣之重，以为我氏增光，第无不乐也。兹奉大宋仁宗皇帝，留心治事，谈及我弟的英雄，四位老侄的技勇。忽奉恩纶，命愚火速修候，召我弟同四位贤侄齐赴京见驾，不得迟延。因有紧急重情，事关非细，为此特遣家将，赍了钦命的家书，兼程飞递。望贤弟得阅来书，星驰就道入觐，稳叨天禄盈仓矣。

庞天德重把家书看了一遍，忽然哈哈大笑：“且喜我生四个儿子，却也个个精强，大儿龙虎，使一根梨花枪；次儿牛虎，用一把开山斧；三儿毛虎，专用一对钢鞭，但是圆睛突出，赛过铜铃，面赤发红，犹如火部神将；惟四儿飞虎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丹砂，宛似瑶宫仙子，用一柄方天画戟。我想老夫的公爵也亏这四个孩儿帮助起来的，就是我庞家的祖宗坟墓，那风水也不算丑了。闲话休题，且唤那家将进见。”中军来到外边说道：“公爷着你进见。”那家将听唤，随了中军来到里边，叩头道：“相爷差家将叩见公爷，请同四位公子一齐进京议事。”公爷道：“你们且到外厢，消停两日再讲。”家将来到外厢。

公爷到了里边，见了夫人。李氏道：“公爷今日有何喜事，这般快活？”公爷道：“夫人，说也奇怪，那晓我哥哥在京做了二十多年丞相，从来没有书信寄我，如今晓得老夫封了东海公，更且四个儿子正在血气方刚，都是技精力胜，我哥哥今日差了家将，下一封书来。”夫人道：“不知书中若何？”公爷道：“这一封书，说是朝廷的钦命，令我父子一同到京，想是要我父子帮

他。”夫人道：“论理该嗣一个儿子给他，但是大伯朝廷虽宠，同僚不睦。因冤害了呼家一门，尚在捉他儿子，倒被呼家的儿子杀得十败其九，所以大伯想起了兄弟侄儿，进京去商议，不过要你帮他。”公爷道：“夫人差矣，任使他无情，不可我无义。老夫应同孩儿到京，或者得了前程，倘然进兵获了呼家，就可名扬四海，威镇天下，就是大丈夫从兹建功立业，为之栋梁。如今你大伯差人来请，总不过手足至情，有此关切，进退老夫自有成见。家人过来，请公子上堂。”

那家人来到里边说道：“公子，有请。”公子听唤，一齐上堂，叩见公爷说道：“爹爹呼唤孩儿们出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公爷道：“因你伯父庞集为了追捉呼家将，要我父子进京商议，若是拿住了呼家，就是个功臣，不怕不做大官哩。”公子道：“爹爹，孩儿们应该去的，一则代朝廷出力，二则建功立业为国除奸，为臣份内之事。”公爷道：“难得我儿有志气。”你看他都是雄纠纠，气昂昂，齐往里边道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同爹爹进京，故来拜别。”夫人道：“儿啊，你们年纪都轻，不要轻信别人的言语，况你大伯如此势利，因自己不能追获，骗你们替他死哩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不必过虑，孩儿此去，少不得也要看风使船，请母亲放心，孩儿就此拜别。”夫人道：“畜生！我做娘的舍不得你，你倒撇得下做娘的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并不是孩儿撇你，自古道男儿志在四方。”夫人道：“呸！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都是蛮牛。”夫人就含一包眼泪道：

燕子衔泥空费力，初丰毛羽想离巢。

未知何日还乡井，可能相会小儿曹。

那公爷听他母子说了多少唠叨话，如今孩儿别了夫人哩。公爷吩咐家将：“今日与四位公子起身，路上须要小心伺候，到京见了太师父，说我耽搁一两月就到。”家将请了四位小将军，一齐上马，公爷又叮咛了一番说道：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那东海公道：“你兄弟四个见了伯父，不可仗恃自己的伎俩夸口。”公子道：“晓得。”答应一声就走。

不觉行了数日，已是长安地面，来到军前，家将就同四位小将见了太师，说道：“伯父在上，侄儿们拜见。”丞相道：“贤侄请起。”兄弟四人起身又道：“爹爹随后到来，令侄儿先行，问安伯父。”丞相看了这四个侄儿，心中大喜说道：“老夫闻你四个弟兄，都是武艺高强。明日先到教场，我要试看一会，就好分别官职效用。”

到了来朝，丞相令侄儿们齐赴教场比试。那庞龙虎提了银枪，使的双龙争胜，八面回绕；那庞牛虎拿一把开山斧，使了五六十个盘旋，犹如电光闪闪；那庞毛虎用一根竹节大钢鞭，乒乒乓乓舞得爽利；只见那庞飞虎拿一根方天画戟，使得来飞舞惊人。那丞相看他兄弟四个比试一番，心中十分快活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你看兄弟四个都是凛凛威风，都是将门之子。吩咐回营，一齐上马，到了帐内。

丞相吩咐丫环，请众位娘娘出来相见，那丫环请了众位娘娘，到帐前见了丞相道：“公公万福，今日呼唤媳妇们出来，有何吩咐？”丞相道：“今日请众媳妇到来非为别事，我想黑虎死后，老夫自苦膝下无儿，今有四个侄儿到来，欲待嗣他为子。”众媳妇道：“公公极是，自古说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若不早为嗣立，我氏何人接续！”丞相哈哈大笑：“我大房庞集有传了。”吩咐快排香案，拜谢了天地祖宗，收大侄龙虎为儿，叔嫂各各相见不题。丞相道：“假子真孙从古说，宗祧有继怕谁欺？”丞相带了嗣子龙虎、侄儿牛虎、毛虎、飞虎，一同上京启奏，见了仁宗，奏道：“臣庞集蒙我王命，召胞弟天德，自因有病未至，先令四子谢恩。”仁宗即召四虎将上殿，见了甚是欢喜，就将四虎均封为将军，随营听卿调遣，又令龙虎等人：“速随尔父尔伯前往军前效力，计功升赏。”四人一齐谢恩出朝，仍回营整顿不题。这教：

今日龙城飞将至，管教胡马度阴山。

且说呼守勇自从逃到高山，幸遇了赵大嫂同凤奴救了上山，见了大舅赵虎臣，十分要好，将他妹子凤奴与他完姻，幸喜凤奴倒也贤惠。守勇时常想起爹娘，心里如何得安，且同凤奴商议，道：“我往新唐国去，借了兵马来再处。”那赵凤奴听了公子这些言语，只得苦劝，说道：“官人，休得如此，今日哥哥嫂嫂在山下比试，我和你且去看来。”守勇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二人来到山下，只见在那里摆的一字长蛇阵，一声炮响，化做四门阵，变了八卦阵，又化一个五行阵。守勇道：“好阵也。”那五行阵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生克之意。

虎臣收兵，忽见妹丈、妹子，立起身来问道：“妹丈几时来的？”守勇道：“才到。”那凤奴把守勇的话说与虎臣商议，虎臣道：“贤妹，那妹丈的事不必心焦，我在此招兵买马，也为了妹丈。”守勇道：“既承大舅救助，在此招兵买马，何不同往新唐，借了些兵马，就好与他决战哩。”虎臣道：“但此去新唐，说有八九千里，一路羌兵看守，恐不能去。妹丈你且耐了性子，还在此间耽搁的好。”那守勇听了，心中闷闷不乐，虎臣见他烦闷，备下酒筵与守勇散闷。

饮至半酣，忽有喽兵报道：“启上大王，庞妃又差了四虎将，领兵到来，要擒呼将军哩。”赵虎臣听说，即刻发了十二枝令箭，教喽兵四处再去打听，令头目守好了山寨，那喽兵奉令去后，赵大嫂道：“官人，我想必要敌住了他，再作计较。”守勇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说道：“我们兵稀将寡，那里杀得过他，不如大家逃往新唐去罢。”虎臣道：“不要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，常言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既是妹丈害怕，快去同舍妹商议。”那守勇来到里边，与凤奴计议同往新唐的话，那凤奴道：“公子，非是我不依，闻此去新唐，路有万里，我且同哥嫂在此，省得公子路途耽忧。”守勇道：“但是你身怀六甲，凡事须要小心。”凤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守勇又叮咛了虎臣夫妇一番，作别就走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庞四虎领兵征战 杨令公显圣惊敌

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

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获呼郎终不还。

且说呼守勇正要作别下山，不道被庞兵围住，不觉惊呼道：“这山前山后都扎下营寨，教我从何处去走呢？”虎臣道：“妹丈休要心焦，你且住在此间，待我夫妻与他厮杀便了。”虎臣说罢，即吩咐披挂，自己戴了一顶金扑头，穿一领金锁甲，提一根长枪。赵大嫂用一副扎额，两根雉鸡毛，使一对飞剑。他二人一齐上马，飞赶下山，勒住一看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我想必要杀他个措手不及。”赵大嫂道：“官人讲得不错，同你冲将出去。”二人就拍马加鞭，冲入庞营道：“呔！那里毛贼，敢在此处讨死！”那庞家才到，没有防备他，倒被赵家夫妇冲杀了四五百个人马。

那庞龙虎、庞牛虎兄弟两个各执了一根长枪，也就上马追来，喝一声：“狗男女休走，快把呼家兄弟献出，饶你的狗命，若再支吾，管教山林扫平，砍取你的狗头。”赵虎臣夫妻听说，不觉怒气直喷，骂道：“你这乳臭的龟子招枪。”庞龙虎也就挺枪迎住。赵虎臣与庞龙虎战三十余合，胜败未分，赵大嫂拍马追来，庞牛虎也来厮杀，赵家看这庞兵一个青脸，一个红脸，好象鬼怪一般，说道：“我们且诈败了罢。”庞家两个少年不知赵虎臣夫妇是诈败，反大喝追来道：“强盗休走。”挺枪正刺，那晓旁边有一把板斧直砍下来，牛虎连忙闪过，赵大嫂扳弓连射两支神箭，只听飐的一响，已中了庞龙虎和牛虎。那毛虎、飞虎看见两个受箭，各领兵杀来，把赵虎臣夫妇围将拢来，赵虎臣夫妇心里十分着急，只得拚命的与战，叹道：

五六年来多战场，至今犹恨在山冈。

不思吞国兴王霸，为报深仁义不忘。

呼守勇望见虎臣夫妇被庞兵围起大战，急同凤奴商议道：“贤妻，如今大舅、大嫂被庞兵围住，在那里大战，我和你快去解救了他。”凤奴听说，就令众头目吩咐喽兵披挂停当，速将连珠炮放起，一同杀进庞营，解救大王上山。那喽兵奉令，满山都用鹿角、擂木、石炮守住了这座山头，一面放起炮来，一面同了守勇、凤奴，冲进庞营，杀得庞兵措手不及，如何抵挡？赵虎臣同大嫂看见守勇、凤奴领兵杀来，又是一场泼战，趁了守勇的势，一齐杀出重围，虎臣道：“若非妹丈同舍妹领兵杀来，如何得能解救？看来庞家的人马果然充足。”守勇道：“大舅，我想此处凉亭虽好，终非久恋之乡，不如再到别的山头去住罢。”虎臣道：“妹丈放心，我山中也算兵精粮足，可守数年，只要严加看守，待他营里疏防，乘机冲杀他一场，岂不是好？”守勇道：“高见甚是，倘庞家杀上山来怎么处？”虎臣道：“已经吩咐头目，令众喽兵分守山头，准备了弓箭石炮，待他攻上山来，四处齐发，射箭的射箭，打炮的打炮，谁敢上山？”守勇道：“此计恰好，到底打点一条去路的才是。”虎臣道：“妹丈你同舍妹且住在此，庞家倘有骚扰到来，我自抵挡，

怕他则甚？”这教：

三戍渔阳再渡辽，癡弓在臂剑横腰。

边疆似欲知名姓，休傍阴山更射雕。

按下虎臣、守勇议论守山之策不表。再说庞兵营内，那庞集道：“方才四虎将已经围住了一班草寇，稳稳的擒他，谁想反被逆贼呼守勇领了许多喽罗冲进阵来，劫了草寇上山。那晓龙虎、牛虎孩儿反被他射伤了。也罢，且消停几日，与他决个输赢。令三军且围了高山，再作理会。”丞相正在吩咐，忽见巡兵报来说道：“满山都是鹿角擂木，栅旁堆积许多石炮，周围伏了藤牌，势难癞敌。”丞相听了大怒，就命三军领兵杀上山去。一声号令，众军披挂齐全，三声炮响，各提器械上山，却是：

军威赫赫惊人怕，将令森严神鬼惊。

那庞家四虎奉了将令，领兵上山，见一个女寇，顷刻间乱箭如飞，吓得四虎将不敢上山与敌，丞相心里好不慌张。牛虎道：“伯父不用慌张，待侄儿同毛虎、飞虎领兵齐往后山攻打便了。”那牛虎兄弟领兵飞往后山，那晓树边立一小将，口称：“俺呼守勇来也。”道犹未了，忽听轰的一声炮响，庞家未曾防他下山，谁想守勇领兵直冲下山，杀得那庞家措手不及，又伤了一千余人。那牛虎兄弟追上山来，大喝：“逆贼休走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守勇听了大怒，挺枪直刺过来，那牛虎正要与他厮杀，忽听号炮连声，难以进兵，只得退兵来见丞相，说道：“侄儿蒙伯父令往后山进兵，不道呼守勇冲将下来，伤了八九百人，上山又是炮打，侄儿不敢领兵前进，为此缴令。”丞相听了大怒说道：“贤侄差矣，自古道：休长他人之志气，不可减我的威风。那呼守勇虽然诡计多端，前山放箭，后山抛石，难道我们奉旨捉他的官将，倒怕了逆贼不成？”那牛虎道：“伯父，侄儿想他是个山林草寇，没有城郭的，只要担些芦粟秆子，拌了些桐油松香，周围树旁都堆将起来，到二三更天气，放起火来，他必然逃走，我们趁势上山，不要说一个呼守勇，就有十个，也要捉住他哩。”丞相道：“好妙策。”就吩咐三军，依计办用不题。这教：

怨气难凭浊醴消，血天泪海恨滔滔。

统兵欲斩仇家首，全赖干将砍万刀。

那赵虎臣道：“妹丈，亏得我们早为埋伏，不然他领兵杀上山来，如何抵敌？且喜前山一带都用的火箭药箭，后山一带尽是石块石炮，他家谁敢上山！此次庞兵被我们的埋伏算计，吃亏不小，谅他不敢再来的了。我们安心守住在此，怕他做甚？”吩咐：“拿酒来，我同妹丈快饮几杯。”并劝慰守勇道：“妹丈不必过虑，自古道：遇有酒时须饮酒，得宽怀处且宽怀。”

呼守勇转身对凤奴道：“恩妻，我想令兄令嫂虽施妙策，把前山后山都已设伏，庞家不能上山，以为得计，恐庞家亦有奇谋，他别开生面杀来，就难以抵挡哩。”虎臣道：“妹丈所虑甚是，我已密令众头目四处巡探去了。”守勇道：“大舅，我们既在此督守山寨，亦宜披挂，以防不测。”虎臣就吩咐三军，速令众将披挂完备，以威军政，果然一声号令，火速就行。不多时，只见巡兵纷纷飞报上山道：“启上大王，那庞家的兵将运了许多芦粟秆子，堆在山冈，听他说是半夜里引火的。”虎臣听说，呆了半日说道：“我只防他杀上山来，不曾想他放火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守勇道：“这倒不妨，快快传令兵将，一齐冲下山去，与他决一死战。”话犹未了，忽见火光冲天，守勇道：“呀！不好了，快快杀下山去再处。”

那赵虎臣、赵大嫂、呼守勇、赵凤奴领了合山的兵将，一直冲下山来，谁道庞牛虎、庞龙虎大喝一声：“反贼休走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那守勇提起画戟就刺将过来，龙虎即忙架住，正在不分胜败。那赵凤奴手舞双刀赶来，庞牛虎抡起板斧，架住双刀，那时高山大战，杀得庞家兄弟

战战兢兢。那呼守勇架起画戟刺来，刚中了牛虎的左腰，忽听一声“啊唷！”不道那庞牛虎跌下马来，呼守勇就趁势冲杀过去。庞毛虎、庞飞虎统兵掩杀过来，随将守勇围住，守勇心里急个不止，看来这般光景，只好与他决战。那晓战到一百余合，精神愈加强壮了。不想庞集也领兵追来，逐渐围拢，这便如何？只听耳边喝叫：“众将官，快擒反贼来领赏！”众军答应如雷，呼守勇唬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知妻子同大舅、大嫂如今在那里。守勇正在厮杀，那庞毛虎挺枪杀来，飞虎又拍马追来，那守勇被庞家四虎围住大战，杀得气喘吁吁，身不由主，忽听隐隐的一声炮响，只见一支人马冲过山来，那号灯上大书“杨家将”三字，庞家人马见了杨家的号灯，都是马疲人倦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刹时十去其五。那呼守勇就借势冲杀了一会，出了重围一想，究竟这支人马是何处来的？想了一会，在马上打起盹来。醒来一看，只见前面黑隐隐一座村庄，近前一看，呀！原来是钦赐的杨侯庙，不免进去少睡片时再走。

下得马来，神思困倦，合眼睡去，只见那神道云：“生前扶社稷，死后作神明。俺杨业因当时扶宋征辽，潘仁美不肯发兵援救，俺遂阵亡，且害俺一家都撞死李陵碑下。蒙上帝矜恤忠魂，封为神道。不想俺女婿呼必显被妖妃庞多花屈杀了一门三百余命，昨日庞兵追来，把俺的外孙呼守勇围住，不能解救。俺只得遣了三千阴兵，冲破庞营，把外孙救了出来，待俺差了鬼判引他到来，指他一条去路。”那鬼判奉命，召了守勇的魂魄上殿，只见那神道高声大喝道：“呼守勇，你还不快到新唐续完了后段姻缘，相会了夫妻父子兄弟，共庆骨肉团圆！那杀父之仇，报亦不远的了。还不速走！庞兵追来就难解救了。”说毕，那神道去了。守勇如梦初醒，心里甚是恍惚，急叫：“外祖老令公，快救了外孙。”头撞在窗槛上，醒来了一想，呀！原来是一场大梦，方才老令公明明叫我到新唐国去，日后自有团圆，报仇不远，古云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既如此，待我拜别了外祖，快些走罢。呼守勇叩别了神道，立刻起程，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五霸山虎臣遇寇 王金莲喜产麟儿

樗蒲百万不言贫，犯阵冲坚止赤身。

常诵汉书笑樊哙，但能屠狗不屠人。

话说赵虎臣夫妻那日被庞家的兵马围住，忽见远远标灯大书“杨府”两字，后面又是一支人马追来，冲散了阵势，庞兵都不见了，那时两人就借这灯光，一直走出战场。赵大嫂道：“官人，我和你脱了重围，不知凤奴同姑丈如何？”虎臣道：“我们一边走一边寻便了。”正在行走，忽见一人一骑隐隐的走来，虎臣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来者是谁？”答道：“小将赵凤奴。”虎臣哈哈大笑道：“贤妹，愚兄同你大嫂在此。”凤奴同兄嫂把大家被困的话讲了一会，虎臣道：“不知妹丈可曾脱出重围？”凤奴摇头道：“不知。”大嫂道：“此处离山已是二三百里，我们且脱了甲冑，算为土民，方好再等救兵。”凤奴道：“这倒不错。”大家卸了甲冑，改作土民不题。却是：

干戈暂且权收拾，甲冑包藏为土民。

志存宋室忠良辈，尧庭指佞恨奸臣。

那庞丞相收住了人马，然后说道：“侄儿，我想费尽心机，使这个神通，已是十全的妙计，稳稳拿住的了，谁道旁边冲出一支人马来，把我们的兵马冲散，那呼守勇想是混出营头，不知又往那里去了？众将官，冲来这支人马究竟那里来的？”众将道：“启上太师爷，昨晚临阵之时，小将以为得计，忽见旁边冲来一支人马，灯上写的‘杨府’两字，被他杀得昏天黑地，七颠八倒，想是呼家子趁此走了。”丞相道：“既然灯上写的‘杨府’，必定是呼守信借来的杨家将，速令三军且到太行山一路追去，必然拿获他兄弟两个。”那四虎奉了将令，星飞追往西羌去了。却是：

凭他妙策难逃网，管取头颅献玉皇。

且说赵虎臣被庞家火烧了山寨，杀得抱头鼠窜，东三西四。幸亏有一支人马到来，救他出了重围，且喜他凤奴妹子倒也足智多谋，大家卸了军装，扮做了乞儿，日间沿途求讨，晚间古庙安身。虎臣道：“我想此非久计，不如仍回故里再处。但不知妹子、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凤奴道：“哥哥尊见极是，古人说得好，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”大嫂道：“既是这般，何不就走？”

那三人就此晓行夜宿，不觉已到五霸山了，那晓山旁冲出一班喽罗，拦住去路，又有五个头目赶来说道：“俺等叫扳着天钱富、小霸王李兴、滚龙球吴大海、独角犀金胜、飞天鹏任大羽。”那五个头目各带一根齐眉棍，喝道：“汉子休走，快把姣姣留下，你也好在此享些受用。”那虎臣听了大笑说道：“好大胆的毛贼，你快快送些金银与俺做个盘费，若不送来，你休想在这里称霸。”那五个头目怒道：“也罢，不战不胜，且与他决个输赢，汉子看棍！”这五根齐眉棍一起打下。虎臣架住了棍子，心里一想，且诈败过去。那头目逼住虎臣，举棍打来，虎臣趁势

抢将进来，夺了一根棍子，打将过来，把那扳着天钱富一棍打死。那四个头目见扳着天已死，他们心里想道：“我们不如拜伏了吧。”大家跪倒在地道：“小可们不识英雄，多多有罪，如今大哥哥扳着天身死，求英雄在此做个寨主，小可们同这部下喽兵甘愿听令。”那虎臣同妻与妹商议，凤奴道：“哥哥，既有此说，应允何妨。”虎臣道：“你们愿听俺的命令么？”头目道：“小可们愿在大王麾下效力。”虎臣道：“也罢，俺且在此做个寨主。”那头目们听他允了，即传齐各部喽兵披挂去迎赵大王升帐。虎臣同了妻与妹上山，吩咐众喽兵免参，着头目进见。四个头目一齐参见，虎臣道：“这里共有多少人马？多少钱粮？细细说与孤家知道。”头目道：“启上大王，这里有五霸，部下有二十名校军，二千外人马，钱粮约有两年多些。”虎臣道：“古人云：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今孤家在此，少不得俺的夫人妹子，逐日总要比试。你们四人既在孤家麾下，做个总监军罢了，那钱粮不足，不可害人性命借来，违则惟你监军是问。”那监军把大王的号令，吩咐各部人马，奉令依行，果然：

图王霸业非我愿，孝义堂前集众英。

且说王金莲与呼公子成亲才半载，公子走后，金莲想起：“自从被庞贼领兵追捉公子，害得我夫妇分离，如今不知怎么样了？”金莲正在思想，忽然肚中疼痛起来，那翠桃看见小姐疼痛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只怕今日要分娩了，待我报知员外、院君。”翠桃到里边说了，回到房来，只见小姐睡熟。那小姐梦见一位金甲神从天而下，正要看是何神，忽又一阵大痛，睁眼一观，呀！原来睡在这里，方才却是一梦。又是一阵紧痛，喜生一位小官人，那翠桃抱来一看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官人生得鼻直口方，声音响亮，与公子面貌一般的，小姐与公子伶伶俐俐，自然生的小官人也是清清秀秀，若是龌龊龌龊的父母，必定生个邋邋遢遢的儿子。”那翠桃同小姐在里边抱着小官人，好不快活。

那晓外边这些田夫们见王员外家火起，急急赶来相救。员外听说后面火起，急唤翠桃出来相问，那翠桃道：“方才小姐肚痛，幸喜生了一位小官人，小婢正来报员外、院君知晓。里边并没有火光，那小官人出世的时节，房里不过有些香气，那里有什么火光？员外睬他则甚？”那员外听说小姐添了小官人，心里十分快活，来到外边说道：“各位高邻，舍下并未失火，方才小女生了一个小官人。”那些乡邻听说员外添了外孙，众人齐道：“员外恭喜，这位小官人长成，必然是个大器，我们惊动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多承各位问候。”众人各自回家，却是：

从来将相原无种，天怜忠孝降麟儿。

那员外、院君晓得小姐生了一个小官人，十分欢喜，来到小姐房里恭喜一番，抱那小官人一看，果然天庭高耸，鼻直口方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你生了这样的儿子，日后一定享他的洪福哩。”金莲道：“多谢爹爹、母亲。”员外道：“待我与外孙取个名儿来。”金莲道：“爹爹，那呼公子临去叮嘱，说道，生了个男的，叫他延庆便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女儿，方才你说呼公子，且喜没有外人在此，倘若人家晓得呼公子是王家的女婿，岂不是又要弄出祸来？如今叫他王延庆罢。”金莲道：“爹爹主见不差，竟叫他王延庆便了。”正是：

文身断发贡苞茅，不反南人格有苗。

竭力致身分次第，先供子职后登朝。

且说庞妃闻西宫刘妃娘娘已经怀妊，心里很不爽快，恐他生了太子，朝廷必然宠爱。庞妃正想间，那晓刘妃腹痛起来。那庞妃已令心腹太监翁贵买了一个女娃子进来。恰好刘妃正在临盆，庞妃假意殷勤看顾，一心要想调换。不道刘妃生了一个太子，被庞妃暗嘱了宫娥，调换了太子出去，就命宫娥寇直御将太子抛送御河便了。那寇直御不敢违拗庞妃，只得奉命依行。

来到御河岸边，将太子取出，细细一看，不觉掉下泪来。寇直御捧了太子，正在痛哭。忽听一声咳嗽，寇直御急将太子藏好，恰是陈太监走来，见那寇直御女在金水河边，上前问道：“寇直御女，你在河边则甚？”寇直御道：“陈公公，不要说起，庞娘娘调换了刘娘娘生下的太子，教我拿来送入河内，我不忍将好好一个太子弄死，所以在此悲痛。”那陈琳听了，倒是一吓，说道：“寇直御，此事断不可行，况皇上晨夕想生太子，岂可弄死储君？”寇直御道：“我原是一般念头，为此啼哭。”陈琳道：“寇直御，咱去也，古人说得好，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况这个庞娘娘何等厉害，咱不要惹出事来。”这教：

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双手撇开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门。

陈琳说了这话，回身就走。寇直御一把拖住，说道：“陈公公，你若不与我想个方法救这太子，还想做宋朝的太监么？”陈琳道：“寇直御，依你便怎么？”寇直御道：“依我想个法子，救了太子的性命。”陈琳道：“不依呢？”寇直御道：“公公不救，我们大家死在河里便了。”那陈琳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他不过一个宫娥，也知大义，难道咱是仁宗皇帝的得力太监，倒不如个女子？”说道：“也罢，待咱把这太子藏在身边，且到园内采了桃子，一齐送到八王爷府中，那八王爷最是修善的，待咱细细与他说明，再无不依。”寇直御听了大喜，遂将太子交付陈琳。

寇直御一径回宫，来见庞妃，说道：“启上娘娘，这事办过了。”那庞妃道：“你须秘密些儿。”寇直御应道：“晓得。”庞妃自言自语道：“一计操成真妙策，万千辛苦乐今朝。”

且说陈琳被寇直御将太子托来，心里好不担忧，不免采了几棵桃子，竟往八王府去。陈琳想了一回，来见王爷说道：“咱奉旨进桃，与王爷庆寿。”那八王开盒一看，只见盒内有一个孩子，八王就查究起来，陈琳把缘由细说，那八王细看这小孩子，却与仁宗相似，说道：“陈琳，你既送来，说话须要小心。”陈琳道：“理会得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守信哭别杨令婆 五郎助战五台山

太行回首望秦关，未卜家乡几日还。

今日拜辞唯有泪，不知风景在何山。

且说呼守信自从太华进香，又来到太行山，见了老令婆，又见了舅母、姨母、嫂嫂，一住就是三年，心想：“承他们再三留住，教我兵法，光阴过得好快啊，时常想起家园，外婆只管叫我耐性，说什么免祸，始终未解其意。那八角琉璃井内的水，也曾吃过几杯，这长生诀可惜尚未学全。”守信正在思想，忽听一声炮响，震得地动天摇。却是为何？只见家将飞奔上山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不好了，听说朝廷差了庞太师，领了三万人马，把一座太行山团团围住，说来搜捉公子哩。”守信听说，吓得魂魄俱消，问道：“朝廷何故拿我？只怕你听错了。”家将道：“听得明明白白，一些不错。”守信道：“你再去探来。”家将重又探听去了。

守信急往里边，见了老令婆，说道：“外祖母，不好了。”令婆道：“孙儿为着何事？”守信道：“方才家将报来，说道朝廷差庞丞相领兵围了太行山哩。”令婆道：“你可记得同守勇出猎回家，打死那庞集的儿子之事？后来庞多花做了贵妃，就寻你爹爹的事，把一家三百多人，尽遭涂炭，唯逃你兄弟两个，不知你哥哥逃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提兵四处追捉。”守信听令婆这番说话，一交跌倒，令婆倒吃一惊。幸喜八姐、九妹在旁，扶了守信起来，说道：“孩儿醒来，你切莫悲苦，须定出个计来才是。”守信道：“甥儿原想会见了哥哥，商议个计策，那里晓得弟兄南北，教甥儿独力难施。”令婆道：“你也不必啼哭，量你哥哥必在新唐。如今庞兵虽围山下，你且拿了这一根生铜棍舞下山去，待我吩咐八姐、九妹送你下山便了。”守信道：“多谢外婆。”话毕，就拿了铜棍，作别下山。那八姐、九妹各取了双刀飞舞，一齐赶下山来。只见：

旌旗耀日张威武，甲冑如云布满前。

那八姐、九妹见了庞家的阵势，心里顿生一计道：“公子你且慢走，待我们先去与他厮杀，你看我们势欲败走，他家必来追赶，你就乘势逃出营头去罢。”守信应声领教，称谢不已，那两员女将不问情由，竟一直杀进庞营去了。

牛虎正在帐中与龙虎兄弟商议追捉呼家两个儿子，谁道前营里人声沸腾，不知为何？忽中军报道：“外面有两个女将，冲杀进营，必须将军抵敌。”龙虎听说，提枪就走，大喊一声：“谁敢来受死？”那姐妹听了大怒，舞刀飞砍，龙虎疾忙架住道：“你不将呼贼献出，还敢冲犯天兵？只怕这座太行山不能姓杨了。”女将道：“你这奸贼，休夸大口，看刀罢！”龙虎挺枪直刺，战斗三十余合，那女将拖刀败走，龙虎兄弟领兵追赶，守信乘机冲杀过去，却被毛虎看见，就拍马追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小呼！你还不快来受缚，要想逃到那里去？”守信想来不能逃脱，只得举棍就打。毛虎道：“兄弟快来。”那庞兵看见他沙场决战，急报到营，说道：“此刻大将军与山上下来

的一将大战了二百余合，只怕是反贼，看来三位将军会战，可能获住，不然，恐难相敌。”那庞牛虎、龙虎、飞虎听说，一齐上马冲来。守信在阵中望见，倒唬得毛骨悚然，只得与他泼战，心想：自古道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想必我呼家只好靠天的了。却是：

死生由命不由人，拼得微躯报二亲。

杨家未备三军令，难破重围降救星。

且说那五台山的和尚杨五郎，自从上山做了和尚，不道已是数年，心想拜别师父，到太行山去探望母亲。那五郎见了师父说道：“徒弟想回太行去，望望母亲就来。”师父道：“你要回去倒也不难，只恐你的性子全然不像出家人。”五郎道：“师父，如今徒弟的性子比前大不相同了，蒙师父这般化度，弟子亦知五戒三规。”师父道：“既如此，须速去速来，常存佛在心头，不可少懈。”五郎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徒弟去了。”师父道：“且慢，我有偈言四句，汝须切记。偈云：

酒能乱性，色是败真。

财乃致命，气动杀身。”

那长老说完了这四句偈言，回身进去不题。杨五郎就拿了禅杖，背了包裹，兴匆匆下山一望，道：“好爽快也，这几年俺在山上做和尚，何曾有一些儿酒肉到口，熬得个身子小了一半，你道苦也不苦？幸亏今日俺的命不该绝，如今倒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吃他个爽快哩！咦！那里鸣金掌号，待我看来。”五郎上山一看，道：“好奇怪，见一个将军在那里大战，啊哟！不好了，你看这一员将，被兵马围在里边了。”五郎看得怒气直冲，就拍马追来，抡起那根禅杖打将进来，呼守信也就乘势杀出了重围。那庞家的兵将被这和尚拍马冲来，倒杀得天昏地暗，众人道：“难道他也是呼家的羽翼？这个和尚却是十分厉害。闲话休题，且收了残兵再作理会。

且说五郎见那将军乘势杀出，他就飞马赶上道：“将军休走，俺不知你姓名，在此则甚？”守信道：“俺乃后山呼家将的世子呼守信，从太华山进香，母亲教俺往外婆家去来。”五郎道：“你外婆在那里？”守信道：“俺外婆是太行山老令婆。”五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我的外甥了。”守信狐疑未信，五郎道：“俺就是老令婆第五个儿子，在五台山出家的杨和尚便是。”守信一想道：“呀！原来是五舅舅，如此请上，待甥儿拜见。”五郎扶住守信的手，说道：“甥儿少礼。”那舅舅正在相叙，恰杨家一班寡妇追来，看见五郎同守信叙话，一齐上前相见，将守信受屈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大家上马回山。众寡妇道：“叔叔，我们先回，你送外甥一程罢。”守信道：“多谢众位舅母、嫂嫂。”五郎送了十里，守信拜别和尚，各自勒马前行。诗云：

杨柳东门树，青青夹御河。

近来扳折苦，应为别离多。

且说五和尚回山，见了令婆，说道：“孩儿从五台来，今日救了一个将军，正在查问他，恰好众位女将军都在阵前助战，后来说起缘由，孩儿才晓得是呼家外甥。”令婆道：“五郎，我想庞奸贼，只怕不肯退兵，还要上山来搜寻哩。”五郎道：“母亲休恼，待俺去与他讲究，不怕他不退兵回去。”五郎提了这一根防身的禅杖就走，令婆晓得那五郎的性子最躁，就一把扯住道：“凡事不可任性，总要定了主意，与他抵敌才是。”五郎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且定了主意，再作理会便了。”自古道：

君王有道臣民乐，无道之君可奈何？

那庞家四虎与这两员女将正杀得十分热闹，又将呼贼围拢，正拿住他，那晓又被和尚冲将过来，杀了半日，好不厉害。众人商议道：“那晓得这个和尚就是征西时杀了无数大将，回到五台山出家的杨五郎，偏偏我们晦气，撞了他来杀得这般苦恼，怎么好去回覆？”牛虎道：

“不妨，只说已有了呼家的踪迹，必得再添精兵五千，方可前去擒拿呼贼。”龙虎道：“好计策，明日竟去请兵，不必提起今日的事了。”那四虎商议已定，就吩咐中军，前往京师请兵不提。

那晓这五郎和尚，拿了禅杖，赶进庞营，大喊一声：“奸贼在哪里？还不退兵逃命，想是要俺动气才走？”话未说完，禅杖已经飞舞，吓得这些兵将东奔西撞，那四虎在中军帐里，都是伸头缩脑，不知这个和尚赶来做甚，龙虎道：“兄弟不要管他，我们一齐出去，看他如何说法？”牛虎道：“哥哥讲得极是，我们大家出去。”那龙虎兄弟来到外边，五和尚见了庞家四虎，抡杖就打，吓得四虎口里喃喃齐道：“望师父慈悲。”和尚道：“你们既要俺慈悲，还不起营快走？”四虎即传令三军，作速收拾拔寨。牛虎道：“我们收了兵马，也不必别处再屯，教他们离京二三十里住下，等我们与太师请了兵，同他一齐进赶，以为何如？”龙虎道：“我弟言之有理，竟是收兵进京去罢。”和尚看见他吩咐拔寨，就拿了禅杖回山不题。

且说呼守信一路行走，想我这位五舅倒也骁勇，不是他这场泼战，俺今日焉得到此？呀！此处为何尽是皮帐，莫非是西凉界上了？不免少坐片时再走，有何不可！守信跳下马来，把身子抖一抖，便觉有些困倦，且在此打个盹罢。咳！我呼守信今日才晓得苦恼，果然：

跨马自知皮肉瘦，解衣才见箭瘢多。

话说有个齐国宝，乃杨家将的花花太保，因同十二寡妇征西失队，流落西羌，且喜在这到团了一班人马，自称定天山的寨主，倒也快活，只落得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夫人脱氏，所生一男一女，孩儿名唤齐雄，武艺倒也十分骁勇，年方十八，娶邓氏三娘为媳，喜他一对夫妻，都是武艺高强。女儿月娥，年交十六，生得十分秀丽，果然佳婿难求。这脱氏夫人，精通韬略，每日教儿女习演武艺，愈加精熟。且喜那日天气晴和，国宝又闲暇无事，不免请了夫人、小姐同往教场操演一回，有何不可。说犹未了，随吩咐侍女去请夫人、小姐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齐国宝大演阵法 老夫人擂台选婿

尘饭涂羹旧话填，或言坚壁或开边。

新奇暂赏刍荛策，谋事由人成事天。

且说齐国宝请了夫人、小姐同去观兵比武，三军齐集营门伺候。那国宝同夫人、小姐上山下山，军兵拥护前后，一路行来，好不威风。国宝道：“夫人，你看前面柳绿桃红，半天鹤唳，西羌风土不弱中原。俺在此数年，集兵数万，垦地千顷，也不枉做定天山的寨主，时逢庆会，满殿嵩呼，比那大宋皇帝倒觉快活。”夫人道：“大王，今日一路而来，果然此间山色比西夷不同。”国宝道：“前面是那了？”都管道：“启上大王，前面是演武场了。”国宝道：“既如此，吩咐扎下了营。”都管道：“大王有令，在此扎营了。”说声未了，军兵盘扎下营，国宝同夫人、小姐下马升帐。

忽有一匹带鞍子的五花马飞跑过来，大王即问管马军：“你在孤家帐下管的什么马？鞍子也不去掉。”那管马军道：“启上大王，这马委实不是我们的。”大王道：“不是我们的倒是天上掉下来的？”管马军道：“启上大王，这马只怕是放草的。”国宝道：“胡说，孤家在此数年，从没有大胆的人敢来放马，据你说来，明明有奸细在此，快去拿来见我。”那管马军奉了大王将令，来到前营，把话细细说了一遍，大家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同去找寻，倘然果有奸细，拿来也好请功。”这些将士四处寻获，只见青草齐倒，众人心想，莫非奸细躲在草内也未可知。那些将士近前细看，谁道一只猛虎跳将出来，吓得那些将士个个魂飞魄丧，都说道：“大王！不好了，方才有鞍子的却不是马。”大王道：“不是马倒是牛？”将士道：“不是牛，却是一只猛虎。”国宝听说是虎，心里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若说青草里有虎，孤家倒要去看。”于是坐了一匹白马，军兵紧随后面，来到了草间一望，不见有什么虎，国宝就往草边细看，只见一个年少的英雄睡在草里，你看他手里拿了一条棍子，想必是奸细了，待孤家盘问他一番，便知明白。国宝大喊一声：“汉子，你在此做什么勾当？”

守信听得耳边喊叫，睁眼一看，只见许多官兵，心里好不着急，只得硬了头皮，说道：“老将军尊姓，镇守的是什么地方？”国宝道：“俺乃太行的巡军太保姓齐，在此做定天山的寨主。”守信道：“失敬了，愿大王听禀，俺是大宋皇帝的功臣呼延赞的孙子，因父王呼得模为了金鞭执法，见庞妃僭用了曹皇后的銮仪，父王要他换用，那晓庞妃不从，俺父王怒执金鞭要去打这庞妃，却有内监陈琳再三劝止。谁想这庞妃不思僭越违制，反在朝廷面前奏说俺父王打妃骂君，不久就要兴兵灭宋。那仁宗轻信妖妃谎奏，一时怒发，就差妃父庞集领了校尉到俺府中，抄斩一门三百余命。俺兄弟两个蒙爹妈再三令俺兄弟逃出，原谓报复此仇，那晓逃出后，庞贼又领兵四处追捉，吓得俺兄弟分飞，不知何日会面图报此仇。古语云：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

全抛一片心。俺见大王重义，敢不剖心实告。”国宝道：“说起来，就是呼老将军的令孙小将军，但不知今后往那一方去？”守信道：“大王有所不知，目下是：

水面浮萍随浪去，何分南北与西东。”

那国宝听了这两句，想起流落西羌的日子，说道：“将军若不嫌弃，请到山寨谈讲谈讲，且憩息几天，再作计较何如？”守信道：“承大王如此大恩，教我从那里消受？”国宝听说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我只讲一个义气两字，凭它到那里都可去得。”守信道：“既蒙大王恩义，敢效执鞭。”国宝道：“太言重了，呼将军请上马。”国宝也跨上雕鞍，径回山寨。守信远远看一位头戴雉尾的小将迎道赶来。守信道：“大王，这位小将是谁？”国宝道：“这是小儿齐雄。”那少年闻言下马施礼，国宝把守信一家受屈的事，细细说与齐雄知道，那齐雄听了，不觉怒上心来，说道：“爹爹，若是这般说起来，忠臣受屈无伸了。”国宝道：“不要管他，我们且到营寨里去细讲。”古人说得好：

从来好汉惜英雄，狐兔皆悲义侠同。

君王无道听奸佞，屈杀清忠忘大功。

国宝已经吩咐摆宴，款待呼家将军，一面打发中军下山去接了夫人、小姐回寨，那中军奉了大王的命令，接了夫人、小姐上山进寨。那女侍见书房里有一个俊俊雅雅的英雄在那里吃酒，倒也奇怪，心想，待我去与夫人说知，便知分晓。女侍来到里边说道：“夫人，今日大王替小姐招一个女婿，在书房里边吃酒哩。”夫人听说，又去告诉小姐，小姐并不瞅睬，心里甚是疑惑，悄悄的唤了女侍，同到屏后看了一回，转身来坐下，又呆想了半日，咳！那得这样好人品，就与他做下夫妻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但看人品却好，不知他才技如何？我爹爹如何讲说，就把奴许了？

那晓国宝正在道问，月娥方听明白。只见国宝问那英雄贵庚，守信道：“今年已是十八有余。”国宝大笑起来道：“将军长小女两岁，愿结成婚姻，但不知呼将军意下若何？”守信道：“多蒙大王抬举，把小姐终身托付与我，须待俺去寻了哥哥，先将父母之仇报过，再来求亲便了。”国宝听说，沉吟细想：“莫非他不肯攀我女儿，故把这话说来我听，也未可知。”随说道：“呼将军，方才这话明日商议。”守信乘此谢酒安睡。国宝来到里边，与夫人商议。齐雄进房，那邓氏三娘道：“今日请的是谁？”齐雄道：“今日请的呼延赞的孙子呼守信。”邓氏道：“请他则甚？”齐雄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就是今日巡山观兵的时节见了一骑有鞍子的花马跑来，那时父王查问不出，令军士巡查，报说一只猛虎眠在草里，父王不信，亲自往看，才见那呼守信睡在草中，并没有什么猛虎。父王的心里就想他日后必是个大人物，故此唤醒了他一同上山，让他细细的把庞家害他家缘由说了一番。父王欲将月娥与他。”三娘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去恭喜了来。”齐雄道：“虽然讲过，还未定准。且等明日定准了，去恭喜未迟。”三娘道：“如此且睡，明日再作理会便了。”语云：

世间千万惊奇事，磨折多番出类群。

且说齐月娥来到屏后，听得父王在那里对这位英雄说道，小女少将军两岁，愿与将军匹配，真正难得。你道这位将军怎么回我爹爹？他说报过了父母的仇，然后再来求亲。月娥想，听他这般说法，你道气也不气？难道结了亲，就报不得仇的么？他明明在那里推托！不要讲他，且进房去罢。那月娥回房长叹道：

不是姻缘莫问亲，那能红叶去传情。

徒望老人来月下，休题石上订三生。

邓三娘到了次日，抽身起来，竟往里边，见了月娥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今日的面孔上好象有心事么？”月娥道：“嫂嫂，我心事却没有，只是听得爹爹向那呼家的后生提亲，倒被这后生推脱，嫂嫂，你道气也不气？”三娘道：“怎么推脱？”月娥道：“他说报过了父母的仇，然后再说那对亲的话，岂不是被他推脱？”三娘听说，细细想一想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用着恼，我有绝妙的计策在此，不怕他不来求我。”月娥道：“既有妙策，倒要请教嫂嫂。”三娘道：“我们去向我公婆商议搭起一座擂台来，张挂些榜文，择了日子，我们一家儿都到台上，少不得这些有武艺的，都要来比试，只怕这姓呼的见了姑娘的容貌武艺，他要来求我哩。”月娥道：“好妙计，果然足智多谋，自古道：有志妇人胜似男儿。既如此，闲话少说，且同嫂嫂去与爹妈商议起来。”正是：

春风吹得园林茂，蛱蝶穿花绕苑墙。

那月娥同了三娘来见爹妈，道个万福，国宝道：“女儿媳妇出来何干？”三娘道：“闻公公昨日与姑娘对亲的话，儿媳倒有一个计策在此，故尔特来商议。”国宝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那三娘把这擂台选婿的话细说了一遍，国宝听了大喜，即刻吩咐军兵搭台，一面挂起榜来，招集群雄，在擂台比试。那些军士奉了大王命令，齐往山下，纷纷嚷嚷，不多一会搭起一座擂台，顷刻间灯彩齐全。那正管军吉屹罗飞奔上山禀见，说道：“正管军启上大王，擂台已经完备，榜文已挂台前了。”国宝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乃黄道良辰，早早传集军兵，伺候夫人、小姐上台比武，不得有违。”那吉屹罗领了大王将令，来到山上，晓谕这些前军后校，各各欢喜，不胜快活，大家专等明日伺候夫人、小姐上台，看他们比试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齐月娥擂台比武 呼守信别妻访兄

年少离家受苦辛，剑囊空佩未邀勋。

昔日功臣今受屈，亲仇未报暮云生。

却说齐国宝为了女儿月娥婚事，高搭擂台比武，来选东床。此时红日已升，那国宝来到里边唤起夫人女儿，妆束起来，那月娥小姐已是妆束完了，这些使女与小姐一样妆束，你道怎生打扮？

头上高飘雉尾，身穿红锦绣衣，罗裙低系，金莲似铁，双剑如飞，将军不敢近，神鬼皆逃避。

那齐国宝同了夫人、小姐跟了一班女从，都来到台上，那管军力士一齐来到台前参见。国宝就令管军把珠灯彩球都要张挂齐备，四面都要扎营。管军奉令，吩咐力士把灯彩张齐，营伍完备。国宝又令四路管军领兵暗伏，倘有人敢在台前喧嚷，立即擒住了他，拿来见我。那四路管军力士各各奉令把守。诗云：

今日雄才施技勇，擂台比试选东床。

那齐国宝为了女儿月娥招婿，搭起这座擂台，挂了榜文，就有多少勇士齐到台上来比试武艺，倘然中选，也显得英雄盖世。

却说西番单于的儿子叫做单于吉，年尚十七，生得面青发红，手似钉钯，听说齐国宝擂台选婿，那单于吉也想中选东床，出厅见父亲禀道：“父王在上，孩儿有话禀明。”单于道：“我儿有话，且说来为父的听。”单于吉就把擂台比试的话细说了一遍，单于听了大笑，说道：“定天山齐国宝的女儿，那个不晓得他的将才？你如何去得？”单于吉道：“爹爹放心，孩儿若去包管中选。”单于道：“我儿既要去，须得见机才好。”单于吉诺声道：“是。”就带了勇壮家将二十名，同往定天山比试。诗云：

年少辞家独出群，金鞍宝马去邀勋。

一枝百年姻眷好，英雄盖世古今闻。

且说呼守信在定天山，远远听见人声如沸，金鼓喧天，不知何故，守信正欲来问，恰好都管军走来说道：“呼将军为何不到山下去打擂台，倒在此间闲耍？”守信道：“打擂台则甚？”管军道：“为小姐招亲。”守信听说小姐招亲，心里想道：“向闻月娥貌似西施之美，不免踱到台前观看一番，有何不可？”正是：

日高三丈群英集，齐望台间美玉真。

那月娥吩咐女婢往台前高叫道：“俺奉小姐之命在台上赌胜，如有不怕死的，请上台来与俺比试。如果胜俺，好与小姐亲自比试，胜则与他花烛。”道犹未了，那晓闪出一个和尚，上台

喊道：“俺乃外国和尚石头陀在此，与你们小姐比试。”那女婢见了这个头陀，心里好不着恼，即使武艺高强，怎么与小姐成亲？那晓月娥在里边见这头陀生得恶状，倒在此撒泼，怒道：“待俺打他下台去。”月娥走出台前大骂：“秃驴，你来送死罢！”那和尚见了月娥，就呵呵大笑道：“你休得夸口，只怕洒家这一拳也够你受用了，劝你不如快与洒家做亲的好。”月娥听了大怒，使出一路长拳，那晓这和和尚纵上台来，被月娥一个双飞脚踢将过来，那和尚就一个斤斗摔下台去，引得一众英雄拍手大笑道：“你看，金刚这样的胖和尚，原来是纸糊的！”那晓单于吉也就纵上台来，喊道：“俺西番单于的三太子在此。”月娥道：“呸！你像个什么东西，也来送命。”太子听了，怒上心来，就飞纵上台。月娥摆一个金鸡独立势，打将过去，那太子连忙一躲，也摆个猿猴献果势打来，月娥就乘势打去，那太子一个斤斗跌下台来。

守信看得火气直喷，跳上台来，把眼睛谷碌碌看了一回。月娥也是暗想：“这人好象那姓呼的一般，不免待我叫他一声，看他如何？”月娥道：“小将军，你何苦也来送命？”守信道：“为将之人，从来不顾身命的，况俺乃呼家将的子孙，谁人不知！”月娥心里已是明白，假意把两拳擎起，做个扑天雕舞势打来，守信乘势踏进，破了这势，月娥又摆一个蛟龙舞爪势，守信就钻将进去，一把抱住，那月娥低低说道：“冤家松抱些。”守信心里好不喜欢，只得放手，挽住了一根鸾带。正要一同回营，忽见台下这些人儿说道：“快走，那边兵马杀来也。”守信听了，心中好不犹疑。

忽听巡报说，西番单于吉领兵围住，要抢小姐，亏齐雄小将同三姐在那里征战，不能取胜，要请小姐去助阵。守信不问情由，提棍飞跑，见了单于吉就拦头一棍，恰巧中了肩膀，跌闷在地。那些将弁见太子如此，说道：“不如收了器械，扶了太子起来去罢。”那单于吉道：“啊唷唷！好厉害，快回西番去。”单于吉领兵起身去了，齐雄同三姐、守信一齐上马回山。这教：

姻缘巧遇呼家子，中选成亲齐月娥。

那月娥自选中呼郎，就同了国宝夫妻上山，国宝道：“女儿选中了呼守信，为父的也称心了。女儿你且到房里收拾打扮，待俺端正花烛，请呼郎与女儿成亲。”国宝吩咐这些力士，将灯彩挂好，快唤乐工候相，今日黄道吉辰，与小姐完成花烛。国宝因月娥中选东床，不胜快活。那呼守信想起哥哥守勇不知流落何方，爹妈被庞贼父女所害，冤死一家儿性命，此冤何日伸雪？想到其间，令人心痛。这是：

父母劬劳恩似海，沉冤何日与亲伸？

且说齐月娥与守信成了夫妇，已经两月，齐月娥向呼守信道：“我看你终日愁眉不展，却是为何？”守信将爹妈含冤的话，说了一遍，月娥听说，不觉掉下两行珠泪，说道：“公子不必心痛，我去向爹爹商议，招些人马，也去杀他满门，就伸雪了公公、婆婆一家儿的深冤了。”守信道：“但得如此，就是九泉冤苦亲魂亦感激不浅。”月娥道：“公子，古云：父母翁姑，亲恩无二。不免同去与我爹妈商议便了。”却是：

且看翡翠兰苔上，欲掣鲸鱼碧海中。

话说呼守勇一路行来，过了许多峻岭，看此处山色与中原无二，人物恰是不同，面上好似有漆，身上臊腥，穿的羊皮，耳上倒挂大圈，问他名姓，也不知他说的什么。恰好有一个年老的走来，守勇就上前问他，他说是新唐国差来，查点马匹到此，不然也不到西凉。守勇道：“这里到新唐还有多少路程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这里到新唐只有三天了，想是你要去么？”守勇道：“正是。”老者道：“你到那一个府第？”守勇道：“俺不到府第，要到王府去的。”那老者听了又道：“小英贤，你怎么好到王府去呢？”守勇道：“那新唐国的主公就是俺祖呼延赞的妻舅马化凤，

他当初原想在中华做一个藩王，因出了赵匡胤，做了宋朝皇帝，他就到新唐国来做了个番王。那大世子马韬就是俺父王呼必显的表兄。”老者道：“小将军原来是马千岁的亲戚，如此失敬了。”守勇道：“你在新唐做什么？”老者道：“不瞒小将军说，俺在新唐，蒙千岁容我做了一个查马军，所以到西凉查马，今日幸遇小将军，说起又是千岁的亲戚，俺真正有造化。”守勇道：“前面是什么地方？”老者道：“就是新唐了。”守勇一望，心中大喜：“我道新唐怎样，原来与中华不相上下，两国的城垣宫殿都一样。”

守勇正在观看，只见前面许多官军太监，摆队行来，那老者道：“小将军，快请回避，前面花花公主驾来也，另日再会罢。”言犹未了，那老者就拍马飞去。守勇只得回避，公主在马上飘然过来，守勇伏倒草内偷看了公主，心里想道：“只说中华人物丰采，谁道番邦女子倒比中华更美，方才马上的公主岂不是绝色？就是这些女侍也有几分姿色。”正是：

休说中原有美女，谁知番国胜西施。

那呼守勇看见花花公主驾已过去，就立起身来，心中想了一会，不知公主到那里去。守勇正在那里心焦，恰好有一队武士经过，上前施礼问道：“请教列公，今日公主何往？”一武士答道：“今日公主到桃花潭去，因潭里出了一条大蛇，已经在这地方上吃了些百姓，俺国王故尔差遣公主前去看来。”守勇道：“桃花潭离此多远？”武士道：“不过三十余里。”守勇道：“噢，离此不远了。”武士道：“看你这妆束打扮不像俺新唐人士。”守勇道：“俺乃是大宋的呼家后代呼守勇也。仁宗皇上偏听宠妃妄奏，说俺爹爹欺君傲上、心怀反意，故尔将俺全家抄斩。俺为了伸冤报仇，到新唐国来。”武士道：“呼将军，你既要见主上，须向朝门上掌奏官讲明白了，他好代你启奏。”守勇道：“承列公指示，俺且到朝门上去，却也不错。”守勇别了武士，竟自一个望朝门而去。那班武士一队队摆列得齐齐整整，向桃花潭而来。到底这怪物如何利害，公主此去怎生擒拿，若问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花公主奉命擒妖 呼守勇新唐受吓

新唐公主逞英强，奉命歼除妖逆狂。

天姿映出桃花面，笑带芙蓉香柳娘。

那花花公主奉了国王的命，选了三百个雄兵，来到桃花潭住下，听那百姓讲这个妖怪好不厉害，到了日午将西，那河里就要翻风作浪，性命被他害得不少哩。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了一阵大风，河里顿翻白浪。公主就令番兵一齐放起炮来，谁想这个怪物全然不怕，在空中飞舞，好象要来吃人的光景。公主吓得浑身冷汗，就带了番兵勒马回宫，随见国王，说道：“孩儿领兵桃花潭去，计图扫灭那怪物，那晓这个怪物果然十分厉害，孩儿看见风浪大作，即忙传令放炮。那晓这怪物，忽地到半天里舞将起来，好象一条金龙向下飞来，势要吃人光景。吓得孩儿浑身大汗，料难抵敌，只得回宫，望父王赦罪。”国王听了公主的话，又见公主吓得这般模样，心下忧思。

到了五更时分，国王升殿，百官朝见毕。忽王门官上殿奏道：“有一大宋功臣之后呼延赞之孙呼守勇，有事奏闻殿下。”国王沉吟半晌，想起父王曾说，有位姑妈嫁给大宋赵匡胤的功臣呼延赞为室，因说道：“既如此，着他上殿。”即传旨召宋臣呼守勇见驾。守勇俯伏银阶，口称：“臣呼守勇祝愿吾王千岁。”国王道：“你既是功臣之后，先把家世奏来。”守勇奏道：“臣祖呼延赞，扶宋社稷，功显日月；祖母新唐马氏，只生臣父必显，世受国恩；母前山杨氏，老令婆之女，生臣兄弟二人守勇、守信。”国王道：“你今来此何干？”守勇道：“臣缘父母痛遭仁宗无道，宠妃庞氏僭欺正宫，臣父必显执先帝遣赐金鞭恐吓庞妃，不料庞妃捏词狡奏，宋主听妃之言，即差妃父庞集统兵围住府第，放火烧杀，毁我家口计三百三人。臣弟守信幸代母往太华进香，未逢惨毒。俺的性命，亏得爹妈逼俺从地穴里逃将出来，以便代亲雪恨。那晓逃命到今，历被庞家追捉，且喜屡遇救星，未遭杀害。今日到此新唐，得见千岁，以为万幸，伏祈千岁怜念至戚遭此惨杀，借给雄兵十万，剿灭庞贼父女，庶雪此仇，地府幽灵永沐洪庥。”国王道：“你既是呼延赞的子孙，把那御赐的金鞭来看。”守勇道：“千岁，难臣因被庞兵围捕，爹妈逼俺逃命，那里还想带这金鞭。”国王拍案大喝道：“你既是呼氏的子孙，岂能失带金鞭？明明是个歹人，将这番胡言哄弄孤家提兵与大宋为仇，岂不是个奸细！”令将校：“将呼守勇绑赴法场。”那将校把守勇正欲捆绑，班中有几个老臣奏道：“臣等愚见，千岁如将呼守勇处刑，还不如加恩免其死罪，令其领兵将桃花潭之妖逆荡除，以安百姓，可谓两全。”国王道：“卿等奏得甚妥。”即降旨赦了。呼守勇俯伏谢恩，却是：

几希一命入幽都，幸赖先灵暗保扶。

国王道：“今众卿保奏，说你既是呼延赞的子孙，必定有些武艺，金鞭虽然失带，将略决定

随身。孤家今日试你一试，就知明白，你今领兵三百，前往桃花潭去，除了这个怪物，你爹妈的仇，孤家自有商议。”守勇听了爹妈的仇自有商议的话，心里好不快活，疾忙谢恩退出，就上马加鞭，来到桃花潭，只见：

绿阴深处柳垂腰，隔岸桃花粉面姣。

河内无风波不起，鸟啼花笑寂无妖。

守勇看了一会，毫无踪迹，惟对天祷告：“弟子呼守勇因为爹妈一家三百三人惨遭庞奸杀害。俺弟守信代母太华进香去后，没有下落。俺今来到此间，几乎性命不保，蒙番官保奏，领兵来此除妖，惟愿苍天默佑，万圣阴扶。”守勇祷毕，不觉日渐沉西，但见微风细浪，河内好似迷雾一般。守勇道：“俺今日行事，乃奉国王之命，全赖众将官尽力攻击，倘能擒获，俺与众将计功。”那将校答应如雷，即忙整枪搭箭，各各齐备。那河中正在起风作浪，迷雾漫天，远远望去，云里好似有条金龙在内旋绕，势欲飞将下来，那将校见了，都是心慌意乱。忽听一声炮响，就呐喊起来，提枪的提了枪，射箭的扯起了角弓。那守勇提了一根铁棍，向前直冲，对着云里的龙道：“你这逆畜！难道不晓得俺是大宋的呼家将在此？还不快来受缚！”那晓道言未了，这逆畜张牙舞爪的飞来。谁想守勇的真灵也化现了一条青龙，与那金龙两下里盘旋。忽地里起一阵怪风，吹得眼睛都不能睁开，只听半空中一声大震，好似地裂山崩，抬头一看，依旧红日青天，众军道：“好奇怪！如今天上云也没有一片，龙也全然不见，方才明明是两条龙盘旋不了。”

众军正在疑想，忽小校报说：“前面哈都哩地方，天上掉下一根鞭在那里，咱要拿他，实在拿他不动。”守勇听说，也称奇怪：“俺去看来。”守勇到那哈都哩，见了金鞭，倒身下拜道：“金鞭金鞭，帝赐流传。”拜毕细看，果然是呼家之物，上面刻的“鞭赐御弟呼延赞，世世相承，勿忘朕意。”一面又刻：“勿论王亲国戚，文武朝臣，不遵规制，鞭死无情，金鞭铁面，代朕施行。”守勇收了金鞭，回到桃花潭营里，安息了五六日。那方百姓也不讲起妖怪，潭里也不生风兴浪了。守勇带领将校，来见国王，把领兵伏妖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那得鞭的话，又说了一番。国王听说，十分欢喜，接过金鞭细看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好，果然将军是呼氏子孙，不然那能恰巧就得？若说这鞭非将军得取，咱这里就要闹个不停哩。将军除妖辛苦，请到内书房安息，早晚便于叙谈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新唐国公主招亲 呼守勇坚却是假

才略应堪夸数公，只今方信有英雄。

喜看翡翠金枝贵，欲钓鲸鱼沧海中。

且说守勇自从除妖得了金鞭，见过国王，就请守勇到内庭将息几天，那守勇将这金鞭逐日在手中舞弄。一日，国王来到书房，守勇正舞得高兴，国王看了一会，连声称赞：“果然将门之子。”守勇回转头来，看见了国王，急忙放了金鞭，道：“难臣不知千岁到来，有失跪迎。”国王道：“咱家与山前杨氏、山后呼氏，原是世代的老亲，何必这般谦逊？”守勇道：“难臣承千岁如此抬举，也是叨祖宗的荫庇。”国王道：“前日的金鞭得手，这是你令祖阴空默助。将来贤侄必作栋梁之器。”那国王讲了一番叙亲的话，依旧回宫去了。这教：

相才还是将材高，万里江山一举劳。

皇封御弟呼家将，荫子荣孙穿锦袍。

国王来到西安宫，娘娘接了，千岁进宫坐下，说道：“孤家有一桩事与娘娘商议。”娘娘道：“千岁有何见谕？臣妾谨当领听。”国王道：“与娘娘商议，非为别事，因为公主年已及长，东床未选，孤家为此日夜焦思。前日为了桃花潭出了一个怪物，逐日在那河里兴风作浪，不知戕害了多少百姓。公主听了，一时气冲牛斗，领兵前去剪除。那晓得到了桃花潭，这怪物正在那里兴风作浪，那公主一看，好似一条金龙对着公主飞来的样子，吓得公主目瞪口呆。亏得她有主意，就急忙回宫，孤家心里甚为不安。幸喜公主近日身体安泰，孤家才得放心。”娘娘道：“人家为了儿女，父母的心肠都是这般的。唯有儿女的心肠待爹妈，只恐就不能够了。”国王道：“虽然如是，总要教导。”娘娘道：“那桃花潭的妖怪，如今怎么样了？”国王道：“娘娘讲起桃花潭，真正奇怪，那桃花潭里这个妖怪，亏得孤家的表侄守勇到新唐来见孤家，那时孤家就教他带了三百名番兵，往桃花潭去。守勇到桃花潭不多一会，河里就翻风作浪，乌云蔽日，云里有一条金龙飞舞，守勇喝了一声逆畜，云里忽又出现一条青龙与那一条金龙盘旋了半日。忽然大震一声，那里晓得就是宋太祖赐与孤家姑丈呼延赞老将军的这根金鞭。咱侄儿得了这鞭，那桃花潭里的风浪顿息，天上的乌云散去。又隔了几日，河里也不起风浪，百姓也不讲起什么妖怪。咱看那呼家表侄，将来必是个大人物哩。故此孤家有事与娘娘商议，咱想公主的容貌也好，武艺又强，年纪又是相仿。孤家欲将呼家侄儿做个东床佳婿。”娘娘道：“既呼家侄儿到此番邦，应请他到府中安歇，也该来见我。”国王道：“娘娘，那侄儿已在西书房住，因他平妖辛苦，咱教他将息几天，然后相见罢了，所以呼家侄儿尚未拜见。”娘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臣妾与千岁同往书房何如？”国王道：“这是极妙的了。”

那千岁同了娘娘即时来到西书房门首，内侍道：“呼将军，千岁同娘娘在此。”守勇听了，

急忙出厅迎接，口称：“难侄不知千岁与娘娘到来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国王道：“侄儿免礼。”

进了书房坐下，守勇拜见已毕，千岁开口说道：“孤家今日同娘娘到此，非为别事，一则念及老亲，二来见你人才出众，武艺高强，孤家欲将公主与你结个百年夫妇。”守勇道：“多蒙千岁与娘娘这般抬举，难侄岂敢？况公主是玉叶金枝，宫帏闺秀，难侄如今是丧家之犬，东奔西逃，不知将来如何下梢哩。”娘娘道：“呼家贤侄，你何这般推阻？将公主匹配与你，也是千岁重亲情的好意，将来新唐马氏与后山呼氏的亲，不致疏失了。”守勇道：“难侄已曾娶过王氏金莲、赵氏三姐。成婚未几，又被庞贼领兵追捉，亏得三姐与贼对敌，难侄乘势走脱，苟延性命，得到此间，皆二位侄妇相扶，未经被贼擒拿，以为幸甚。”

千岁道：“娘娘不必听他，咱们且进宫去，是有个道理。”那千岁同娘娘进了内宫，说道：“公主，你到桃花潭看见的什么金龙？唬得孩儿浑身冷汗，回宫倒病了几天。那晓这金龙，就是后山呼家将的紫金鞭。”公主道：“父王何以知之？”千岁道：“我儿那日从桃花潭回来了，恰好你表兄呼守勇到此，咱就差他到桃花潭去。谁知你表兄呼守勇一到，河里风浪大作，白雾漫天，空中金龙狂舞，后又有一条青龙，在云端里盘旋了一会，那金龙掉下地来，众人拥去看来，恰是一条紫金鞭。被守勇拾了这鞭，云已散去，风浪即止，百姓也不讲那妖怪了。”公主道：“这也奇怪，将来倒要与表兄相借这金鞭来试看一看。”国王道：“何必要借，孤家现在待黄道吉日，就要把呼表兄与公主完婚了。”公主听说，不觉腮映桃红，娘娘同公主随往里边更装去了。这教：

脱下罗衫换锦袍，宝髻高扳翡翠娇。

今日洞房香满院，专待仙郎度鹊桥。

那国王道：“今日是黄道吉日，与公主完婚，速速备了花烛灯彩，须要整齐。”一声吩咐，各官纷纷备办，等到良辰花烛，各官齐集宫门称贺。国王道：“众卿少礼。”令内监陈三千陪了众卿到御园饮宴，那乐工候相请出驸马、公主，拜了天地，见了千岁、娘娘，夫妻交拜已毕，随送入洞房去了。千岁道：“娘娘，你道呼表侄配的公主何如？”娘娘道：“果然配得不差，这对夫妻好象仙子临凡，还有什么比得上他们？”千岁道：“妙啊，没有什么比得上他们。”那娘娘同千岁得意洋洋，也回宫去了。那守勇把这庞妃狡奏，仁宗发怒，遣庞集领兵歼灭的话，讲说了一番，同入香房安寝。到了天明，双双来到内宫，拜见了千岁、娘娘，请过了安，双双依旧回房，两下里谈谈笑笑，不觉又是梅梢月上，鸳枕朦胧，怪煞金鸡报晓。却是：

御前初献紫罗衣，交颈鸳鸯卧碧溪。

南燕北来新洞府，蓬莱小院遇仙姬。

且说王员外想起招了守勇为婿，和女儿金莲成婚未几，不料就遭庞妃的父亲庞贼领兵杀来，把俺的庄子团团围住，要捉守勇去。亏得俺女儿同翠桃倒也有些主意，救了守勇。自从守勇去后，音信全无，不觉倒有十个年头了，俺女儿金莲时常想起了他，就要啼啼哭哭，俺与院君的心里好不懊恼。幸而有个外孙，叫做王延庆，今已十岁，倒也聪明，做娘的若是有些悲切，他就叫了翠桃一同在旁解劝，说道：“凡事总待孩儿长大起来，自有个道理，母亲若然苦坏，教孩儿怎么办？”翠桃道：“娘娘，自古道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小官人倒也讲得是，劝娘娘凡事要看小官人面上。”娘娘心里甚是明白，以后只把小官人长成，再作理会。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王延庆力解斗牛 老王禅顽石变虎

桂窟香生花萼楼，万方同庆是中秋。

倾城人看双牛斗，小小儿郎解斗牛。

话说王员外一日正与院君叙话，偶见镜中的形容，不觉鬓已将斑，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俺与你的年纪已是半百，苦奈膝下无儿，俺的心上，欲将侄儿嗣续宗祧。”院君道：“这个极是。”员外就立了侄儿为子，改名环字，今年十六岁，面貌却也富丽，就见了员外、院君，又见姐姐金莲，见了延庆，向金莲道：“姐姐，这个是谁？”金莲道：“这是俺娘的过继儿子王延庆。”王环道：“姐姐，这是兄弟了。”王环与延庆见了个礼。

一日，员外把延庆送进书馆里去，先生教他读书，那里晓得这延庆竟是个过目成诵的神童，先生甚是欢喜。一日员外正到书房，恰好看见延庆在那里舞弄枪棍，员外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弄他做甚？”延庆道：“这个才是文武全材，学会了它，也就是个武艺。”员外假意要去打他，谁知延庆一溜，出了庄门。忽见田里有两条水牛在那里争斗，延庆道：“不好了！俺家的豆麦都被他踏坏了。”急忙赶下田里，把这两条水牛的角一把扳住解开，对庄夫道：“你们拽了去罢。”那些看牛斗的人，都是伸舌摇头，这教：

老大无能看牛斗，不如员外小儿郎。

且讲那万花谷秀云岩有个道士，说是汉朝的一个宰相挂冠入山，姓王名禅，曾拜云中子为师，日诵黄庭，夜则蒲团打坐，每到天明采东方青气，参透了玄机妙秘，往来云汉。一日，西池王母大会群仙，那王禅在云头里看见了云中子驾云从西而来，王禅道：“师父何往？”云中子道：“今日西王母寿诞，大会群仙。”那王禅垂下云头，仍旧在万花谷秀云岩打坐。这教：

谈玄自有无穷妙，熟读黄庭参道机。

那云中子赴了群仙大会，回归洞府，只见武曲星官迁宫，云中子掐指一算：“咦！就是那年的魁罡星，降凡于复姓呼延为子，今年已交十余岁，应传法了，所以武曲迁宫。”云中子驾起云头，来到万花谷，就按下云头，叫一声：“徒弟。”王禅开眼一看，说道：“师父可是群仙会回来？”云中子道：“非也！”把武曲星迁宫的话对王禅说了，道：“徒弟，你须下山到王贵庄去，度了复姓呼延庆的上山，教授了他的行兵十法，然后送他下山。”云中子依旧驾起云头，回归洞府去了。王禅想起那王方平仙师的叱石成羊法：“待我试他一试，何不教他变了一个老虎，就好骑他到王贵庄去，岂不好么？”那王禅就对了这块顽石，把手在石上一摸，吸一口气道：“变！”你道这块顽石变的什么？谁想竟变一个猛虎。王禅就跨上虎背道：“快走！”一霎时已是王贵庄了，王禅道：“住。”这虎就歇在庄前。那庄前庄后的人，都唬得目瞪口呆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我们庄上有了老虎，性命那里还保？我们且去告知员外，多唤些庄夫，大家拿了家伙，筛起金锣来，

只怕唬得动他，也未可知。”众人拥到庄子里边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员外的庄门口来了一个极大老虎，员外快快唤些庄夫，带了家伙，我们大家到庄上，鸣金追赶，或则赶了他去，大家就好安逸了。”王员外听说庄前有虎，满肚疑惑，说道：“我们在此住了几百年，从未听说有老虎，莫管他，同你们去看来，再作理会。”

众人同员外到了庄前，员外四面的一看，问道：“虎在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好奇怪，方才这里明明有一个猛虎，想是员外出来看它，那老虎也怕我们追捉。”员外听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疑心生暗鬼，不听自然无，那里什么老虎？这是你们自己眼花了。”员外踱进庄门，来到厅上，恰好院君听说庄前有了老虎，慌慌张张见了员外，说道庄前有虎的话。员外笑道：“妈妈，你那里拾的马屁亭，我已看过，那有什么老虎？”院君听说，就回进房去。那金莲也闻庄前有虎，来见院君，院君道：“我已问过员外，庄前并没有什么虎，都是乡里人以误传讹的话，女儿不必惊慌。”这教：

人人见过田间虎，谁识王禅化石为。

且说王禅到了王贵庄前，就把那骑来的石虎伏在田间，那晓化成了一块顽石。王禅走到王员外的门口说道：“员外在府么？”门公道：“是那个？”王禅道：“特来拜访员外的。”门公道：“请少待。”到厅前看见员外，门公道：“员外，外面有个道人，他说特来拜访员外的。”员外细想，我没有什么相与的道人，既来拜访，且请他进来便了。门公来到外边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员外有请。”那王禅到厅，相见了员外，员外道：“师长从那里来？”王禅道：“特来拜见。”员外道：“大师贵处？”王禅道：“贫道是万花谷秀云岩。”

王禅正与员外叙谈，恰延庆走出厅来，员外道：“过来见了大师。”延庆奉命过来作了揖。王禅道：“好，这位是……”员外道：“是过继的。”王禅道：“可惜。”员外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王禅道：“可惜他在母腹中就遭兵戈扰攘，父子分离南北，须早早习些玄奥，以免目下之灾、他日之难，过了十六岁，得有父子相逢，夫妇重圆。若不早作主张，解除不及了，岂不可惜？”员外道：“请教大师，如何与其解灾除难？”王禅道：“小官人今年可是十岁出头？若交与贫道做个徒弟，传授给他玄妙，就有一切兵戈灾难也不碍的了，过后，依旧将小官人送还员外，你意何如？”员外听了，心里甚是惶惑：“若听了道人的话，就要把延庆领了去；如不听这道人的话，有什么灾难到来，又要抱怨及我。”员外一想，这话倒要与女儿讲的。员外道：“大师请坐，待老汉去来。”

员外走进金莲房内，说道：“女儿你可晓得，今日老父听了道人说起延庆，心中十分疑惑。”金莲道：“道人说延庆怎么？”员外道：“他讲，延庆未出母胎，已遇兵戈，目下有灾，他日有难，及早学习些武艺，临事也好解除，若不与道人做徒弟，倘日后偶有灾异，如何解法？道人说教化延庆之后依旧送他回来。”金莲道：“爹爹快去回复道人，断不能与他领去做徒弟的，自古道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员外道：“待我回他去。”那晓延庆听说回复道人，他反倒哭将起来道：“亲娘怎么不放我去做徒弟？要我在家受灾难，巴不能让我学些法术，习些武艺，以后好与祖父报仇。”金莲道：“做娘的因你年小儿童，那里放得下心？”延庆道：“如今母亲舍不得孩儿，只怕日后母亲不能相救孩儿，悔已晚了。”员外道：“你娘儿两个不必哭，待我与大师商量。”员外向王禅道：“大师听讲，因为几年太小，待他长成，送与大师为徒何如？”王禅道：“既如此，贫道奉别了。”

员外相送王禅出去，那晓延庆跟将出来叫道：“师父，徒弟是要随师父同去的。”王禅道：“入山修道是最苦的事。”延庆道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王禅道：“既要我领你去，且坐在田里这块石上。”那延庆扒上石头坐定，叫道：“师父快去。”员外只道他坐石上顽耍，不去睬

他。员外与王禅作别，王禅道：“员外，改日会罢。”员外道：“专程恭送仙长。”王禅走上了石头道：“请了。”员外道：“请。”打了一躬，抬起头来，只见他师徒两人坐在虎背在云头里，睁眼细看，已去远了。员外心里如热油煎沸，痛苦万千，且去与女儿说明，再作理会。员外对金莲道：“那延庆决意不肯在家，已同道人去了。”金莲听罢大哭，院君急来查问：“女儿为何这般恸哭？”翠桃道：“员外说，小官人方才被道人领去了，娘娘听了啼哭。”院君也含一包眼泪，同翠桃再三解劝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王延庆入山学术 寇直女含恨捐躯

学术从师有宿因，弃家权去读黄庭。

蒲团且坐千余日，道德圆成自深。

王延庆骑了石虎，一霎时来到终南山后万花谷，那虎就立住不行，延庆跳下虎来一看，只见苍松密密，古柏重重，隐隐里宫殿层层，果是神仙洞府。延庆正在观玩，王禅道：“徒弟过来，同我去见祖师。”延庆随了王禅走入洞府，只见蒲团上坐一个白髯老者，手里拿一柄拂尘帚，端坐中央，王禅道：“弟子拜见，前奉祖师命，弟子往王贵庄度那延庆到山。”云中子把头颠了几颠，王禅就教延庆拜见了祖师，云中子道：“王延庆既来，你须好好教授他。”王禅同延庆拜别祖师，回归洞府，那王禅把秘典法术的天书，细细与王延庆讲究。这延庆倒会参解，王禅听了大喜，这教：

仙诀不传凡，俗子无从觅。

台垣降尘世，真仙来教习。

延庆得了术诀，又将十八般武艺时刻演习。却是：

古来术法有真传，俗子安知玄妙玄？

武曲临凡飞白鹤，道成初试胜王禅。

且讲庞多花自从宋仁宗封他做了贵妃，把一个呼家将杀得东逃西奔，四处追捉，终未拿获。今差四路总兵分头追赶，过了数月，尚未见有擒拿呼守勇、呼守信的奉章到来，心中却也烦闷。庞妃正在焦思，忽内侍走到宫门口道：“启上娘娘，圣驾已到外宫，请娘娘接驾。”庞妃道：“臣妾庞多花见驾。”仁宗命宫娥扶起，用御手搀了庞妃，进了内宫坐下，庞妃西首侧坐。仁宗道：“庞卿，你可晓得，朕在八王府园内赏花，见一个孩子相貌生得甚是奇怪，与朕梦中得受九天仙女抱送来的孩子一般，更且那孩子的八字，又同刘妃生下公主的年月日时，都是相同的，如今朕把这孩子嗣为太子，继了赵氏香火，再作道理。”庞妃听了，犹如小鹿在心头撞个不住，口里道：“万岁，这也极妙，有了接香火的，江山还要怕谁？但八王爷这个孩子，是那位娘娘的？”仁宗道：“那孩子却不是王爷宫里生的，是八王做寿，差陈琳在御园采取仙桃，庆祝八王寿诞。八王开盒取仙桃称祝，那盒里开出这个孩子。王叔留养宫中，朕将来还要慢慢的察问。”庞妃唬得两手如冰，无言以答。

仁宗讲了这话，又道：“贵妃，朕今日来与卿下一盘棋，也好消遣。”庞妃旁坐，正要着棋遣兴，忽内监许世泰奏道：“启奏陛下，三边总制施彪有告急本章到来，说辽兵猖獗，杨家将被辽兵战败，杨家兄弟已到西番借兵去了，不道辽兵攻破三关哩。”仁宗将施彪的告急本章看了又看，即降旨到兵部衙门，会同九卿科道：“速点骁将百员，精兵十万，随朕亲往三关破辽。”那九

卿文武齐集朝堂，议选骁将周仁、江一飞、郭兆熊等百员，挑集了精兵十万，仁宗就命梅又李做个领兵前部先锋，雷胜点做全营参赞，右翼右哨、左翼左哨各各点完，就此起行。这教：

秦时明月汉时关，御驾亲征果不凡。

自古真龙得虎将，管教胡马度阴山。

且说庞妃听了那一番的话，心里时刻不安，幸喜边关告急，万岁领兵亲征，心想：“且送了圣驾，待我慢慢的来诘问。”庞妃备宴，跪请圣驾，那晓仁宗已上马出宫去了。庞妃在宫终日昏昏默默，一日，想起陈琳、寇直御，就差一个小太监，去唤陈琳、寇直御来见。那小太监奉了贵妃的命，唤了他们到宫。陈琳、寇直御道：“娘娘在上，奴婢叩见，望娘娘恕罪。”庞妃道：“我怎么待你，你们全然没有良心！那金水河的事，到底怎样办的？快讲出来，免你的死。”寇直御道：“那年奉娘娘的命，将太子抛送金水河去，婢子敢不依行！况今已数年，又提起他做甚？劝娘娘不必拔草寻蛇了。”庞妃道：“这事明明是你弄在那里的。”庞妃又查问陈琳：“那时你在御园则甚？”陈琳道：“奴婢在御园是奉旨取桃，与八王爷做寿，就是金盒里有什么小孩子，奴婢并不晓得。”庞妃道：“陈琳你既不知，与我取鞭子来，把寇直御先鞭他一百下，然后再问。”

陈琳对着寇直御，大家含一包眼泪，若不依庞妃鞭打寇直御，庞妃愈加忿恨；如听了他鞭打，这寇直御的冤陷如何分割？我想庞妃不念圣恩，反把一位太子，教寇直御送至金水河中淹死他的性命，俺与寇直御不忍把太子淹死，商量将太子放在盒中，与仙桃一齐送进八王府去，那晓隔了七年，又来讲起。陈琳假意提了那鞭子，把寇直御鞭打。庞妃看陈琳鞭打寇直御，并不实力鞭责，想是陈琳、寇直御通同作这个弊，故此陈琳遮掩，不肯用力鞭打。庞妃就接过鞭来乱打，寇直御熬受不起，被妃鞭死。庞妃看那寇直御已死，陈琳决难留他，一面将鞭子也就劈面乱打，陈琳道：“娘娘请息怒，即使奴婢救了太子，也是奴婢们分内的事。若依娘娘将太子淹死，将来宋朝的天下，就没有社稷主哩。”庞妃听了大怒，教令内监李茂才等一齐动手。陈琳道：“快些打，自古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，俺陈琳救了太子，今日被庞贵妃打死，将来也得个名儿。设使见了先帝，俺也无愧。”

陈琳正在那里受苦，忽有守门太监孙恩道：“启娘娘，万岁有旨，特召内监陈琳飞骑前往，随驾征辽。”那庞妃接了圣旨，唬得浑身冷汗，抖个不住，说道：“陈琳，难道你不念我平素看待你的恩么？”陈琳道：“咱是再不忘恩的。”庞妃道：“既是知恩，我今恕你，快去端正起身，前往驾前行走。那金水河的事，我如今也不来究你，你可晓得么？”陈琳道：“奴婢知道。”话毕，就同孙恩出了宫门，上马去了。这教：

王孙脱难寄珠楼，内侍几希命不留。

有此忠良心不昧，天恩犹助宋春秋。

那陈琳奉召，星飞赶上边关，随了圣驾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且讲庞妃密令内监李茂才等，把寇直御的尸首推下金水河去，日后圣上回宫，问及寇直御，你们竟说是落河身死便了。那李茂才等把寇直御的尸首抬到金水河边，推将下去，只见一道白光直冲上天，那晓河里的神道早报龙王知道，说那内侍寇直御因为救了太子，被庞妃忿恨，遭屈打致死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王延庆辞师归里 王金莲新唐访夫

何期法术运无穷，采石云车起寿宫。

闻有三山仙子窟，茂林修竹古苍松。

且说王延庆自从王禅老祖度他到了终南，教习了法术和行兵的策略，无不精详，不觉光阴迅速，来此已经三载。“待我前去拜别，看师父如何？”延庆到洞府见了王禅说道：“师父听禀：徒弟在此已是三年，蒙师父教授了许多法术。”王禅道：“你且把学习的武艺试演我看。”延庆就将师父教习的武艺都试演了一番。王禅道：“你的武艺，倒也去得。”师徒两个又把法术讲究了一番，王禅道：“我看你武艺法术，却是精通，可以下山去了。我与你一个锦囊，倘日后有难，方可开这盒儿，便知明白，但这盒儿须带在身边，不可使外人知晓。”延庆把盒子藏在身边，又道：“师父，徒弟还要将师父的石虎骑去才好。”王禅道：“你好没见识，行了一个缩地法，岂不是好？”延庆道：“不错。”就召了六甲六丁神将，拔山倒海功曹，延庆别了王禅，脚上画了灵符，倏忽间已到了王贵庄，延庆道：“这法儿倒也使得。”正是：

云中岁月无多日，翘首离家已数年。

故园风色依然在，苍松如故竹生孙。

那延庆看了一会，回身来到里边，恰好员外与院君在厅上讲那金莲终日想念孩儿延庆的话。延庆正走上厅来，见了员外。院君道：“我儿几年在那里？”延庆道：“孩儿那年同了师父，在终南山修道，学习了三年，今日才得回来。”院君道：“翠桃，你去劝小姐不必哭了，如今小官人回来哩。”翠桃正要通报，那金莲正走出来，听说小官人在厅上与员外、院君叙话，金莲心里甚是快活，走来见了延庆，又流下眼泪，说道：“儿去三年，我心今日略放，但不知何日与你爹爹会面哩？”延庆道：“母亲放心，将来儿去寻访爹爹，自有见面的日子。”员外道：“夜深了，女儿你同延庆孩儿进去罢。”那金莲别了员外，就同延庆来到里边，母子两人谈谈讲讲，不觉已是红日东升，延庆依旧读书去了。却是：

离家三载似行云，稚子胸藏玄妙文。

坐卧石床且养性，他年骨肉乐天钧。

话说王环自从继与员外为儿，不觉光阴易过，如今已是十六岁了，每日里把一条金枪常在手顽耍，倒也熟练，人皆称赞。那晓延庆听见王环在庄前使枪，看得高兴起来，连叫了几声，王环却未听见，延庆疑似不答理他，就抢将进去，接住了枪杆往后一搯，王环没有防备，竟跌了一交，众人拍手大笑道：“这个汉子，倒被那小孩子拉跌了。”王环扒将起来，看见延庆在那里使这杆金枪，王环气他不过，做个坐马势纵将进去，夺这根金枪。那晓延庆正使得高兴，把枪杆一洒，王环又跌了一交，连忙扒了起来，一把抓住了延庆的右手说道：“兄弟，枪法却是你

的好，这个皮锤，俺比你硬梆哩。”王环就把手一捺，延庆借势也就用力一拼，王环又跌倒在地。延庆连忙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不要动气，兄弟得罪了。”王环道：“比武那里论得什么得罪？既如此，同你再来耍拳。”王环就做个金鸡独立的势子，延庆乘势踏将进去，拿住了王环的右手，王环把身子砑碌一转过来，延庆的左手被王环拉做一个太公下钓。延庆回身过来，用两手向王环背上一把，乘势托了起来说道：“哥哥，你可晓得，这是小鬼朝天势。”王环等延庆的手一松，就跳将开去，骂道：“你这忘八蛋，倒要欺我么？少不得赶你这野狗子去。”

延庆被王环骂了这场，好没兴趣，回到里边，见了金莲道：“娘啊，孩儿闻得王环哥哥使枪，孩儿看得高兴起来，与他接过枪来，也使了一会，那晓王环又要与我耍拳，忽然又骂起孩儿忘八蛋、野狗子，是何道理？”金莲道：“儿啊，做娘的对你说，你是呼家的子孙，呼守勇是你的父亲，为了庞妃提兵到此捉他，做娘的与翠桃放他去借兵复仇，生下你来，就改姓王，说了姓呼，恐有后害。那王环并非你的哥哥，这是你外公的嗣子，骂你几声，只好罢了。”延庆道：“如今孩儿的爹爹在那里借兵，求吾娘说与孩儿知道。”金莲道：“你的爹爹到新唐国去借兵，已经数年，绝无音信。”延庆道：“既是爹爹到新唐借兵，久无音信回来，待孩儿前往新唐，就知爹爹下落。”金莲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怎能放你前去？”延庆道：“娘亲差矣，古云：男儿志在四方。孩儿终南已曾去过，何况新唐？”金莲看那延庆，男儿虽小，血气甚大，料不能阻住。若放他前去，教我如何放心？翠桃道：“娘娘，看来小官人是阻他不住的，不如小婢和娘娘陪了小官人去罢。”金莲道：“这倒使得，既如此，你快收拾起来。”翠桃收拾了包裹，一齐来到厅前，见了员外、院君，把延庆寻亲的话细讲了一番。员外、院君看来难阻，说道：“路途风霜，你们那里受得？”金莲道：“这也出于无奈了，爹爹、母亲请上，暂且拜别。”员外与院君含泪说道：“女儿，你既同延庆前去，路上须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免我一家记挂。”金莲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三人就此起身。

光阴迅速，已有月余，不觉又是潼关了。金莲向延庆道：“做娘的听说关口最是紧急，倘然盘诘起来，这便怎办？”延庆道：“我们扮做唱连相打花鼓儿的。”到了关前，延庆口里一路儿唱将起来，翠桃把花鼓也打弄起来，挨到关口。那把关的道：“呔！你这班花子，到这里干什么？”延庆道：“爷，咱要过关去讨饭。”那些把关的见了金莲、翠桃，就道：“你们要想过去，可晓得咱们的意思？”翠桃道：“求爷放了咱三口子过去，回来自有个道理。”把关的道：“放了你去，回来不怕你扯谎。既如此，且先唱个曲儿与咱家听听。”那把关的听了这曲儿，大家道好，对延庆道：“孩子过来，你姓什么？”延庆道：“姓王。”把关的又问：“那两个女的呢？”延庆说道：“那个是咱的娘，这是咱的姊姊。”把关的道：“好孩子不错，领了腰牌走罢。”

延庆接了腰牌，竟出了潼关。金莲对翠桃说道：“我们出关，才得两三天，为何就是这般沙漠了？不知新唐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延庆道：“母亲不用烦恼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咱们只管走，少不得总要走到新唐再作道理。”不觉行了半月，隐隐望见一座大山，金莲道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了？”延庆道：“母亲同翠桃慢慢的走，待孩儿前去打听了消息。”金莲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在此等你一同赶路便了。”那延庆拍马飞跑到山前问信去了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齐月娥出猎较射 忠孝王显圣嘱儿

边城日暮雁低飞，更见寒鸦觅树栖。

远听铃声遥过碛，何时解道到安西。

话说齐月娥、邓三娘带了百名女将，来到山前打猎，忽见坡上好似有两个女子，到此不知作何勾当。月娥吩咐众将道：“你们停在此处，待俺下山去看。”那月娥、三娘就拍马飞奔，赶下山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奸细，看刀！”金莲同翠桃一齐跪下说道：“二位将军听禀，我们因迷失了路，孩儿问了个信儿就要走的，不是什么奸细。”月娥道：“你们既是问信，到哪里去的？”金莲道：“我们要往新唐去的。”月娥道：“既是迷失了路，今日天气已晚，请二位且到山上安歇一宵，明日早行便了。”金莲道：“多蒙将军抬举，待等孩儿到来，一同叩谢便了。”月娥道：“你们也不必推辞，请到敝山少坐片时，着人去寻令郎到山，以为如何？”月娥挽了金莲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们有缘，得遇二位。”金莲道：“请教将军，这叫什么山？”月娥道：“这叫天定山，那山主花大王就是俺爹爹齐国宝，这位就是俺的嫂嫂邓三娘。”金莲同翠桃说道：“二位将军原来是姑嫂。”四人说了一会，大家上了雕鞍。一路行来，只见百花齐放，殿阁巍峨，却也别一洞天，正是：

万谷千山堆锦绣，乔松古柏接青云。

一直到了花园里面，不但崇山叠翠，且有涧水潺潺，果是蓬莱胜境。金莲虽在花园游玩，心心里想：“那延庆为何问信一去还不过来？”那晓月娥已差人找寻去了。谁知延庆到了山岗，只见那山寨里都围的木栅，插满旗枪，旗上写四个大字：“花花王府”。延庆看了，就拔出两柄铜锤打将进去，唬得这班把守的喽兵浑身冷汗，气吼吼报知寨主。那寨主大怒，吩咐喽兵，快快擒这小厮来受死。那晓国宝这两个外孙也是好动的，听得一声吩咐，就各持器械，飞出府门。你道国宝这外孙是谁，就是那呼守信的儿子，一个叫呼延豹，一个叫呼延龙。那两个小将拍马赶来，骂道：“野狗子，你敢来冲犯爷爷么？看枪！”话犹未了，延豹挺枪直刺，延庆架起双锤，撇过了枪，骂道：“黄毛小子，你何苦赶来送死？”那呼延龙听了，火上头来，兄弟两个一齐勒马，杀做一团，不分胜败。那国宝出府一看，只见三个小孩子战斗，倒也十分厉害。国宝看得眼热，赶来与他们解救。谁想延庆就撇开他弟兄，即与国宝接战，倒被这小子打了国宝一锤。喽兵上山，报说大王被那带紫金冠的小将杀得大败，同了两位小将军下山去了。那呼守信听了大怒，提枪拍马，也赶下山。

那晓这延庆看见寨主同那两个孩子逃往后山。谁道延庆把国宝败走，紧追紧赶，慢追慢行，正被延庆盘住在那里追赶，却好守信追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小子休狂，教你快来死在俺手里！”延庆就撇了国宝，勒马迎敌，两下里在山后交战，一直杀到山前，已得一百余合，却是劲敌。那喽兵飞报到园道：“不好了，两位小将与大王都被那个孩子杀得大败回来，如今驸马爷同这小

孩子在山后直杀到山前哩。”月娥同邓三娘、金莲、翠桃正说得高兴，听了这报告，不觉气上心来，四人一齐出府，恰好守信也杀败回营，同见大王。那晓国宝吃了这一锤，疼得不能坐，说：“那孩子实在厉害，亏得俺外孙儿没有受伤。”月娥道：“爹爹休恼，待女儿同嫂嫂下山，擒他到来便了。”月娥正要上马，国宝道：“住了，后面这两个女子是那里来的？”月娥道：“他们是因迷失了路，女儿领他上山来的。山下这孩子，不知可是他的儿子？故此女儿同去认个明白。”国宝道：“女儿且慢，待咱诘问明白再走。”“咱看你这两个女人，同了儿子到此，其中必有个道理，快快说个明白，饶你们的性命，倘有半句虚言，就一个也不能活了。”

金莲道：“大王听禀，俺祖公是宋朝的开国功臣呼延赞。公公呼得模袭封了官职，因庞妃僭越了正宫娘娘的仪仗，被俺公公羞辱了他，庞妃自把花容抓破，哭奏朝廷。那圣上听了庞妃的话，就差奸相庞集带了三千骁将，把呼家的王府毁掉，杀了上下人口三百三名。公子呼守勇奉了爹妈的命，从地穴里逃了出来，躲在俺家庄上。俺爹妈念他功臣之后，招他为婿。不料完姻未久，那庞贼又提兵追捉，俺夫呼守勇临走说往新唐，所以俺带了孩儿，要往新唐。谁知又迷了路径，承蒙公主留俺上山。”国宝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金莲道：“俺姓王名金莲，孩儿呼延庆，这是义女，名唤翠桃。俺家还有一位叔叔呼守信，是俺婆婆差他太华进香，至今也无下落。”国宝暗想，那妇人的话，甚是切实。月娥同守信出厅，各各叙了一番，方知叔嫂妯娌，重又见礼。守信叫那两个儿子拜见了大娘。这教：

叔嫂从今初拜识，稚儿方得少分明。

且说延庆在山前得胜，喜洋洋来到坡前，一眼望去，并不见母亲、翠桃。心中一想，莫非此处有虎，把他们驮了去不成？咳，俺的命好苦也，如今也不能到新唐的了。延庆正在焦躁，只见许多喽兵赶来，说道：“你母亲在花园等将军去哩。”那知翠桃坐了一骑龙驹，赶来说：“你母亲在山等久了，快快上山去见你叔父。”延庆同翠桃来到园里，月娥正与他母亲坐下。金莲见了延庆说道：“孩儿过来拜了婶娘，里面去拜了叔父。”守信见了延庆叫道：“侄儿果然将门之子。”令延龙、延豹大家出来见了延庆哥哥。守信吩咐道：“你们同去，向外公请罪。”延庆等一同来到里边，国宝见那三个小将到来，心里十分快活，便道：“你们好好的进去罢。”那三个孩子勾肩搭背，一路儿笑将出来，延庆道：“这老头儿方才被我打了一锤，如今倒也不讲，好快活哩。”这小将大家拍手，哈哈笑到里边去了，各自归宫安寝。正是：

禁钟声响客离魂，万里关山子访亲。

无限深愁谁识得？只闻林鸟鸣山阴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呼得模的英灵虽死犹生，到了三更时分，起了一阵阴风，显出个人形来，与再生一般，口道：“俺赤心为国，铁面无私，荷蒙圣恩，加俺忠孝王之职。朝廷忽被庞妃淫迷失政，把正宫仪仗让庞妃僭用，俺想体制不可颠倒，俺说了庞妃几句。谁想这淫妇自己抓破面皮，回宫谎奏，圣上就差庞集领兵，把俺一府三百余人杀得苦恼，幸喜留下两个孩儿的命，今日叔嫂子侄俱已相见，待俺前去与他托梦。”那呼得模的鬼魂来到守信寝宫，唠唠叨叨，说了又说，化一阵清风而去。守信醒来叫道：“呀！好奇怪，方才明明是爹爹向俺说道，你今叔嫂侄儿已见，不久你就与哥哥相会，你们弟兄作速与为父的报此大仇。”月娥听得夫主说什么怪话，连忙问及。守信把梦中的话说起，月娥道：“果然奇怪，俺方才得的梦也是这般。”守信道：“俺十几年来，没有梦见，如今想是骨肉就有团圆之日，故俺爹爹先来托梦。”

忽听金鸡报晓，天色已明，起身梳洗才完，恰好嫂嫂到来，大家说起做梦的话，好生奇怪。守信道：“嫂嫂，俺想爹爹托梦于我们，为子理当到坟一拜。”那延庆道：“叔父说得极是，待侄

儿同去。”金莲道：“但你年纪幼小，如何可去？”延庆道：“母亲，你同翠桃在此盘桓，孩儿同了叔父前去拜坟，回来再到新唐便了。”金莲道：“你既要同去，路上不可生事，诸凡要听叔父命令，不可自图其主。俺修书一封，你带在身边，到京打听挂印总兵，姓牛名士通，这是你做娘的姑丈，你把家书送进，自有个道理。”延庆接过书来，就拜别上马。守信这两个儿子也就上马，四人在路上飞跑，前面已是潼关了。四人都改了姓名，来到关上，那管关的将校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守信道：“咱乃是西番狼主差来送宝进京的。”那晓把关的苏文、苏武也是西番人，与守信讲了一会番话，苏文道：“既如此，把名字开来。”守信写了，把关的接来一看道：“你就叫金天，这三个孩子，一个叫童地，一个叫赵龙，一个叫赵虎。”那把关的来到里边，见了总兵禀道：“西番来的四个人，咱问他，说是番王差他们送宝到京的。”总兵道：“你们盘查明白了么？”把关的道：“咱细细盘过。”总兵给出腰牌四面，把关的领了，交会明白，放他们进了关来，又道：“这腰牌你们回来也要查验，好放你回去。”金天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就别了苏文、苏武，四人上马飞行去了。不知以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呼延庆擒妖得偶 叔侄偷祭铁丘坟

悲秋应似抵伤春，屈宋当年并楚臣。

何日相逢好时节，只将惆怅付词人。

话说呼守信带同子侄呼延龙、呼延豹、呼延庆那日过了潼关，如今又走近祝家庄了。延庆道：“咦！前面这许多人在那里则甚？”延庆在马上一路问来，听人说道：“那庄里出了个妖怪，不知何日得能太平哩。”延庆听说，跳下马来，飞奔前去。延龙也就追到树边来看，那众人道：“啊呀！你们这两个小官人，好不知厉害，那妖怪是要伤人的，还不走过些儿。”道犹未了，忽起一阵怪风，吹得那些人跌的跌倒的倒，延龙也就闪过一边。那晓得这延庆还在河边细看，谁知那河里忽然波翻水沸，起极大的浪来，众人正在看这河里，不想从波浪里边跳出一件怪物，吓得这些人儿魂魄都没有了。延庆就在腰间拔出那两柄铜锤，赶将上来，那怪物口里吐出火焰，在河边上飞来舞去，呼延庆架起铜锤，在那里东追西赶，引得村庄上男男女女，都来看这小孩子与那怪物战斗。那祝家庄上的祝有道同了祝麟、祝凤都来看斗。祝太公一望就说道：“好个小英雄，果然厉害，这个少年不知谁家之子，若能除得此妖，老汉就要招他做女婿了。”那太公正在自言自语，忽众人一齐拍起手来，喊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两锤打得好厉害。”大家拥到河边，看那什么怪物，众人道：“呀！这是一条旧枪。”

那延庆拾起枪来，用力使舞，众人道：“使得好，连使枪的人也看不出，真正使的是神枪，与众不同的。”那些看使枪的，称赞个不了，延庆也使得越发高兴。祝太公同了两个儿子在马上喊道：“小将军请了，老汉特来相屈，到舍下奉茶。”延庆收了这枪，回头一看，见是那老头儿叫唤，也便应声道：“老丈请了。”太公道：“屈将军到庄上用茶。”延庆道：“多谢老丈，不消了。”太公道：“老汉特来相请，要实些儿。”

延庆同了太公，来到庄子上，太公挽了延庆，到厅里相见坐下，太公道：“将军府居哪里？”延庆道：“小生从西番进宝，在此经过。听说这里拿妖，所以小生来看，不想倒得了一杆古枪。”太公道：“这是天赐的神枪，可知将军洪福不小哩，请教上姓？”“小生姓赵名龙。”太公道：“老汉有一个叫顺姣的女儿，今年才得十二岁，日日喜弄双刀枪棍，两个小儿也是这般的，今日老汉看你的枪法恰好，老汉要把小女与将军为室。”延庆道：“老丈差矣，小生乃过路的，岂可把令爱的终身大事轻许？这话却是不便领教的。”太公道：“呀！老汉因女儿最喜舞刀弄棍，今日见你除妖的时候，又得了神枪，为此老汉将小女配你，何必推却。”太公就吩咐请了两位官人，同了小姐，一齐出来相见。那祝麟、祝凤、祝顺姣到了厅上，太公道：“来来来，你们见了礼。”太公又道：“贤婿，如今是天缘已定了。”延庆道：“承岳父大恩，叫小婿何由答报！既然如此，岳父请上，待小婿就此拜别，到京进宝之后，回来再与岳父细谈。”太公道：“贤婿既匆匆要走，老汉也

不苦留，如此静候便了。”

延庆别了太公，上马就走，流星赶月，不觉已到京都，且问那牛总兵府上，好把这封书信送去。延庆道：“咦！这是总兵府了。”延庆踱到府门说道：“门上那个在？”牛文道：“你们那个在此大惊小怪？”延庆道：“俺从西番到此，有书面呈夫人的。”牛文看他野头野脑，也不细问他了，领了延庆一直到了后堂禀道：“有一位西番来投书的，他说要当面呈的，故此烦姐姐们通报一声。”那丫环把这话儿转禀，夫人道：“既西番有书到来，竟带他进来面呈便了。”

那内侍来到后堂说道：“夫人请西番来下书的进去。”延庆随了内侍来到里边，夫人拆书细看完说道：“不想你家如此大变，若说要到坟上一拜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如何是好？我想这事断不可行，古人说得好，人防虎，虎防人。庞家既与你们做这天大的对头，况又晓得你爹爹、叔叔逃在外面，尚在四处缉访，岂有坟上不差人巡查的？倘然被他们知觉，弄出事来干系不小哩。”延庆道：“姑母的话句句都是金玉之言，但是此来，特为到坟上一拜。”夫人道：“既你这般说一定要去，也只好改装。”延庆道：“姑母说改装，这是绝妙的好计。如今倒扮个乞儿，只要到得坟前拜了一拜，也就是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

延庆就装了个乞儿，出了牛府的后门，一路行来，不觉前面已是呼王坟了。延庆走到坟前一看，呀！好奇怪，倒有几个官儿坐下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莫非他先晓得俺今日要来的？不要管他，且硬了头皮闯到坟上，看他如何？延庆闯上坟来，那看守呼王坟的校尉喝道：“呔！你这化子好不乖巧，这呼王坟是庞贵妃娘娘差咱们在这里看守，你要上去则么？”延庆道：“俺是讨饭的，一路来没有个地方歇息，看这坟里倒有几株大树，要求老爷们行个方便，俺在树荫下歇息一刻，弄一点东西吃了就去的。”校尉道：“也罢，让他进去歇息一会儿罢。”延庆、延龙背了筐儿，到了坟上，看见立的石碑上写“奉旨剿除反贼呼必显狱囚坟”。那晓延庆、延龙把这石碑打了两段，口口声声骂庞妃：“这淫妇少不得死在俺手里。”延庆弟兄正骂得高兴，外面的监守道：“这两个化子为什么还不出去？天色差不多要晚了，咱们进去赶他们走罢。呔！你这化子，好没分晓，天色晚了你还不去？不要噜嗦，快些走你的路。”那延庆、延龙竟乘此去了。那监守的喊道：“不好了，那坟上的石碑跌做两块，坟前还烧了纸灰，咱家的干系非同小可，这桩事儿怎了？”那都监道：“你们不要多讲，快些上了牲口，追那化子去。”那些监军四面追寻，这延庆弟兄还是慢慢的走，监守的飞奔到来喊道：“呔！你这化子，想往那里走？”伸手想要擒住他。谁知延庆拔出锤来乱打，监军没有防备，只得虚张声势。那延庆一面将双锤乱打，一面原想逃脱，那知正巧旁边一个坑池，延庆跌下这池，扒不上来，这些监军也恨他不过，一齐围拢，用套索拴住。不知以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牛夫人计救呼郎 包文正法场放绑

西羌万里路迢迢，英雄留迹姓名标。

堪叹冤仇何日尽，自古忠魂登九霄。

话说这呼延庆却乘势飞奔，谁想光顾望了前面，那里想到脚下有个池儿，竟自跌下池里，不想倒有一丈多深。正要扒将起来，被这些看守呼王坟的军卒拿了挠勾套索，放下池来，打的打，套的套，延庆被他们弄得昏天黑地，那晓被他们缚了起来，送到庞丞相那里，还要审问哩。这教：

寂寞孤鸿何日在？死生由命且由天。

空留一片三生石，忠孝只呼在燕山。

且说庞丞相坐在内堂，那监守呼坟的都尉禀道：“俺蒙太师差都尉们监守呼坟，方才有两个化子赶进坟来，把石碑打作两段。”太师道：“化子呢？”都尉道：“化子在当面。”太师拍案骂道：“好个大胆的死囚，你为何把石碑打断，老实招来！”延庆道：“俺又不曾打庞妃坟上的石碑，与太师什么相干？”“癩！胡说，难道不晓得这坟是奉旨看守的？”延庆道：“亏你做了宰相，忠孝两字都没有的，难道俺做了呼家的子孙，倒不许拜祖坟么？”太师听了大怒道：“今日才晓得这你死囚就是逆贼的子孙！待俺奏了朝廷，把你这死囚砍作肉泥哩！你们押他监禁，俺且进宫去。”都尉把延庆押往天牢。却是：

年月日时已载定，算来由命不由人。

那呼延龙看延庆跌下坑池，被庞兵用了挠勾套索套住，心里想道：“俺哥哥送到庞集那里，审了一会，俺哥哥必然顶撞，那庞集就要启奏，把哥哥砍为肉泥。俺且到姑母那里告诉他一番，看她可有救得延庆哥哥的妙策？”延龙飞马到来，见了姑母，把延庆出事的话细说了一遍，牛夫人道：“原阻挡过的，如今怎么处呢？”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行船又遇打头风。

牛夫人道：“如今且待俺去见包丞相，不知可能救得。”忽门公报道：“夫人，那庞太师差都尉到来，说有呼家的子孙在我们家里，他们要搜一搜。”夫人连忙教延龙弟兄：“你快快改扮了使女。”向门公道：“你去请都尉来便了。”那都尉见了夫人道：“俺奉庞太师差来，闻说呼家子孙在此。”牛夫人道：“俺先老爷去世，冰操多年，俺想庞丞相是当朝一品，岂有不知理法？既说呼家子孙在此，不妨请到里边搜一搜看，倘然没有，俺好与庞集讲话。”那都尉到了内厅，各处搜了一会，毫无踪迹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不要着恼，俺也奉公差遣，惊动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俺也不怪你们。”然后把延龙兄弟叫出来道：“好了，这难星躲过了，你们换了衣服，到后门去罢。你哥哥的事，俺就去见包文正也。”那延龙、延豹、守信都从后门逃去。

那牛夫人来到包丞相门首，连忙通报，包爷道：“请见。”牛夫人来到里边，见了包公，包公道：“夫人因何到此？”牛夫人道：“那呼守勇是俺的侄婿，成婚未几，因庞兵追捉，守勇逃去无踪。有子延庆寻父而来，不想延庆闯到祖坟上，把这石碑打断，被都尉拿住，庞集审了，发到天牢里去，说：‘立即斩决。’故此特来求救。”包公道：“忠孝本无二理，太冒险了。夫人请回，俺设法救他便了。”包公出府未远，忽听街坊上人说：“去看杀呼家将。”包公就勒马飞跑，来到法场，说道：“庞太师，杀人不是当耍的，下官送驾征辽，圣上又命下官回京督理朝政，廷臣那个不知？庞老先生，像这决囚大事连下官都瞒了，是何道理？左右放了绑，带他回去，待我审问。”庞集自觉羞愧，道：“包老先生，下官看律上原有逆恶重犯，获即斩决这一条的。”包公道：“庞老先生可晓得明正典刑，死而无怨？”包公就作别起身，庞太师也即回家。

那庞集顿生一念，点了三百名虎兵，叫他守在路头，吩咐道：“这呼家的小逆贼，要到包丞相府中去审的，你们看他走来，上前去砍死了他，回来有赏。”那虎兵都往十字街站住，等这小呼。那知延庆已被放出来，在包文正府里作谢，包公道：“俺念你令祖和我交好，今牛夫人又来面托，俺勉力救你，此处不宜再住，你快快走罢，但路上须要小心。”那延庆别了包公行至十字街头，只见一堆军马。延庆一直走来，那虎兵赶上前来，要想一把拿下，那延庆拔出这两柄铜锤，拼命打将过去，这虎兵个个被打倒在地。延庆上马飞跑来到牛府，见了姑母。牛夫人说：“你兄弟都已去了。”延庆叩谢了姑母，也就上马飞跑而去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呼家将兄妹相遇 忠良后三祭铁丘

幽谷人稀不似春，古来遗憾岁时增。

而今欲解无穷恨，漫道他年且道今。

话说呼守勇的两个女儿呼碧桃同妹子梅仙也去京都祭祖坟，在路上商量道：“俺的爹爹呼守勇自从被庞妃发兵四下追捉，害得东逃西躲，不知可是往新唐去的？幸喜母亲同了舅舅做个寨主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俺姊妹两个亏得这双刀，交战起来，无人可敌的了。”梅仙道：“姐姐，可记得母亲说，公公托梦说让我们到坟祭他，又说，王氏母亲生的哥哥，名叫延庆，兵法甚好，八九岁的时节，看见牛斗，就两手把牛分开了。但目下他有灾难，亏得有文曲星解救，脱了这个难，骨肉就得相逢了。说了这几句，那公公就不见了。”碧桃道：“俺姊妹二人，一路到此，究竟不知坟在那里。”梅仙道：“姐姐，俺想延庆哥哥，不知何日兄妹相逢？”

道言未了，忽见远远有几个少年飞马而来。梅仙道：“姐姐，那里来的莫非延庆哥哥？”碧桃道：“妹子，不要管他，掩且上马。”梅仙道：“来的只怕是歹人，为何看见我们，他们在那里慌慌张张？”碧桃道：“我们追上去。”梅仙带了家将追赶，延龙误认是庞家设计擒他，招呼延豹等调转马头，想要逃走。那姊妹二人见他们如此，越发生疑，就架起双刀拍马飞追。却好延庆也是飞马赶来，延龙兄弟见延庆赶来，喊道：“哥哥快走，后面庞妃埋伏的女兵追上来也。”延庆道：“兄弟不要害怕，我们且迎上前去，与他交战便了。”那延庆、延龙、延豹、守信一齐拍马迎来，两下里好像闹元宵的走马灯，来来去去，倒战有一百多合，胜败不分。

延庆想道：“这两个女子，倒也不差。”那碧桃也想：“这几个少年，却是将官。不要管他，待俺欺他一欺。”碧桃道：“呔！你这班无毛小子，还不快快下马！”延庆道：“难道你还不晓得爷爷是呼家将么？”那碧桃听“呼家将”三字，说道：“俺倒要请听你讲的了。”大家跳下马，那延庆道：“请教二位女将尊姓？”梅仙道：“俺姊妹是呼守勇之女，忠孝王子孙。”那延庆弟兄听了忠孝王之孙这一句，立刻觉得心痛。碧桃道：“呼延庆可在此？”延龙道：“喏！这位就是俺延庆哥哥。”碧桃、梅仙一齐立将起来，大家按年岁认了兄妹。延龙道：“哥哥，我们不如就到前面扎下营盘，也好细细的商量。”延庆道：“二位贤妹，你们那里晓得俺的名儿？”碧桃道：“这是爷爷托梦到来，说哥哥现有灾难，亏文曲星解救，不久兄妹就可相会。”吓！原来因是爷爷托梦，所以晓得。延龙道：“俺爷爷却也灵感。”延庆道：“俺不知妹子因何到此？”梅仙道：“小妹到此，要往爷爷坟上走一遭，烧化些黄钱金银宝钞与他，也不枉做了呼家的子孙。”延庆道：“妹妹，目前爷爷的坟前，庞妃已差了都尉看守的。”梅仙道：“既是这般严密，咱家把人马远远屯住，不必扎营。俺姊妹两人扮了扬州来的打花鼓唱莲相的，到坟前把花鼓打将起来，唱起词儿，少不得那些看守的人儿都要来看打花鼓，听唱歌词，这便可见机行事，哥哥、兄弟扮做花脸，岂不好

么？”延庆道：“两位妹子这个计策却是不丑，既如此，不必再议，我们竟起身去罢。”那带的将校，三个一走，五个一行，也有往前的在后的，左边走的，右边行的，都是远远的暗地相照，行来不觉离坟不远了，延庆道：“不要走了，就在这里歇下罢。”这教：

生事事生天理在，害人人害莫生嗔。

那庞集自语道：“自从那一日要杀那打碑盗祭的逆恶，谁想龙图阁学士包文正来到法场上，把我一顿羞辱，俺若与他争论，他必定就写个有死无生的奏章，俺一家儿性命怎处？故此俺只得忍耐了他，逆恶被他又放了绑，带去要审问哩，无奈他奉旨督理朝政。俺女儿贵妃娘娘也说得是，若是别一个，一定要同他见个雌雄，这包文正合朝那个不怕他几分，就圣上见了，他心里也有些惧怕他的，这包老头儿想起来恰是惹他不得。俺如今且吩咐这四个孩儿，叫他去坟前去监守，况庞家四虎将，人人晓得厉害不过的。”想罢，即命庞家四虎往坟前监守。那碧桃道：“我们且扎扮起来。”延庆道：“妹子，俺听见人说，如今坟前又多了庞集的四个子侄，叫什么四虎将。”梅仙道：“哥哥，这倒不怕他，只要我们自己见机而行，哥哥你同兄弟把那花脸儿扮好。”延龙、延虎、延豹一齐扮好，碧桃道：“既扮完了，我们走罢。”

那兄妹手里拿的锣鼓敲将起来，引得监守的兵将都来拥住说道：“这唱歌儿的，却生得齐整。”四虎道：“你们可会唱秧歌的？”梅仙道：“俺都会唱。”四虎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唱起来。”延庆说：“早些唱起来。”碧桃把锣儿打将起来，梅仙把鼓儿也敲将起来，唱了一套《吕布三战虎牢关》，四虎道：“唱得好，你再唱。”那碧桃又唱一套《小尼姑下山》，四虎道：“果然唱得好，再唱，快些再唱。”延龙也唱了一套《昭君和番》，那四虎听了，两手拍个不住，口里道：“好。你们拣好听些儿的再唱。”那延庆把霸王鞭打将起来，正要开口唱，忽见一个内监飞马到来，说道：“俺奉贵妃娘娘令旨，说今乃元宵节，大家小户都要出来看赏花灯的，圣上往辽东去了，尚未回銮，这几日闻得京城里逆党甚多，请四位将军即刻上马进城。”那四虎听了，就同内监上马到京城去了。

那呼家兄妹说道：“我们如今且去。”一齐到了前面，歇了下来，计议了一番，碧桃道：“且住，延庆哥，你把那锦囊儿开出来看，呀！好奇怪，他先知俺兄妹到坟祭祖，教我们须用火攻，脱得庞家这个难鬼；又教我们快快到王城里救驾。”延庆道：“不要管他，我们且去放起火来。众家将，你们见火就杀过来，那庞兵必然要救火的，我们乘势到坟上就烧化纸钱拜了，便杀出坟来，这庞兵总防备不及的。他见坟里有火，一定要去看的，我们且到了京城再作理会。”延龙道：“哥哥，俺想这个计儿神仙也猜不着的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须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宋太子观灯遇害 赵文姬梦仙游园

昨夜秋风入汉关，朔雪边月满西山。

更催虎将飞骑转，莫遣沙场匹马还。

话说庞妃请四位哥哥到京，计欲商谋的事，乘此元宵大放花灯，另差心腹内侍陈玉到八王府哄太子出来玩赏花灯，趁此下个毒手，此计绝妙的了。庞妃正思想，那四虎将已到宫门。见了贵妃，把这话儿商议，庞飞虎道：“这是极妙，既如此，我们到外边见机而行。”这四虎正走出宫来，忽有都尉差小校报说：“那坟旁火起，忽有一队人马冲杀过来，那贼正与我们厮杀，不想坟里又见火起，都尉赶到坟里救火，谁知这一队人马倏然都躲过。如今不知从那一条路去的，恐怕这些贼躲在京里也不可，所以都尉差小校们报与将军知道。”那四虎听了这小校的话，肚子里好不受用。这教：

是是非非且慢管，先施奇策奏功勋。

且说那内监陈玉听了庞妃的诡计，来到八王府，见了太子便道：“千岁，今日元宵佳节，外面大放花灯，千岁何不出府去赏玩一会？”太子道：“陈玉，待咱禀了八王爷，才好同去。”太子到得里边，见了八王爷道：“老王爷，今日元宵，咱同陈玉到外边瞧灯去。”八王道：“今日瞧灯人挤，要去顽耍，多叫几个人同去，你瞧瞧就回。”太子带了几个将校，同陈玉出了八王府。一路看玩，心里好不欢喜，太子道：“陈玉，这里是什么人家？”陈玉道：“这是勾栏院，里面歇的都是名妓。”太子道：“咱进去瞧瞧看。”陈玉到里边说道：“俺小千岁在此。”那妓女都跪下道：“俺姊妹们不知千岁到来，有失跪迎，望千岁爷恕罪。”陈玉道：“千岁不计较你。”

那太子见这些妓女，内中只有一个与众不同，太子把手一招，便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女子道：“启千岁，俺名儿叫做佛见笑。”太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名儿取得好，果然不差。”太子对陈玉道：“陈玉，赏他一个元宝。”那佛见笑道：“俺姊妹们请千岁里面坐。”太子竟到里边坐了。这些歌妓站在两旁，吹的吹，弹的弹，唱将起来，太子听得有兴，便叫道：“你们且坐下了唱。”那歌妓大家席地坐下而唱，陈玉暗暗照应。那庞妃差来的心腹探知太子在勾栏院宴会，这探子闻信，飞报庞飞虎道：“启上将军，俺今探明太子在勾栏院饮酒。”那四虎听了，不胜快活，就差这两个探子：“你们再到那里，远远看着，凡事须要小心，待俺到来，好行事哩。”探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言罢，各自分头去了。

那庞飞虎正飞马而行，忽有那呼家狱囚坟监守都尉上前说道：“将军起身来京晚上，坟旁忽然火起，军校正在扑救，那晓冲出几百个人马，好似那昨日唱歌的，俺正要追擒，谁知坟里又火烧起来，只得再去救火，不道这厮乘机逃去，想必到京师来了。”四虎听说，连忙传令：今晚城门早些上锁。那守门官奉了四虎将令，立刻把门锁闭。那庞飞虎同了兄弟，带一百名虎

将，分作四路巡查，又说道：“待俺先到勾阑院干下这桩大事，然后查拿这班逆恶，也不怕他逃上了天去。”

那庞飞虎见了探子说了如此如此的话，飞虎就放了一个大炮，令四面人马会合拢来。那歌妓都已跪下，要求千岁：“救俺姊妹的性命。”太子听了，却也满肚疑惑，这炮因何放的？将校道：“千岁不必惊惶，且去看来。”那将校往外，听得军马嘈嘈，人声嚷嚷，说道：“快快送了太子出来，免你们的死，若敢违拗，你们休想要活。”校尉听了大怒，一齐拔刀往外跑，太子的宝剑也出了鞘，杀出街来。只见庞四虎把刀逞舞，杀将过来，那将校难以抗敌，飞虎用戟直戳，太子飞剑就砍，飞虎将戟又刺，太子一闪，不道坠下马来，现出一条金龙。飞虎见了，倒吃一惊。

那庞牛虎、龙虎正在那里看这一道红光，那呼延庆、呼延龙道：“这红光是什么缘故？”延豹道：“哥哥，这红光却是有个道理，我们前去看来。”那呼家弟兄看得动起火来，延庆兄弟大家执了器械冲杀过去，照正四虎，把那双锤提起乱打，倒弄得庞家四虎没处安身。谁想又杀出两个女将，横枪直刺，倒来得厉害，太子这时却被那女将救上了马，飞跑的到八王府里去了。八王爷听得说太子是这般光景到来，八王倒有些不解，这两个女子来此何故？待咱问他个明白。八王道：“你们到此何干？怎同太子相认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千岁，俺姊妹在那里，看见那勾阑院门首围了多少人马，拥住那太子，俺兄弟们同什么四虎将在那里打仗，俺姊妹看那些人马都寻向太子闹乱儿，俺姊妹为此保送太子到王爷府来的。”话犹未了，延庆弟兄擒了两个军校，一个叫巴山虎，一个叫混江龙，也送到王府里来，八王又问那延庆，延庆答道：“俺弟兄同这妹子看灯，到勾阑院东门首，见那些人都向着这小将追杀，俺弟兄气忿不过，只得拔刀相助，同他们杀了半日，俺两个妹子保送太子到这里。”八王道：“俺家的太子亏你们哥妹相助，又承保送到咱府里，真正难为你们一片的义气，但不知你姓名，你说与咱知道。”

那梅仙、碧桃泪流不止，延庆、延虎跪下，也涕泪如雨。那八王看这光景便道：“你们有什么话只管说来，咱自有分晓。”延庆道：“俺家被庞妃害得苦恼。”八王道：“庞妃怎么害你？明白说来。”梅仙道：“俺祖呼必显因见庞妃僭用正宫仪仗，俺祖不许，那晓庞妃谎奏朝廷，就差妃父庞集领兵围起，把俺一家三百三口，杀得半个无存，俺父呼守勇从地穴里逃了出来，俺叔呼守信幸往太华进香，未遭此劫。谁知庞妃杀了俺一家儿性命，尚犹未足，又把俺祖父母的尸首倒葬，又统兵四处追捉俺父呼守勇、呼守信，赶得无地存身，俺家只得逃往西番。俺兄妹到京城原想祭祖寻父，那晓庞妃的兄弟四虎将看守这坟，俺兄妹改扮唱歌儿的，才得偷祭，那守坟将校见俺追杀，俺兄妹才逃进京来，恰好大放花灯。俺正观看，只见前面有些人争闹，俺见几个将官光光把这太子相杀，俺气他不过，出去就同叫什么四虎将的交战，俺妹子就保送太子到王府里来。求老王爷把俺兄妹救一救，俺祖宗在狱囚坟里也是感激的。”八王道：“你们原来是呼必显的子孙，且住在府中，慢慢打算。”那呼家兄妹就在八王府住下。

延龙正被庞家追赶，没处躲避，幸喜吹起极大的狂风，吹得眼睛也不能张。延龙见前面一带花墙，乘此奔来，往花墙里跳将下去，四面一望，却不晓那家的园亭，“且待俺躲过了庞兵再处。”延龙躲在石洞里边，过了一会，出了洞门，正欲跳出墙去，忽听有人走来，延龙依旧躲在洞里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且说有个叫赵文姬的女子，善于舞刀，又和师父学了些兵法，一天夜里做个梦，醒来自语道：“好生奇怪，俺梦中见的这位仙姑，明明是教俺兵法的女子，他说：‘俺园里有角木蛟转凡避难而来，与俺却有姻缘之份。’仙姑又说：‘那人姓呼，现在园里仙岩洞。’”文姬正想那梦里

的话,却好瑞莲走来,说道:“小姐,今日天气晴明,梅花盛开,俺同小姐到园里游玩一回,却不是好?”文姬暗想,瑞莲这婢却是知趣,文姬说道:“既要游园,我们就去。”瑞莲同文姬来到花园,看了一会梅花,文姬到万花亭坐下,赵文姬忽又想起梦里仙姑与他说的话,那晓这瑞莲走到太湖石边游玩,忽见那仙岩洞里有一个少年睡在洞里,瑞莲喊道:“小姐!我们进去罢,有贼在此。”文姬道:“青天白日,那里有贼?”瑞莲道:“现睡在仙岩洞,不信俺再同小姐去看来。”以后如何,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仙岩洞延龙遇美 庞飞虎割耳逃回

逢虎声威且避兵，谁晓豺狼作信人。

纵使将军能仗剑，不如岩上哭田横。

且说那赵文姬见瑞莲喊说仙岩洞里有贼，还睡在洞里，怎处？文姬道：“瑞莲，俺和你去看来。”那主婢两人走近太湖石边看这洞里，果有一人睡着。呀！人脸那有红的？文姬道：“瑞莲，只怕是个妖怪，见俺家园大人少，潜藏于此，也未可知。”那晓瑞莲这婢甚是作怪，默地里一声“呔！”那延龙听有人来叫喊，起来奔出这洞，不道文姬倒吃了一惊，延龙撞见了人，心里也是一惊。大家睁眼一看，文姬道：“瑞莲，你来问他倒底是人是怪，到此为何？”瑞莲就问。延龙道：“俺非是怪也非是贼，因避难到此，望乞恕罪。”文姬道：“既非贼，又非怪，如何来的？瑞莲，叫他到厅上来，待俺细问个明白，方可放得。”

文姬到玩月轩坐下，瑞莲同了延龙到来，瑞莲道：“难道不晓得规矩的，见了小姐还不跪下去求？”文姬道：“那个要他跪，只要他把姓名住址，避什么难，为何到俺花园里来说个明白，俺免他送官出丑；若有遮掩，叫家人拿老爷的帖儿送官法究的。”延龙道：“小姐，难人不敢欺隐一句，但是泄漏了出去，俺的性命就不能逃了。”瑞莲道：“你放心，俺小姐也决不害你性命。”延龙道：“既如此，俺直讲了。俺祖呼必显是宋朝的功臣，为庞妃僭用了正宫的仪仗，因俺祖戒伤了他，庞妃自觉羞耻，回宫妄奏，仁宗听了，就差妃父庞集领兵抄斩俺家三百三人。俺父呼守信幸往太华去了，未经遭劫。俺伯呼守勇死里逃生，俺父避到西羌，生俺兄妹。可恨庞妃还把俺祖的尸倒葬在狱囚坟里，俺兄妹思量来坟祭祖，那晓庞妃还差四虎将严守在坟。俺就在坟旁放火，大家弄得昏天黑地，俺乘此机会到坟致祭，遇见庞兵追杀，俺兄妹且退且敌。谁知坟里又是火起，俺兄妹就乘机逃进京来。见勾栏院那边有人马挤一少年，听说庞家四虎将要杀那少年，俺兄妹拔刀相助，与四虎厮杀，俺兄妹救了少年，保送他前去。俺尚与庞家相杀，俺想寡不敌众，逃避为先，是以逃将过来，恰好逃到府上的园里。”文姬道：“俺方才见你的时候，那红脸的是谁？”延龙道：“俺并没有伙伴，那有两个人儿？”文姬道：“俺明明见有一个红脸的人儿，怎么说是没有？”延龙道：“不错，俺昨日到京，恐怕遇了对头，涂过花脸，方才听说小姐唤问，才把这花脸儿去掉的。”文姬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延龙道：“蒙小姐大恩，未曾请教贵姓？”文姬道：“俺姓赵，爹爹赵普，现随朝廷往辽东未回，俺因昨晚得了一梦，甚是奇怪。”瑞莲道：“小姐，这梦怎样奇怪，说来听听看。”文姬道：“俺梦见一个仙姑，说俺园里有角木蛟临凡，乃是呼家将遇难逃避在仙岩洞，与我有姻缘之份，岂不是奇梦？”瑞莲道：“小姐，这梦不凡，况仙姑说有姻缘之份，这叫天遣相逢，小姐何不就此说明？”文姬尚在含羞，瑞莲道：“俺代小姐去说。”延龙听瑞莲代小姐说了这话，连道不敢，瑞莲

在小姐头上拔一只金凤钗，又向呼公子道：“公子，你也取一物来，大家收好，日后为证，百年夫妇，今日为定。”延龙在腰带上解下一个碧玉环，瑞莲将此两物调换起来，各各珍收，呼延龙道：“这教俺呼延龙如何消受？”就在阶前跪下对天拜告：“俺呼延龙避难到此，蒙小姐又许终身，愿上天保佑前去得通。”那延龙立起身来，对瑞莲说道：“俺承小姐之许，决不负盟，姐姐乞烦转谢小姐，请进去罢，俺今去也。”延龙仍旧跳出花墙去了。

且说庞妃听得四虎将反被呼家打伤，太子亦被逆恶抢去，暗道：“俺想城门紧闭，如何得能逃去！”庞妃仍差四虎：“在你们身上，要擒还那呼家这些逆贼，不然，休道俺没有兄妹之情。”庞妃这话，吓得四虎胆战心惊，连忙发令，挑选精健兵丁三百名，四路追踪。听守门官说，今日开城门的时节，却有两个女将，领了一队人约有二三百个，出了城往东北去了。那四虎听了，吩咐快追下去，那晓追了不及十里，忽听山坳里一声大炮，四虎倒吃了一惊，谁料女兵女将四下里追来大战，骂道：“庞贼！你还要听庞妃的计，谋害太子，若非俺呼家将相救，岂不是宋朝堂堂一个太子又被你这奸贼弄死了？你这班奸贼，快来受死！”那庞家四虎大怒，就挺枪戳来，碧桃、梅仙也就提刀砍来，战有一百余合，庞家倒也有些惧怯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庞四虎火烧祝家庄 祝三姐飞马赴西凉

唱得凉州意外声，溪桥南北集军兵。

一朝复得功勋业，册府能留汗马名。

话说那庞家四虎正与呼碧桃、呼梅仙大战，心里却有些惧怯。恰好庞家的探子报来，说道：“方才见几个花脸在马上飞跑过去，同前番唱歌儿的相似，听他们说，如今到祝家庄去了。”那四虎闻报，就半退半迎，这碧桃、梅仙见他败走的模样，想要追他，又恐他是诈败，这贼使奸诈，赚诱我们去落他的圈套。梅仙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倒不如收了兵，且去寻着了兄弟，定个计儿，然后再去追他，岂不是好？”碧桃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勒住了马，看他可回转来，也好与他再杀。”这四虎看那女将勒马的光景，就乘此转过山坳，一直竟往祝家庄。

那祝家庄的庄勇正在山上扒柴，看这军马都往庄路上来，“这是何故？我们快下山去报告庄主。”那庄勇报与祝太公，祝太公道：“想必为了呼家的事，有这些人马到我家庄上吵闹。”太公的儿子祝麟、祝凤道：“爹爹，不知他们此来行什么计，我们且传集庄勇，防备要紧。”一声吩咐，庄勇俱已齐集，各执器械。庞兵把这祝家庄团团围起，四面堆了些芦杆，到了三更时分，放起了火，烧得半天通红，庞兵乘此火光，杀进庄来。祝麟看见兵火齐来，急来保救太公夫妇逃出这庄，祝凤同了金定、迎烟泼开板斧，冲出了庄逃难。迎头撞了一个老年的将官，领了一队人马飞跑过来，那祝家兄弟躲避不及，只得放了太公夫妇，就与他搏战。不想那祝太公被庞兵捉住，祝凤、金定拼命追来，谁道祝凤亦被庞兵擒下。那祝麟回头一想，心里正想弟弟为何不来助战，那知庞牛虎从小路追来，刺了一枪，恰恰刺了祝麟右肩，回马正要看这一枪从那里刺来的，不料已被扎下马来。牛虎擒了祝麟来见飞虎，飞虎道：“哥哥，那祝家父子如今都擒在这里，我们可要问他，呼家这逆贼在那里，俺就好去追擒了。”飞虎道：“既是这般，也须绑了他，问明白了他再作道理。”飞虎问祝太公道：“你这老头儿，买腌鱼放生不知死活的，如今姓呼的在那里？快些说。”那祝太公道：“那呼延庆到新唐去了，俺三姐往西番去了。”四虎听说便道：“这逆贼，还在那里做他娘的梦哩，不要管他，俺且提兵追他便了。”飞虎领兵分为四路追赶。

那晓金定同迎烟与四虎战得气衰力疲说道：“不如且到三家村去，再作理会。”那金定、迎烟到了三家村，见了三姐，呜咽不语，三姐道：“嫂嫂，你们如何这般光景？”那金定、迎烟道：“三姐，你早上出门到此，谁想不多一会，那庞家的兵马把祝家庄围了。祝麟看了此来甚是蹊跷，就把太公扶出了庄，那晓路上又撞着庞贼，俺就与这贼迎敌，祝麟、祝凤也来与贼厮杀，不道庞飞虎拍马冲来，那祝麟兄弟同祝太公被庞贼都擒住了，故此我们特到三家村来。”三姐道：“嫂嫂，这个祸是俺丈夫呼延庆害的。”金定道：“三姐不必抱怨，这是俺家的气运，有此不测之祸。”

道犹未了，忽有庄兵报道：“祝家庄已经被那庞家烧得干干净净，就是这些庄兵也不知被他们杀了多少。太公同这两个官人也被庞家捉去的了。”三姐、金定听了庄兵这话，大家心如刀绞，三姐道：“我们且到西凉去借兵，回来报仇要紧。”梁员外道：“俺想还是去新唐好。”三姐道：“员外说径往新唐，却也甚妙。”那三姐、金定、迎烟别了员外，就往新唐借兵。

一路行来，远远见有营寨，不知是那里来的兵马在此安营，金定道：“三姐，我想天色已晚，不如就在这庙中躲一躲看。”三姐道：“也罢。”一齐进了庙来，拜了那神道，大家躲在殿旁却好睡去。只听神道升殿说道：“我乃山海神是也。今有孝女孝媳到来，上帝命我助他阴兵一千，领他到庞家营里，认取了祝太公父子的首级取回埋葬，鬼判在那里？你快集神兵助祝三姐到营认取首级回去，不得有违。”鬼判道：“领法旨。”那三姐醒来一想说道：“俺方才明明听那神道吩咐鬼判的话。”此时已是三更，且唤了金定、迎烟，大家说了梦中的情形。三姐道：“既然山海神指点俺们，想必爹娘性命不保，俺不免闯进庞营，看个究竟。”金定道：“此言甚是。”

于是，三人披挂上马，出了庙门，远远一望，庞营离此不远，三人摘掉銮铃，催动坐骑，悄悄而行，忽然，一个巡营军官叱道：“你们来此作甚？”三姐道：“夤夜赶路，误到此地。”那军官道：“远远避开。”此时，庞营上下均已熟睡，三姐等绕道到了营门外，只见竿头挂了四颗人头，三姐到了跟前，认得是爹娘和兄弟的首级。三人顿时落下了双行珠泪，连忙割下一幅战袍，包了首级，慌忙飞奔出营。一阵马蹄声响，惊动了庞营，军兵声声呐喊：“不好了，有人掠营，抢走了祝太公父子的首级。”人马一齐出动。忽见前面起了雾露，连那东西南北也都看不出了。就是扎下营寨，总不能擒他的了。

那三姐盗了父兄首级，不觉来此，已相近三家村了。三姐取出首级，大家恸哭了一会，就在村后埋下。那祝三姐同了两位嫂嫂到新唐借兵。不道一路而来，前面是雄关了，教我们如何能过去？那姑嫂正在掩缩，只见一个戎装的女将飞马赶来，说道：“你们来此则甚？”那祝三姐道：“我们是避难的。”这女将道：“你们可是来追呼家的？可是要过关去的么？”三姐听了，那里还敢话说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花瑞莲雄关计放 四虎将兵遭迷雾

仙人指点放蛟龙，那怕雄关巨锁封。

他日姻缘有红线，定教白刃斩元凶。

却说雄关总兵姓花名万年，有女瑞莲，自幼好武，一夜梦见仙姑告诉说：“明日关前有三个女子经过，你要送他们过关，将来你要和一个叫呼延龙的结亲。”次早瑞莲到关前巡查，三姐等正在着急，见一个女将军来盘问，三个人言语支吾，不敢明言，瑞莲道：“俺梦仙姑告知，今天有三位女将要过关，要我送你们出去，而且我与你家的呼延龙有姻缘之份。”三姐道：“谢将军照顾，俺们到了新唐，定把这事说与丈夫知道。仙女指示之言，必然如愿。”瑞莲道：“三姐换了俺的衣服，做俺姐姐，两位嫂嫂扮女兵，我们装做打猎一样，带了弓弩，女兵们都带器械。”大家走到关前，把关的道：“那里去？”瑞莲道：“不要罗嗦，早去开关，咱要到山南打猎顽耍。”那把关的又道：“少刻将军到关查问，教咱怎么回报他？”花瑞莲道：“将军到来，也晓得咱往山南顽耍。”把关的道：“吓，这就不用说了，咱去开关，请姑娘过去。”

那花瑞莲同了张金定、柳迎烟这一班女武士一齐出了雄关，已是山南了，那瑞莲道：“姐姐，一直往西大道，直到新唐了。小妹不能远送，望姐姐恕罪。”祝三姐道：“俺姑嫂蒙此厚恩，日后自有图报。”那三姐说罢，就与瑞莲拜别，这姑嫂三人，竟是上马去了。瑞莲道：“我们也就进关去罢。”那花瑞莲来到关前叫道：“咄！快些开关，俺姑娘进关哩。”那把关的应道：“来了，为什么大呼小叫？”瑞莲进关回府去了。自古道：

大抵乾坤都一照，莫教人在暗中行。

仙姬梦指新唐路，倾城最在著戎衣。

且说那庞家四虎将正在追擒那盗取首级的奸细，追来恰好相近，正要擒拿。忽然一天大雾，迷得人马也看不出了，东西南北的路也没处走了，只得扎下营寨，等这雾散再去追那奸细。那晓这个大雾，竟迷了三日。这些人马，死得十不及二，那三个兄弟也是胀闷不过。龙虎道：“我们且收拾回京，与爹爹商议，再作理会。”军士听了，一齐收拾上马。

到了京里，来到相府。丞相庞集听说四虎到了，心里十分快活。见了四虎，庞集便道：“我儿，为何这般光景？想必追擒那呼贼，过于劳累。”龙虎道：“爹爹道他则甚！常言道：入门休问荣枯事，一见容颜便得知。”丞相道：“你这畜生，敢对为父的这般顶撞！”龙虎道：“爹爹息怒，孩儿岂敢顶撞，因追擒呼家这逆恶，在路上遇上了几天大雾，人马已死了八九，孩儿因受了那气味，胸里胀闷不过，故尔回见爹爹，原是有话要告禀爹爹的。”丞相道：“既然是这般，也须就向为父的说了。”那四虎道：“爹爹，这事何足计较，倒是呼家这几个女将，却十分厉害。他动不动横冲过来，孩儿们与他征讨，却是难以招架。”那庞丞相听说大怒，便道：“俺写书与你的

叔父东海公去，教他统兵追擒，也不怕呼逆再逃上天去。”

丞相写了一封书信，差了四名家将，飞骑到了东海，见了这总兵东海公庞琦，那家将道：“俺奉太师爷差来，有书呈上。”东海公就接了家书，拆开细看，惊呼道：“吓！呼家这逆恶还不俯首，敢于聚练这些女兵女将，干犯宋朝的天兵么？俺有回书在此，你们回去呈上太师便了，说俺已令副帅点齐了人马，即来相助公子。”那副将岳鸣皋道：“人马都已齐了。”庞琦道：“就此起兵。”三军听了这令，一齐上马，前军后哨，那个不是扬威振武。庞琦道：“这里叫什么地方？”岳鸣皋道：“前面即到京城。”庞琦道：“既已到京不远，就此安下营寨，待俺进京，见了太师，然后提兵前去。”

且说那东海公带了这岳鸣皋来到相府，太师听说海东公到来，立刻出厅，接了东海公，便道：“为了呼家这逆恶，今日又要烦劳贤弟。”海东公道：“哥哥，若说歼除逆恶，乃是为弟分内的事。”大家把这追擒的话细细议论了一番，东海公道：“哥哥可晓得，古人说：斩草不除根，春来依旧发。也就是防后患之意。”太师道：“贤弟，这已往不必再讲了，今日请贤弟到来，要商量如何追擒之法。”东海公道：“这要唤侄儿出来，再问他一番，就好定计。”那庞集道：“孩儿进宫去见贵妃娘娘，就回来的。”

话犹未了，那飞虎、牛虎、毛虎、龙虎见过了贵妃回来，把贵妃的话回了东海公，也就细说了一遍。那太师同东海公听了，就呵呵的笑将起来，便道：“呼家尚未有拿获，如何说是明日先斩了他的首级来喂狗，岂不笑煞了人？”东海公道：“贤侄，你把三打祝家庄的话说来。”龙虎道：“叔父听禀，侄儿到祝家庄围住了他，那祝家父子被俺弟兄绑了起来，问他呼家这逆恶。他说到新唐去了，俺就叫将并放起火来，使得这逆恶总不能逃上天去，却把一个祝家庄烧得寸草无存，并不见有逆恶。俺把祝家父子的首级挂在标竿上面，以为收藏逆恶之惩戒。谁想那晚这四个首级都不见了，俺弟兄就领兵四路飞追。天色将明，远远见有几个女人，背的四个首级，俺弟兄见了，拍马飞赶。不料起了大雾，连路径都看不出了，只得暂安营寨，不想这大雾迷了三日，人马死去了八九，连侄儿也受不住。只得回京禀知了爹爹，写书相请叔父到来，商量个妙计，好去追擒那呼家的逆恶。侄儿看将起来，此事若斩草不除根，将来后患就不可测了。”东海公道：“俺同侄儿到雄关一问，就好追擒了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庞东海领兵助虐 天定山母子相逢

巧笑知堪敌万几，雄关总制着戎衣。

晋阳已陷休回顾，更请君王猎一回。

话说东海公庞琦听了龙虎弟兄的话，心里好不焦躁，便道：“闲话休说，既然呼逆练了女兵，难道俺怕了他不成么？”就向岳鸣皋道：“你传令三军，速速统兵到雄关等候。”鸣皋疾忙吩咐三军，统兵到关等候。庞琦就同了侄儿四虎，别了丞相，上马飞行，一直来到雄关。庞琦到关坐下，便道：“谁在这里管关？”把关的道：“俺本官不知公爷到关，没有在这里伺候，公爷不用发恼，俺已着人通报本官，随即来到。”庞琦道：“你们在这里把关，那来去的人儿可盘问的么？”把关的道：“咱们把关总看腰牌才放他过去。”庞琦道：“这个才是。”

那雄关总兵花万年听说东海公庞琦到来，连忙披挂到关相见。东海公道：“花将军，何必穿了甲冑到来？”花总兵道：“不知公爷到来，有失远迎，望恕不周。”庞琦道：“俺今非为别事，因知近日那呼家的子孙造反，教练了些女兵，不知怎么到了京城，贵妃娘娘知道，差了俺的侄儿四虎追擒这呼逆。俺想呼家到京，关上岂有不知？所以今日到来，要这过关名册查一查。”花总兵道：“那出入的军民，俺俱查过，亲自给付腰牌验放，并没有姓呼的出进。”庞琦道：“你取关册来看。”花总兵道：“你去拿关册过来。”把关的取了关册，花总兵道：“送与公爷去看。”庞琦把这关册细细的查看，却是注得明白，看到初三这一天，注的西羌进宝四人，给有腰牌四面，验明后放。庞琦道：“花将军，你道没有姓呼的过关，那初三有西羌进宝这四人的名姓都没有，如何给他的腰牌？”花总兵道：“因他是进京上贡的，要出关回去的，所以给他的腰牌，关册上都没有填写他的名姓。”庞琦道：“好糊涂，你知道他西羌来进的什么宝？这个明明是那呼家的子孙冒了西羌进宝的，你就不问他的名姓，竟放了他过关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花万年道：“他出关未久，待俺急急追去，擒他回来是了。”庞琦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快快领兵去追，俺且回京去也。”花万年道：“公爷听禀，但是俺出了关去，那沙漠地方地广人稀，去追这姓呼的恐怕又弄出别的事来。”庞琦道：“俺有五千人马，你可带去，擒了这逆贼就砍了他们的首级，不可再放脱了他。”花总兵立刻升帐，点了人马，炮声一响，将挂征袍，马挂鞍镫，红旗一展，放起三个狼烟大炮，却震得地动天摇，果然：

将施号令非通小，大小三军敢不遵。

且说那祝三姐同了张金定、柳迎烟道：“我们在雄关的时候，若然不是这花瑞莲得梦，她如何能在关前先来问俺，又教俺姑嫂改扮，扮了出猎的一般，同花瑞莲一齐出这雄关？如果不是天公点化，仙姑扶助，焉能出那雄关，来到这里？”金定道：“三姐，你看这里的景象，比中原竟是绝然两途了，中原地方何曾见此沙漠？连那眼睛皮上也是灰土。你看地面这般广阔，也

不见有人来往，唯是满野牛羊。”迎烟道：“且喜这里没有虎豹怪兽。”那三姐便说：“就有，我们也不怕他。”金定道：“三姐，你看前面这个山，怎么树木都没有的，好似烟雾四起，不知这个山里可有虎豹盘踞？”三姐道：“我们快快的过去便了。”

道犹未了，山上忽起一阵大风，吹来气味甚是腥臊，这腥风一阵一阵的刮来，三姐虽有武艺，却也有些胆怯，便道：“我们勒住了马。”那三个女将正抬头看这山顶，谁想山凹里跳出两个怪物，那女将倒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又不是虎豹。”迎烟道：“这兽却是人形兽面。”立将起来，原是头顶日月，不过头上披下的是长毛，窜来跳去，哈哈的一笑。那女将都唬得浑身冷汗，挺枪拍马追来，那知这个怪兽竟会说话，叫道：“美人休恼，俺乃老熊仙，夫妻两个在此黄山修炼千年，上帝命俺夫妇在这山洞里镇守那珊瑚宝塔，今美人到来，祝素娟在那里？”三姐道：“你问祝素娟则甚？”老熊仙道：“俺今日见了素娟，就好把这宝塔交他收去，日后好破妖龙阵。”

三姐同了两个嫂嫂随着熊仙来到山洞，却见洞中灯光照彻，石床上果有一个宝塔，长有尺外，上写“轩辕世宝”。待三姐寻这熊仙时，已是毫无形影。姑嫂三人就对了这个宝塔拜了几拜，望空祷告了一番，收藏了那个宝塔。走出石洞，下了山来，依旧上马前行。金定道：“好久不见人烟，前面簇拥，想是这里才得有人哩。”迎烟道：“姐姐，你看那人儿都是红须赤发，口里讲的这布尔斯哈达拉什，不知他讲的什么？”三姐道：“他们讲的是番话，咱中原人那里听得出？”却是：

天外有天外国，西羌岂是比中原。

那姑嫂三人在马上一路说来，不觉前面又是一座高山，不知是什么地方，金定道：“三姐，你看那山上倒有个营寨。”话犹未了，忽听金鼓之声，三姐道：“嫂嫂，却不道此处倒有个山寨，我们去看一看再走。”姑嫂来到山前，金定道：“咦！好奇怪，这里倒也有一个关口。”上写“天定关”三字。那姑嫂进了这关，三姐往前一看，呀！原来是教演女兵。迎烟道：“姐姐，他们为什么分出四个营头？这是如何讲究？”三姐道：“这是他们在那里演习分合法。”金定道：“姐姐你看他们各自排立了旗，必然练那攻冲法了。”那旗上写的“忠武将军王金莲、孝武将军邓三娘、昭武将军齐月娥、义武左军翠桃”。祝三姐看了又看，便道：“嫂嫂，我想这四位女将莫非也是为呼家的事在此练兵，也未可知。”金定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在此，你竟到营前喊叫起来，看他如何就明白了。”那三姐听了金定的话，来到营前，喊道：“婆婆那里？媳妇要到新唐去寻丈夫回来报仇，今日在此经过，望婆婆相救。”那金莲听说新唐的话，便道：“何人叫喊？”就吩咐翠桃：“你去同她进来，待我问她的来由。”翠桃道：“那一位姐姐叫喊？”三姐道：“是俺在此叫。”翠桃道：“如此，同我进去。”

那三姐见了金莲，口称：“婆婆，受媳妇一拜。”金莲道：“姐姐不要错认了。”三姐道：“婆媳岂有错认？”“吓，既不错认，你可晓得俺的儿子叫甚名字？”三姐道：“呼延庆就是俺的丈夫。”金莲道：“媳妇既来了，就请邓三娘、齐月娥一同相见。”又道：“那宫门外的是何人？”祝素娟道：“这是同媳妇来的两位嫂嫂。”金莲道：“快去请了进来相见。”金莲道：“难得三位女英雄这般义侠，不知庞贼的势力如今怎么样了？”素娟道：“婆婆，说也可惨，俺爹妈同两位哥哥都被庞贼杀了，那首级被他挂在标竿，亏这两位嫂嫂同去盗了首级，回到三家村埋了，就往西行。那晓到了雄关，正愁不能过此，恰好花总兵的女儿瑞莲梦见仙姑指迷，说瑞莲与姓呼的有姻缘之份，教他度俺姑嫂出关，才得到此。”金莲道：“如今府上还有何人？”素娟道：“婆婆不要提起，俺祝家庄被庞贼搜刮，两回攻打，到了第三次，四面放起了火，烧得那庄子上要一根椽子

也没有的了,所以那两位嫂嫂逃到三家村来,同了媳妇一路逃来。”金莲道:“贤媳妇,难得你姑嫂三人为了我的儿子,害你姓祝的也遭庞贼这个惨苦。少不得你公公同了叔叔在新唐见了你的丈夫,必然借了兵马出来,就有报仇的日子。否则,我们赶到新唐也好。”不知以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呼延庆新唐见父 仙山洞公主成亲

岁岁金河复玉关，朝朝马策与刀环。

三春白雪归青冢，万里黄河绕黑山。

话说呼延庆同了这两个兄弟出了长城，一路行来，弄得筋疲力乏。延庆道：“兄弟，你看前面的城郭，又不知那里了？”延龙道：“哥哥，你们慢来，待俺且去看个明白再走。”延龙往前看了一路，呵呵笑来说道：“哥哥，快走来，已是新唐的王城了。”延庆听说已到新唐，心里十分欢喜，进了王城便道：“兄弟，这里新唐国倒也不丑，你看百姓倒也清秀，服式又不怪异，就是他语言也都是官话，倒不比在路上见的那些人儿蓬头垢面，赤发红须的。”延龙道：“哥哥，那路上都是沙漠，吃的是飞禽走兽，自然生出人来都是那古里古东的。”延庆道：“兄弟，咱们问个信儿再走。”延龙道：“哥哥，俺去问。”延龙便问一个老人道：“老人家，咱问你个信，这里的驸马可是姓呼？”老人道：“你问他则甚？”延庆道：“老人家，那驸马就是俺爹爹。”老人家听了，就笑将起来说道：“驸马到这里成亲，生的儿子今年不过十三四岁，俺看你这年纪，有二十岁的光景，就是那两位，也有十七八岁了，怎么要充驸马的公子？岂不是笑死了人？”延庆兄弟见和老人家是讲不清楚的，就带马前行。延龙道：“哥哥，这里是驸马府了。”延庆道：“官儿，你快到里边通报，说中原来的侄儿、公子在外。”中军听说，来到里边，把这话传进去，内侍听了，进宫便道：“启上公主，方才中军进来报说，俺驸马爷的侄儿、公子都在外边。”公主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那内侍对中军道：“请公子进见。”中军道：“请公子进见。”

延庆同了延龙、延豹进了府门，一直到了后堂，内侍开了宫门，来到寝宫门首，内侍道：“启上娘娘，公子在此。”公主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延庆道：“孩儿拜见。”延龙、延豹道：“侄儿拜见。”公主道：“少礼，请起来。”延庆兄弟立在两旁，公主道：“你三位从那里来？到此做甚？”延庆道：“孩儿听得母亲王氏金莲说，我们爷爷呼得模，号称必显，因见庞妃僭了正宫的仪仗，庞妃怕爷爷启奏，他反逞奸哭诉。朝廷不察是非，就差奸相庞集领兵，把俺全家抄斩，杀了三百三人。俺爹爹守勇亏得爹妈教他在地穴里逃了出来，就到王家庄，俺外祖王员外招他为婿，生孩儿一人。那晓庞家起兵追来，俺爹爹就向俺母亲说到新唐借兵。孩儿想将起来，我今长成了，因同母亲到来，寻了爹爹，提兵前去报了此仇，俺祖父母在九泉亦稍息恨。”公主道：“这两位呢？”延庆道：“这是守信叔父生的。”公主又道：“如今你母亲在那里？”延庆道：“王氏亲娘现在天定山住下。”公主道：“你既到此间，且等你爹爹回府，就好商议。”延庆道：“母亲，如今爹爹到哪里去了？”公主道：“你父亲借兵去了。”一边对内侍道：“你去请了公子、小姐到来。”

那内侍请了公子、小姐来到寝宫。公主见了，便道：“孩儿过来，你同这三位哥哥相见了，延庆哥哥是你爹爹同王氏母亲生的，那延龙、延豹这两位哥哥，是你叔叔守信生的。”公主明

明白白的说了这话，兄弟、妹子大家拜见了一番，延庆道：“母亲，孩儿还未拜见外公哩。”公主道：“今日天色晚了，明日去见。”却是：

五原春色日迟迟，二月垂杨初挂丝。

即今河畔冰开日，正是长安花放时。

且说延庆弟兄到了来朝，进宫问安。公主领他见了国王，把这话也说了一遍，国王就赐了金冠三顶、玉带三条、蟒袍三领，延庆兄弟领了，拜谢了国王，又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就此拜别。”公主道：“你拜别了我，想到那里去？你若要寻爹爹，待我唤你的延寿兄弟同去。”那延庆兄弟别了公主就上马出府，不觉已到仙山了。延庆兄弟上山顽耍，延龙道：“哥哥，这是什么榜文？”延庆看道：“吓！原来为公主招亲。”延寿道：“哥哥，不要看了，我们快去见爹爹罢。”来到山冈，延寿吩咐家将：“你去禀驸马爷，说俺同公子来见也。”那家将疾忙报道：“启上驸马爷，有几位公子在外。”驸马听说，便道：“放他进来。”延寿同了延庆、延龙、延豹一齐进见。

延庆见了守勇哭道：“爹爹同王氏母亲离别时，孩儿还在母腹，不觉到今将二十年了。”守勇道：“你母可住在外公家里么？”延庆道：“母亲同儿寻父到来，今在天定山同婶婶住下，孩儿就同这两个兄弟到京祭祖，那庞贼正追捉孩儿，恰好有两个女将冲将过来，帮儿杀那庞贼，孩儿谢问，那女将道：‘俺乃姓呼，也要到京祭祖。’孩儿同这妹子又到京拜祭而来。”父子正讲得高兴，那家将道：“启爷，今日俺狼主招婿，所以请爷看比武哩。”

守勇同延庆弟兄来到帐前，看那比武的一个一个的走过，两位公主眼都不看，这些比武的英雄个个垂头丧气，说道：“好笑，那公主倒在那里看人，并不是比武招亲。”这里呼延豹、呼延寿在旁边跳将出去，到台上拔了长枪就舞弄起来。那两个公主笑嘻嘻道：“你们这两位英雄的枪法却是活泼，俺与英雄比一比看。”公主也拔了一根长枪，同延豹弟兄比武。谁道公主的心里，已是十分有意，只是使的花枪，那里肯下手刺去，那守勇一看，急得一身大汗，跳到台前，说道：“你们收住枪罢。”那延寿只顾使枪，这仙山洞主问道：“驸马为何叫喊？”守勇道：“今日乃公主比武大事，俺孩儿只管同公主使枪，俺在此叫唤。”洞主道：“驸马的子侄与俺的女儿比试，这是最妙的了。”话未说完，那公主已收枪进去，延豹、延寿也就跳下台来，大家回到山上。

洞主看见公主笑盈盈的走来，便道：“女儿，今日台上的比试如何？”公主道：“母亲，今日孩儿初在台上的时节，有要来比试的，孩儿看他，不要说他的武艺，就是那人品也不中适。”洞主道：“那后来这两个小英雄如何？”公主道：“这两个的枪法，孩儿们倒也合适。”洞主听了，便道：“俺女儿的眼力却好，那比枪的这两个英雄，一个就是驸马的儿子，一个是他的亲侄，如今且去向驸马讲了，就好成亲。”

洞主请了驸马出来，把那比枪的话说了一遍，守勇道：“但是俺侄儿同延寿的年纪俱幼。”洞主道：“驸马愁他则甚？俺看起来，他们是天赐的姻缘，所以路隔万里，到此成亲。”那洞主就吩咐备了花烛道：“今日是黄道吉日，与公主完姻。”一声吩咐，立刻齐备。家将道：“启上洞主，花烛都已完备。”洞主道：“既如此，请两位新驸马同了公主出来成亲。”那延豹、延寿同了公主，拜了天地，谢了洞主，拜见了守勇，各自回房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天定山庞琦大战 小道童大作妖法

将家难立是威声，不见多传卫霍名。

一自元和平定后，马头行处望回程。

话说东海公庞琦，自雄关回京，终日心焦：“花总兵出关去后，忽又数月，不知可曾追着呼家？”那庞琦同军师安期子商议，安期子道：“俺昨晚看那太白过宫，正是营惑当权，只怕是真火炼金之象。”东海公道：“将何可以克制他？”安期子道：“制火必得以水，俺想公爷亲征最称相得，家住在东海，公爵又是东海公，此去十全十胜的了。”庞琦道：“既安先生看定，俺就领兵出关。”中军道：“人马点了三万六千，都披挂停当，候令起行。”庞琦道：“就此发兵。”庞琦到了雄关，问道：“你们将军可有信息么？”中军道：“俺昨日接到总兵的牌文，说呼家不只三四个人，如今分为四路追擒去了。”庞琦道：“你在关上好好看守，俺今日领兵亲自出关去追哩。”中军吩咐开关，庞琦出了关来，走了两日，便道：“安先生，你看出关才得两日，那灰土就这般厉害。”安期子道：“沙漠地面都是这般的。”庞琦道：“果然地面却是广阔，人烟实在稀少，行了几天，没见几个人儿，俺想这呼家倒底在那一方呢？”

正在烦闷，忽见有人奔笑而来。吩咐了中军：“那前面的人来，你去唤他过来。”那中军上前便道：“你们往那里去？快来同俺去见公爷。”那些番民齐道：“咱都是过路的，公爷叫唤咱怎么办呢？”中军道：“想是公爷要问你们的话。”番民道：“这又出奇了，问咱什么？”中军道：“启上公爷，番民在此。”庞琦道：“百姓们不用惊慌，俺乃奉旨要追擒呼家将到此，俺因出了关来，将有一月，不知呼家跑在那一条道上，好去追哩。”番民道：“公爷，小番们听到老人家说，那天定山齐大王的驸马听说是呼家之后。”庞琦道：“他几时到天定山的？”番民道：“这话有一二十年了，那驸马生的公子，差不多有十四五岁的光景。”庞琦问道：“这里到天定山，还有多少路？”番民道：“从大道去二千来里。”庞琦道：“百姓们都回去罢。中军官，快吩咐从大道赶上前去。”却是：

东去长安万里余，故人何惜一行书。

天关四望肠堪断，况复明朝是岁除。

且说天定山齐国宝的儿子齐雄同了邓三娘、齐月娥、王金莲、翠桃姐、祝素娟、张金定、柳迎烟，各带女兵一千，在山上扎下营盘，各人立了将旗，国宝坐了大营，齐雄做了副帅。那些女将各自又守个山洞，大张旗鼓，在那里分营布阵。那晓将校飞报上山，说道：“启上大王，俺在金牛岗见有许多兵马在那里扎营哩。”国宝道：“再去打听。”国宝把令旗一展，各将齐到营前。便道：“众将官速速端正披挂，以防不测。”齐雄道：“爹爹怎么说以防不测？”国宝道：“你们还不晓得，方才报子到山上说道，金牛岗地方有许多人马在那里扎下营盘哩。”齐雄听了大怒，

就上了将台，把令旗一扬，口里喊道：“大小三军听着，第一炮，各各披挂；第二炮，一齐上马；第三炮，开关冲出。那鼓须要紧紧的催，鸣金呐喊的声音须要看令。”众将道：“得令。”

忽听一声大炮，众女将各各披挂。听了二炮，一齐上马。放起三炮，大家冲出关来。庞琦差了左翼朱尤、右翼俞仁柳，正到山前探听，忽听山上放起三个大炮，急忙跑回金牛岗来报知，庞琦大怒说道：“咱家就此起营，杀上山去，三军听着：如有活擒呼家一人者，官升三级，兵赏银牌，获得三五人者，照例升赏。如砍取呼家首级一颗，官加一级，兵赏十两，如有十颗五颗，照例加赏。”众将官道：“得令。”中军就禀令放炮，冲出营来。

那齐雄同了这班女将正杀到金牛岗上，那庞琦人马一齐围将拢来，那岳鸣皋、朱尤、俞仁柳、庞飞虎、庞牛虎、庞毛虎、庞龙虎一齐拍马冲将过来。齐雄、齐月娥、张金定、邓三娘、祝素娟、柳迎烟、翠桃姐大家出马迎敌，东奔西窜，南来北去，杀得烟尘抖乱，红日蔽隐，耳畔中只闻刀剑之声，眼睛里惟见光芒闪烁，却战有一百多合，胜败未分。那晓王金莲一枪挑去，朱尤跌下了马；那俞仁柳跑将起来，却被朱尤一绊，一起跌倒在地，正要扒起，被齐月娥用枪一勾，那女兵赶将过来绑了，解到山上去了。

岳鸣皋连忙逃进营来说道：“公爷快请安先生出来商议，看他这班女兵、女将，非是术法不能制伏。”庞琦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安先生商议。”那安期子来到帐前，庞琦把那岳鸣皋的话说了，安期子道：“俺早早吩咐，若与他们争胜，在亥子两时，保可决胜；若用申酉二时，也还可战胜。如今偏在巳午两时出战，正乃天火临宫，战恐有伤。”岳鸣皋道：“那左翼右翼这两员虎将已被他们擒去，如今要先生用个神术就可决胜。”安期子道：“且去收了兵，明日去战，可以取胜。”庞琦道：“宣令官，你把令传谕，暂且收兵，明日点齐人马，竟杀上天定山去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岳鸣皋助法大战 天定山国宝受困

金牛岗前沙似雪，齐家关外月如霜。

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

且说那岳鸣皋回营，把天定山大战，被呼家擒去两员虎将的话说了一遍，庞琦就请安先生出来商议，安期子道：“且去收兵，待俺作起法来，须明日交兵。”庞琦就令岳鸣皋且去收兵回来，再作计较。岳鸣皋得令，飞行来到阵前，把令宣了。那四虎正杀得力怯，忽听营里放炮鸣金。呼家也正要收兵，两下里人马一齐各归营寨。

齐雄上山，同国宝计议道：“爹爹，如今把那擒来的两个人如何处置他才好？”国宝道：“自古说：擒贼必擒王。那些小校擒来，置死他也没用，带他们到营前，割去他们的两个耳朵，放他回去何妨？”齐雄依令，把这擒来的左将朱尤、右将俞仁柳带到了营前，把他两个耳朵割了下来，放他回营不题。且说齐雄正来缴令，呼守信却也回山，齐雄告诉守信道：“庞家领兵到来，要擒你的子侄哩。”守信听了大怒，见了国宝，说了一番，国宝道：“你们行事总要看清路头，不可造次。”守信同齐雄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那守信来到营里，见了月娥、邓三娘、金莲、翠桃、祝三姐、金定、迎烟，把这话儿大家计议妥了，一面就吩咐将校，你们随了将令，营前营后须要时刻巡逻，不可懈怠。众军齐道：“得令。”

话说东海庞琦正与安先生讲用术法，要擒捉呼家，那晓朱尤、俞仁柳回营，安期子道：“他怎么放你们回营？”朱尤道：“先生不必说了，俺也曾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在军前二三十年，从来没有这个稀奇。”安期子道：“请教将军，有什么稀奇？”朱尤道：“先生，你还不晓得哩，咱同他们正杀得热闹，谁知咱两个的耳朵被他们杀掉了。”安期子道：“只怕割去的。”朱尤道：“先生那里晓得。”安期子道：“听言当于理察，二位将军请进营调息。”安期子炼个飞砂法，不道天色已明，就令三军放炮冲将出去。

王金莲听得炮响，连忙装束上马，吩咐放起炮来。金莲冲出营来，就与庞飞虎盘旋大战，庞牛虎、毛虎、龙虎一齐冲来，齐月娥看见便道：“姐姐，我快去也，你们随后就来。”月娥冲出就与庞家接战，正在那里杀到东，追到西，两下里都想要擒活的，那晓邓三娘、祝三姐、金定、迎烟一齐冲入阵来，兜来绕去，杀做一团。安期子上台一看便道：“岳将军，你快去助战。”那岳鸣皋飞马入阵，就用起飞砂法。

王金莲、齐月娥这班女将正杀得高兴，不道狂风大起，吹得石走砂飞，那些女将都唬得胆战心慌。谁晓祝素娟一面与他厮杀，怀里就取出那珊瑚宝塔，对着庞家的营里，这砂就不飞起，那石也不走了。岳鸣皋道：“安先生，不好了，那法儿没用的。”安期子道：“不妨，俺有徒弟，即刻就来。”道犹未了，有五个道童来到营前说道：“要见安先生。”中军领了道童进营说道：

“有人要见安先生哩。”安期子道：“来的是谁？”中军道：“他说是先生的徒弟。”安期子道：“如此请他来见。”道童来到里边便道：“师父唤徒弟到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安期子道：“请你到来，非为别事，俺今在此行了一个飞砂法，因被他破了这法，如今要用那五行阵，所以请你们来帮俺行了这法。”道童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在此，请师父布阵便了。”安期子就令摆下五行仙阵，女将们正同庞家四虎杀得个昏天黑地，安期子把这五个道童，分布了五处，按的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那段道童得了青旗，派守东方；解道童得了白旗，派守西方；鱼道童得了赤旗，派守南方；元道童得了黑旗，派守北方；王道童得了黄旗，派守中宫。安期子把那阵图分派定了，就令岳鸣皋冲出阵前，哄骗他们来讨战，进了这营，也不怕呼家再逃上天去了。

岳鸣皋引这女将到了阵前，便道：“俺家这个阵儿在此，你们这些毛贼还不知死么？”齐雄道：“呔！你这班奸贼，休在这里猖獗，俺来也！”那齐雄拍马赶来，只见那五个道童，把旗一招，进营去了。齐雄就从东方杀进营里，那道童挺枪就战，齐雄正要来擒，谁想这道童口里吐出许多青烟，熏得个齐雄连马跌倒在地。呼守信看见齐雄跌下马来，他就从南方杀进，解道童道：“你何不好好下马受缚？”守信大怒，架起刀来，正要砍着，那晓这道童开了这口，火就喷个不止。守信见了喷火，倒也呆了。那邓三娘见那道童在那里把这白旗一招，三娘就从西杀入，道童措手不及，就把手一招，只见眼前许多刀枪砍来，惊得个邓三娘手足都软了。齐月娥对王金莲道：“姐姐，难道他有妖法的么？”金莲道：“且杀去看。”月娥竟往北首杀进，道童就迎面喷出一口水来，那知月娥已淹在水里了。王金莲不问情由，一直杀进营来，思量助战，那晓这个道童的口里喷出许多黄烟，把一个王金莲迷住。

齐国宝看了便道：“俺一家儿去与庞贼交兵，为何追进营去，却不见出来？难道倒被庞贼擒去不成？倘然庞贼那里用了术法，这便如何？”翠桃同祝三姐道：“大王不必心焦，俺同三娘去也。”翠桃见了道童，就骂道：“你这妖道，黄毛未退，敢在此撒野！”道童道：“俺在海岛里修道千余年，就是那四海的龙王，也知俺是终南散仙，你们这班狐媚晓得什么来？”翠桃就把双刀砍去，那五个道童哈哈大笑，口里吐出许多烟来，熏得那女将昏昏沉沉，那三娘取出了宝塔对着那妖道，却是烟起不上来了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呼家将大破五行阵 金牛岗庞琦受死戮

石碧千重草木森，白云斜掩不知春。

昭君溪映年年月，偏照忠君一片心。

且说庞琦听探子报说，安先生同了徒弟布了五行阵，把那些女将都收拾在阵中了。庞琦道：“快请安先生来商议。”探子就道：“安先生，俺公爷请先生快去商议。”安期子道：“徒弟，今公爷请俺到营，不知商议什么，你们一同走一遭。”安期子同徒弟进营相见。庞琦道：“安先生，这五行阵却好，如今请先生到来商议，那擒住的反贼，为何不就斩了他们的首级，挂在营前？”安期子道：“俺擒的那些反贼，都要带到京城，必须大张旗鼓，法场上斩他，使其羽党也晓得天朝的法令。”庞琦道：“先生妙见！但是不就杀他，恐防反贼再逃了去，就徒费心力了。”

那安期子、道童齐说道：“公爷若说这反贼要想逃脱，料他今生也不能够了，俺擒住了反贼，就令值日神将用了铁网网住，所以一动也不动的。”庞琦道：“好，果然先生是通神的！这几日先生大费神思，辛苦极了，今日俺同先生小饮一巡，明日就打算收营回去。”庞琦在营大排筵宴，同那岳鸣皋、安期子、庞飞虎、牛虎、毛虎、朱尤、俞仁柳及段、解、鱼、元、王这五个道童都吃得熏熏大醉。

安期子道：“公爷，俺想此时不如我们领了人马，杀上那天定山去，捣了他们的巢穴，回来带了反贼，就收拾回京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”岳鸣皋道：“公爷，那安先生这个计策却是个神机妙算，俺这里领兵杀上山去。那山上的贼党就是神仙，也是意想不到的。”庞琦听了，拍手大笑说道：“先生的计越发妙了。”便道：“我们快饮一杯，统兵就去。”安期子、岳鸣皋等就传令三军披挂完备，立刻放炮起营，来到天定山，杀到山前。

那守关家将报进山寨说道：“庞家的兵马已杀到关前了。”齐国宝道：“俺在山二十多年，从无人敢来冲犯俺的关隘，那晓今日倒被庞贼到关鼓噪，教俺这口气如何消去！”便道：“翠桃姐、祝三姐，你们这几位在山守了，待俺出关与这庞贼决一死战。”翠桃道：“大王，若说与庞贼搏战，待俺翠桃前去。”国宝道：“你们去是不会见机，这事必得俺去方妥。”国宝就披了一副金锁甲，戴一顶九龙双凤盔，穿一双龙目虎牙的战靴，腰佩龙泉宝剑，手提一根铁杆金枪，坐一匹千里驹。齐国宝正在上马，要出关与庞贼搏战，祝三姐道：“大王且慢，你看山后那些人马，好象番兵来了。”国宝勒住马头一看，便道：“三姐，那边跑来的人马确是番兵，为何倒分了四路而来？”国宝看了，正同三姐在那里讲论，那知翠桃奔来说道：“大王，那山后来的人马，只怕不是新唐来的番兵。”国宝道：“不要管他，吩咐开关。”大王一声吩咐，这些把关的立刻开了。

齐国宝冲出关来，便道：“俺天定山齐国宝来也！你这奸贼，快来受死。”庞飞虎道：“你这反贼，窝了呼家这些逆匪在山，还敢在此猖獗？”飞虎就一刀砍来，国宝挑起枪来架住，飞虎带

转马来，又是一刀砍过，国宝乘势把枪一挑，却好挑着了咽喉，飞虎就跌下了马，谁知国宝又兜肚的一枪。牛虎拍马就战，不及十个回合，牛虎败走。毛虎、龙虎一齐飞赶过来接战，国宝把这根枪一洒，毛虎、龙虎不敢迎敌，国宝就拍马飞追。

岳鸣皋乘着酒兴，出马迎住，说道：“俺想你好不知人事，难道你不晓得自己的那些男女，俺一个个都拿下营里来了？你还想闹什么？不如早些下马受了个死，岂不倒安然些儿？”国宝听了大怒，提枪就刺，岳鸣皋道：“且慢来，俺还有一句话儿与你说明白了。”国宝道：“有话快讲。”岳鸣皋道：“俺久已要做你……”国宝道：“你要做俺什么？”岳鸣皋道：“俺要做你家的女婿……”话犹未了，国宝就是一枪，恰恰刺中他的胸膛，岳鸣皋就坠下马来。那晓鸣皋的腿挂住了镫，这马惊得跳将起来，拖了鸣皋一直冲进庞营，谁想那庞毛虎、龙虎又被这马冲来，撞倒在地。庞琦恼将起来，骑上了马，提枪飞奔，直戳过来，国宝也就挺枪迎敌。

呼守勇正领了番兵到来，守勇道：“众将听者，你们就此天定山下屯了人马，俺上山走遭回来，起营便了。”呼守勇到了山上，见翠桃在那里披挂，便道：“翠桃姐，你在此慌张什么？那山下屯的人马就是俺在新唐借来的番兵。”翠桃道：“驸马爷，俺不是为山下人马，因俺家这些人马都被庞家围住，那金莲姑嫂都被庞家擒去，我们就一齐冲下山去，与贼厮杀。那晓这贼营里有些道童，跳将出来，口里都放出烟火，迷得天昏地暗。幸那祝三姐在黄毛洞得了一个珊瑚宝塔，取来托在手里，那烟火略略退散了些，我们看来不济，急忙回到山来，把这话儿细细诉知大王，大王听了大怒，立刻披挂下山去了。我们因此披挂，也要下山。”守勇道：“你们且慢，待俺下山前去。”话未说完，守勇下山，来到番营，把那话儿说了，延庆、延龙、延虎、延豹、延寿、赵荆隆、赵迎风听说，立即上马各执刀枪，飞往关前，拍马冲杀过去。庞琦回转头来一看，却被齐国宝一刀砍去，恰恰砍了庞琦的右肩膀，那庞琦忍痛大叫：“安先生快来。”安期子听得阵前叫喊，走出营来一看便道：“不好了，徒弟快些作起法来，俺到阵前去救公爷哩。”五个道童听说，疾忙作起妖仙大法，布起天罗阵，思量一齐兜进网来。这里道童急急行那阵法，安期子飞马跑到阵前，那晓呼守勇同了子侄直杀过来。安期子看来不能抵敌，就勒马回营说道：“徒弟使法，看来鞭长不及的了，那呼家这反贼都杀进阵里来也。”道童道：“师父，俺今行了一个妖仙大法，布下了天罗阵，还怕这反贼则甚？且等到午时，我们大家也杀他出去，就一个个的拿进来哩。”

师徒正在营里商议，那晓庞琦败进营来说道：“安先生，呼家这反贼把俺的右肩砍下那一刀，俺忍了痛与反贼搏战，先生为何不来相帮擒这反贼？”安期子道：“俺同徒弟行了个妖仙大法，又布个天罗阵图，正在此商议，俺与徒弟到阵前搏战，拿贼回营。”庞琦道：“安先生，你们要去就去，快快与俺拿下这些反贼。”安期子听了，正同徒弟上马，那晓呼守勇、呼延庆、呼延龙、呼延虎、呼延豹、呼延寿、祝三姐、翠桃姐、张金定，各领番兵一千，一直杀到五行阵来，道童也就拍马迎敌，安期子、俞仁柳、朱尤仗了这个阵法，大家挺枪就战，男男女女，杀去杀来五十余合，呼家将把庞贼这个五行阵杀得瓦解冰消。

那被贼擒去的呼守信、王金莲、邓三娘、齐雄、齐月娥忽闻雷声大震，电光耀目，豁然惊醒，起来一看，守信道：“这里的人马那里去了？”月娥道：“俺家都为杀贼被擒到此，如今庞贼的营寨，不知为何没有人了？”邓三娘道：“那前面的人马，只怕就是庞贼的。”金莲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上马快去追哩。”一路追来，路旁首级不胜数，转过个弯儿，只见无数人马，在那里追来追去，守信拍马飞赶阵前一看，见齐国宝、祝三姐、翠桃姐都在阵里，守信也追入那阵，与贼就战，杀得庞家大败亏输。

这道童也想要遁下土去，那知素娟托出这座珊瑚宝搭在手，庞家的妖法再也作不起来。安期子道：“公爷，古人有言，凡事须要见机。看来难以取胜，不如且避他一避，再作理会。”安期子说了这话，拍马飞逃。庞琦道：“先生同去。”言未说完，恰好国宝赶来，喊道：“奸贼休走。”就一刀砍来，庞琦已分两段。守勇、守信一齐追来，那五个道童都显出原形，借土遁去。祝三姐回马追来，割了庞琦的首级，说道：“这首级拿去，要祭祖坟的。”那庞龙虎带了杀败的残兵，望风逃去。

这呼守勇道：“众将官，我们仍回山前扎营住下，择日起营前去。”立刻放了三个大炮，一路扬威振武，回到山下，扎了营盘。呼守勇、呼守信、呼延庆、呼延龙、呼延虎、呼延豹、呼延寿、王金莲、翠桃姐、邓三娘、祝素娟、张金定、柳迎烟一齐送那齐国宝、齐雄、齐月娥上山，大家拜见了一番，呼家弟兄子侄，各把相别到今的事各人叙说了一场，国宝排下筵宴，饮至更阑，国宝道：“今已夜深，我们明日细讲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老八王弹奏庞妃 呼家将奉旨锄奸

十二年来多战场，剪除权佞赖西凉。

君王有道知贤否，功业将成名渐扬。

且说呼守勇与弟守信说道：“俺家世代功臣，是以宋太祖荣封到今。谁想仁宗宠幸庞妃，僭用正宫的仪仗，俺祖公因为纲纪不可紊乱，反被庞妃唆怒了朝廷，不问是非，就差妃父庞集领了人马，抄斩了俺一家儿性命，幸喜俺同兄弟逃了出来，那庞家又来四处追捉。”守信道：“哥哥，这是俺弟兄的命里应有这些磨难。”延庆道：“爹爹，如今难星已磨尽了。”金莲道：“闲话少说，要讲我们怎么前去报仇。”延庆道：“只须孩儿同了延龙、延寿两个兄弟到京去，同八王爷商议，请一道除奸的圣谕，就好统兵剿灭。”金莲道：“雄关怎么过去？”延庆道：“这不愁，就扮西羌进贡的何妨？”金莲道：“不可，倘若被他看破，再惹出事来怎处？你既同兄弟进京，须金龙、迎凤这两位公主同去，只说仙山差来进贡，那关上才得肯放过去。”

延庆兄弟同那两位公主上马就走，晓行夜宿，不觉已是雄关。延庆到关便道：“谁人把关，快开着，咱家公主过去。”把关的道：“谁敢大呼小叫？”延庆道：“咱奉仙山寨差送公主到京进贡，快快开关让咱过去。”把关的道：“你忙些什么？俺去禀了将军，才好放你过去。”回来禀道：“启上将军，外面有仙山进贡的，可要放他进关？”花总兵道：“你们在关管理出进的人查验明白，就知道放得放不得。总要查点明白，有几个人，给腰牌几块。他们出关去，先验收了腰牌，放他出去，查他没有的，就拿来见俺。”把关的来到关上，又查问了一番，给了腰牌，注那关册，上写仙山贡使五员，随带家丁八十名，一个个点放进关。延庆道：“今日关上比前番紧急多哩。”延龙便道：“哥哥，若说他紧急，难道我们飞进来的？”延寿道：“前面是三家村了，我们可要进去？”延庆说道：“不要耽搁了。”延龙道：“哥哥，你看这祝家庄如今变了一片荒郊，岂不苦恼？”这教：

关山万里远征人，一望长安泪满襟。

青海波涛空夜月，黄沙碛里似无春。

且说庞集因女儿做了仁宗的贵妃，十分宠幸。那忠孝王呼得模自恃宋朝开国的大功臣，世袭食禄三千石，黄金十万两，朝里这些同僚，那个不畏惧他几分，动不动就要面圣，弄得那朝里的官僚个个胆战心惊。就是那龙图阁学士包拯，也是这般厉害，偏偏那个包文正同他也是一般的，朝廷十分信服，果然他是铁面无私，如今亏得朝廷差他封王去了。那庞集正想起心事，忽家丁报说：“四虎将到了。”庞集不胜快活，牛虎、毛虎、龙虎一齐见了太师，庞集道：“我儿去后，为父的那一日不想念你们，我请你叔父同出关去，也是个打算，他的名声已振四海，那个不晓得他举鼎千斤，不要讲擒那呼家小子，就是那杨家老令公、老令婆也晓得你叔父的

威名，就是你哥哥龙虎，为父的看他将来也是个大将，如今他年纪轻轻，倒也有些大志。”

龙虎道：“爹爹，不要说了，俺弟兄同了叔叔出了雄关，分作四路追赶，遇见一队番民，细细查问呼贼，他说新唐的驸马，闻得人说就是呼延赞的子孙。孩儿们同叔父听了番民的话，不分昼夜，驰追那呼贼，那知赶到金牛岗，探子报说呼贼就是天定山齐国宝的女婿。叔父同岳鸣皋、安期子先生商议，就在金牛岗扎了营盘，令朱尤、俞仁柳一同杀上天定山去。那晓呼贼同一班女将出来讨战，安先生作了飞砂法，正杀得高兴，那晓这个砂石，都飞到自己营里，那里招架得住，只得收兵回营。谁想朱尤、俞仁柳被呼贼擒去，割了耳朵逃回，俺叔父大怒。安先生道：‘不妨布个五行阵，怕他还就不就擒？’岳鸣皋同孩儿们出去诱战，把这些女将都收在五行阵来。安先生同叔父又要统兵一齐杀上山去，扫除他的巢穴。谁道山上这个关，好扎实东西，准准打上一天，动也不动。不道一个老将杀出关来，抡起这一把大刀，乱砍过来，俺的飞虎哥哥被他把刀一撩就不见了。叔父挺枪同这反贼战了百十余合，也被他砍上一刀，连首级也被他拿去了。俺家的五行阵也没有了，擒他的女将也抢去了，安先生同那道童都逃走了。孩儿们看来不好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，只得带了那二百来个残兵回来。”

庞集听了大怒：“俺兄弟东海公庞琦、孩儿庞飞虎反被那呼贼杀死，这还了得，气杀我也！”龙虎道：“爹爹休得动气，人之死生也是个大数。即如孩儿，也挨过他一枪，如今只要多挑几员大将，多选几万人马，待孩儿们一同出关，去追擒这贼，也报了哥哥、叔叔的仇了。”庞集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也不必出关去，只须挑选三千精锐，牛虎守在鸡鸣关，毛虎你去守了飞石关，龙虎去督守了雄关，各带一千精锐在关上守住，那呼贼不见我们去追他，越发猖獗，必然反要杀到关来。你们乘势开关放他进了关来，就令精锐围将拢来，那时节就好擒了。”庞集说了，就选精锐三千，牛虎、毛虎、龙虎各领精兵一千，星夜飞奔到关把守，等那呼家将到来，准备报仇。这教：

荆山已去华山来，日照雄关四面开。

戎府莫辞迎候远，相公能破蔡州回。

且说呼延庆弟兄同了两位公主上马就走，延龙道：“哥哥，这条绕道，我们倒也走熟了。”公主道：“前面什么地方了？”延庆道：“前面是京城了，公主，我们一齐改扮了差官前去。”大家把衣服脱下，换了差官的巾服，来到王府门首，延庆把手一拱便道：“老公公，拜烦禀报一声。”内监道：“好糊涂，你也没有名姓儿，又不晓得你来做什么，教咱禀报什么？”延庆道：“公公说话不错，俺名姓儿不用说了，你只讲五霸山来的差官，要见王爷。”内监道：“这个话就是了，剪剪绝绝，咱好去禀哩。”那内监来到宫门禀道：“老王爷，外面有几个官儿，他说是五霸山来的，要见王爷。”

八王听了，再也想不出来，八王道：“他说要见，你去带他来见。”内监走到外边说道：“差官来，同咱进去见老王爷。”差官同了内监进宫便道：“王爷，这五霸山的差官在此。”八王道：“你从五霸山来此做什么？”差官道：“特来求见王爷。”八王把延庆细细一看说道：“那碧桃、梅仙你可认得么？”延庆道：“这是臣的妹子。”八王道：“如此，书房里坐。”一齐来到书房里边，八王道：“你们来此有何话说？”延庆道：“千岁，小臣有冤相告。”八王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延庆道：“臣祖呼得模，因为贵妃僭了正宫仪仗，被庞妃谎奏，害臣全家抄灭，杀得鸡犬不存。幸臣父臣叔先奉祖母命，一个逃走，一个进香，后来晓得庞妃还要加害，只得东躲西逃。那晓庞妃仗了太师庞集的势力，他的侄儿就是四虎将，同庞妃是兄妹。上年看灯时候，臣同妹子在勾栏院门口，扶了太子，送回千岁府来的。”八王道：“是啊，俺再也想不起来了。如今你妹子在那里？”延

庆道：“都在天定山，等臣回去，就要起身到京，送妹子与公子成亲。今臣到来，要求千岁为臣奏请一道除奸的敕命，小臣父子才能报雪大冤。”

八王道：“公子，难道你不晓得，庞集、庞妃朝廷十分隆重，咱即使奏了，倘然朝廷问起他们，非但不准，恐怕再弄出事来，这便如何？”那延庆、延龙、延寿同那两个公主一齐跪倒说道：“千岁不能代奏请敕，臣祖之冤，永世不能伸雪了。”八王听他如此哀切便道：“你们且消停几天，咱明日上朝，待看机会是了。”那知不多一会，却有太监梅盛林到来说：“圣上请老千岁即刻进宫议事。”

那八王就同太监梅盛林上马进宫。见了仁宗，八王就促紧眉头，闷闷不乐。仁宗道：“朕因久未与王叔相叙，今日请来，朕要谈讲谈讲，不知王叔为何愁眉不展，使朕忧疑。”八王道：“圣驾征辽去后，朝政委命包文正监察，文武僚属肃清。后来圣上将包文正差去封王，朝里庞集就自恃起来，且如上年的元宵节，那庞妃暗托他哥哥四虎探听太子出宫，将玩赏花灯，那四虎埋伏奸细，在途中谋害，彼时亏了呼得模的几个孙子、孙女救护了太子，送到臣的府中。臣询问原委，方知呼家的忠心尚在。若说庞集官居极品，不应纵子肆谋，若论庞妃，圣上如此宠幸，当思报主，不应肆毒，将刘妃所出之子推河致死。是时幸赖陈琳救送到臣府里收养。倘陈琳丧心，依了庞妃计，臣那里晓得？圣上何由而知？幸赖祖宗庇佑，年已长成十八岁了，不然，宋室江山，谁作圣上的社稷主？就是那庞集的四个儿子飞虎、牛虎、毛虎、龙虎，不念身受国恩，极图报效，胆敢父子兄妹，内外勾通，朋奸害国。我圣上毫无觉察，臣心日夜忧煎。”

仁宗道：“老王叔太狐疑了，朕每试看贵妃的行止，倒也不过如此。若说妃父庞集，也还忠直，就是他侄儿四虎将，朕看他的智勇倒也不差。今王叔这般说法，明明是与呼家出头，要算计庞家父子，难道王叔就是昧良心的？使得天下的人亦难深信。”八王道：“臣再不想我王如此昏聩！听了庞妃把个正宫曹皇后平空废了，难道做了个朝廷，也是不晓得的？庞集勾通他兄弟庞琦，招集那些人马，封为东海公，难道我王又是不晓得的？那庞家四虎将交结许多奸细，难道也不晓得的？我王圣明天子，岂能把朝纲大事都交由嫔妃作主？望我王猛省其奸，当思堂堂一个国后，被唆轻废。好好一个江山，庞家已占过半了，若再不除，不让于武癘的了。我若不是宋朝的王子，再也不肯与你讲到这个事情，无奈俺是你王考的胞弟，所以言不惮烦，望我王三思。如谏之不察不行，只好各人自扫堂前雪，不管他家瓦上霜了。”

仁宗道：“王叔之言，却是为了宋朝的天下才讲。但朕一时放不下脸，请教王叔怎么可除？”八王道：“果若要除，只须降一道除奸削佞的敕谕交与老臣，待呼氏子孙报复前仇，果能朝野肃清，忠心不改，复还了他的旧秩。倘有差失，总在老臣身上。”仁宗道：“既承王叔代朕加忧于国，朕心岂有不明？朕今降旨，以除奸敕命一道送到王府，请王叔代朕发判施行。”

那八王出宫回府，排了香案，供奉圣旨，就令内监请出呼延庆弟兄，把那见驾的话细细说了一番。延庆弟兄一齐跪下叩头说道：“俺呼家的祖宗在九泉之下亦可出狱。生者蒙恩，死者戴德。”八王道：“俺这札符你带在身边，倘关津有阻，把这札符与他看。你竟讲奉旨到新唐差使，那关上就不敢噜嗦了。”那呼家弟兄领了札符，拜谢了八王叔，即便起程。延庆道：“我们偷祭两番，遭了许多磨折，今日可以到坟拜扫，祷告祖宗，然后起行。”延龙等都道：“哥哥所言正合弟等意思。”遂即一齐策马向前而往。正是：

特奉皇恩雨露新，八王一语重千钧。

力图报国还思祖，忠孝真堪绝比伦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三家村女将交锋 呼延庆出关提兵

忆记新唐去复来，日照重关次第开。

公子远迎山寨里，将军捧敕玉京回。

且说呼延庆同了延龙、延寿和两位公主到坟上拜祭了一番，上马就走。一路行来，前面已是鸡鸣关了。那延庆取了札敕，飞赶到关，守关将道：“你们到那里去，大呼小叫做什么？”延庆道：“俺奉旨出关有事，你还敢不快快开关。”守关的道：“这倒不相干，你说是奉旨出关，咱也不管你有事没有事，拿凭据来看。”那延庆取出那札符，守关一看，便道：“请坐，咱去回明了将军，好来开关。”那守关的进去，见了牛虎说：“有奉旨出关的，要过关去。”庞牛虎道：“既是奉旨，可有什么凭据？”守关回道：“有八王爷的札符。”牛虎道：“放他过关去。”守关的连忙开关便道：“请爷们过关去。”那延庆兄弟一齐过了关来。延龙道：“哥哥，俺听那把关的说，呼家将杀了庞琦、庞飞虎，因此各关都紧急得了不得，倘查问不清弄出事来，就有干系的。”那公主听了大笑起来说道：“亏他这样紧急，我们才好到坟祭祖，请我们过关哩。”这教：

世间好事多磨折，今日方知苦后甜。

且说那三家村的刘定金、梁胜金、鲍赛金逐日在花园里演习枪法，教女婢们操练刀剑弓马，谁想那鸡鸣关的总兵庞牛虎密差中军卜世球、宗洪来到三家村刘员外家里，那员外出厅相见，说道：“两位老爷到此荒村，有何公干？”中军道：“今日俺奉鸡鸣关庞总兵差来，与员外的令爱作伐。”员外道：“呀呀呀！二位既是总兵要你们出来作媒，难道不晓得我家的女儿久已配定与人的么？”那中军听了，就作别员外，回到关来，把刘员外的话细细说明。牛虎道：“他既不承抬举，俺到明日领了几个家丁，竟去抢了回来，看他有甚法儿？”卜世球道：“将军既要抢亲，何不今晚就去？”牛虎听了大悦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点了三千人马，就到三家村去，围他起来，到刘家去要他将女儿好好送了出来，我们也不必再到他家里骚扰，他若有推阻，我们就杀进去，也不怕他的女儿不弄到俺的手。”

中军官领了将令，立刻点起人马，来到三家村围住，那营里放了三个大炮，震得地动天摇，惊得那村上的百姓慌慌张张道：“这官兵到来，不知什么缘故？”那几个老人家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我们大家去报知员外。那些官兵团团围住，听他说，到刘家抢亲的来了，我们都到员外那里去。”村上这些男女见了员外说道：“员外，不好了。”员外道：“什么事情，大惊小怪？”众人道：“如今有许多官兵围在那里，听他说，到员外家里要抢小姐去哩。”员外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说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员外急忙来到花园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你们还要在这里射什么箭？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却是为何？”员外道：“今日早上有两个武官来说，鸡鸣关的庞总兵要我女儿去成亲，为父的对他们说，俺家的女儿久已许配与人的了。那武官听说，也就去了。谁想此时有许

多官兵在我们村上，说要抢女儿去，如何是好？”那定金、胜金、赛金道：“爹爹，不妨，自古道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等他到来，女儿出去与他决个胜负，若是胜了就罢，倘不能取胜，女儿乘此就到新唐去也。爹爹，你也不必挂念。”员外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”定金道：“爹爹，事到其间，不得不如此。”

员外父女正在悲苦，忽听炮声不绝，外面人声沸翻，赛金道：“姐姐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些出去。”庞牛虎、卜世球、宗洪假作舞枪杀来，这三个女将，同了那三百多个女兵，各用了双刀，冲将出来乱砍。那庞牛虎倒也不能招架，只得勒马避过，然后带马挺枪杀上，那女将迎枪就战。刘家这村上的男男女女，也助那女将威势，只听村上战鼓咚咚，牛虎心里却也胆怯，不道这女将一直追来，庞牛虎道：“姣姣，你好厉害，把汉子追得这么狠，怎么同你做夫妻哩？”那女将道：“你这龟子休走。”

那牛虎正想半战半退，那晓呼延庆、呼延龙、呼延寿、呼延豹同了金龙、迎凤到三家村来，延寿道：“哥哥，那三家村里怎么倒有庞总兵的旗号？”延庆看道：“兄弟，莫非庞家又到三家村来寻我们么？”金龙道：“哥哥，不要管他，我们追上前去。”延庆兄弟就拍马飞赶，喊道：“庞贼，你呼爷爷来也！”牛虎听喊，便道：“反贼，快来受死。”道言未了，呼家已刺过枪来，牛虎回马架住，说道：“你好大胆，现在奉旨拿你，你还敢与俺照面杀阵，好不知死的呼贼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延龙道：“奸贼看刀。”那呼家弟兄同这两位公主杀得庞家的人马东奔西窜，零零落落四散奔逃。呼家将依然上马前去。牛虎看那呼家将上马去了，心里又想追他，又怕杀他不过。卜世球道：“将军，我们且把人马点一点看。”牛虎道：“点他也无益，快着宗洪到关，速速挑选利兵二千，便好追这呼贼，也不怕不擒的了。”卜世球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再去请了飞石关的三将军到来，也好商议商议。”牛虎道：“宗洪，你到关点了人马，叫他们先到三家村来，你再往飞石关请三将军作速到来，好去追擒呼贼。”那宗洪到关，点了人马，令他们到三家村去，自去飞石关请了三将军到来。那庞毛虎道：“哥哥，你差宗洪来说，呼贼在三家村看见，何不就拿住了他，怎么又放他逃去？”牛虎道：“你好讲没气力的话。那晓得呼贼带的女将好生厉害，把俺的人马杀得东窜西逃，教俺独自个儿怎么好擒住这几个反贼？”牛虎道：“兄弟，自古说：

古镜虽明难比月，上阵还须亲弟兄。”

且说刘定金打败了庞牛虎，和胜金、赛金乘此到新唐寻访呼家将去。那姊妹三人一路而来，好不苦楚。胜金道：“姐姐，前面这大山是那里了？”定金道：“妹子，我们快些盘山过去罢，想必这里有歹人的。”道犹未了，忽见山后赶出一班喽罗，喊道：“留下买路钱去。”定金就骂：“你这瞎眼贼，难道不晓得俺是过路的？”喽罗道：“咱不管你过路不过路。”定金提起枪来就戳，喽罗架起了一根棍来，定金掣转枪来，一连戳伤了十余个喽罗。定金道：“造化你这狗贼。”胜金道：“我们去罢。”姊妹三人刚刚盘过这大山，那晓一个赤脸大汉同了四五十个喽罗飞奔到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！你这妖精休走。”定金回头一看，便骂：“你这红脸贼，敢是要来讨死？”那赤脸的同那一群喽罗飞赶过来，这赤脸的就提起板斧，砍将过去，却被胜金就势一枪戳来，恰恰刺中了赤脸贼的腰里，血流不止，就跌下马来。赛金赶上，又是几刀，砍得他脑子稀烂。

谁知山上又有许多喽罗到来，刘定金姊妹三个见了，倒是一惊，胜金道：“姐姐，寡不敌众，如何是好？”定金道：“妹子不要害怕，我们总拼着命，与这强盗杀到底。”赛金道：“不妨，我们的女兵也还算有胆气的。”那三个姊妹正在那里忧闷，不道这许多喽罗赶来，一齐跪倒说道：“俺这里的高山大王已经被将军杀死了，如今俺高山没有了寨主，如何是好？故此小的们特来请将军权做个寨主。”定金道：“你们既请俺上山作主，凡事须要听令。”小喽罗道：“这个

自然。”定金道：“既如此，先把旗号改了‘三金王府’。你把山上的人马传集到来听令。”那喽兵逐一齐到，候将军发令。三金王道：“人马既齐，共有多少？”小喽罗道：“启上大王，兵有三千三百三十三名，马有三百三十三匹。”三金道：“小喽罗们，你上山来，把俺将旗扯了，你们把营寨扎下，俺今升帐，吩咐大小喽军按名领赏。”喽军奉了将令，来到营前，说道：“小校们听着，今日大王吩咐，大小军校按名领赏。”那各营军校都道：“这个寨主不是当耍的，看来赏罚是厉害，依了他的令就是了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庞牛虎戏美亡身 呼家将领兵过关

远别秦城万里游，乱山高下入商州。

关门不锁寒溪水，一夜潺湲送客愁。

且说庞牛虎想道：“那三家村这三个美女，谅他去也不远，俺且追上前去，若弄了他来，由俺作乐哩。”就立起身来，带了三百个雄兵飞追过去。呼延庆听见有人追来，心里倒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呀！这是庞贼，为何又追了出来？说道：“兄弟，那贼此来，必有奇祸，我们倒要留心的。”公主道：“哥哥放心。”道犹未了，牛虎提了板斧砍来，延龙挺枪迎住，放马就战，这女将在阵里冲来杀去，把庞家的人马杀得东逃西散。谁想延寿放上一枝冷箭，恰恰射中牛虎的手腕，这板斧就掉了下来，延庆也就一枪，那牛虎跌下马来就不响了。延龙认是装死，急忙跳下马来，腰里拔出龙泉宝剑，斩了牛虎的首级，挑在枪头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们上马赶路去罢。”那探子到飞石关报道：“三将军，不好了，俺这鸡鸣关将军为追那呼将军，反被呼家把俺家二将军的首级都割了去哩。”毛虎听说，大怒道：“吓！这反贼胆敢这般肆横，待俺到离山同石头陀去商议，定有分晓。”

毛虎疾忙赶到离山，只见茅蓬里坐一个和尚，却同梦中相见的一样。庞毛虎道：“俺乃飞石关总兵庞毛虎，特来拜访。”和尚道：“衲僧久坐荒山，何幸将军到来？”毛虎道：“俺家四虎因奉旨追捉呼家将的子孙，如今倒被这反贼杀掉俺两位哥哥，今来拜访老和尚，要求方便个神妙。”和尚道：“山里虽有四五百个头陀，都是不中用的。”毛虎道：“和尚不行方便，菩萨也不慈悲了。”那老头陀道：“将军既来见召，衲僧不得不领将军台命，且陪你下山走一遭。”那毛虎就在飞石关扎了个营，请这和尚进营商议。头陀道：“老衲只晓得拜佛念经，那交战的事，佛经上是没有讲起，教老衲商议，也是白说的了。”毛虎道：“你念的什么经呢？”头陀道：“老衲常念的是《金刚经》。”毛虎道：“这《金刚经》可灵么？”头陀道：“这是最灵。”毛虎道：“和尚你在营里念罢。”头陀道：“将军，那军营中不能洁净，须得老衲回到山上，代将军拜念这经，就灵验起来了。”毛虎道：“既如此，差中军送你上山。”头陀道：“这也不消，待老衲自去便罢。”头陀出了营来，就驾起云头去了。那毛虎飞檄前去知会，那雄关总兵花万年接来一看便道：“四将军，你令兄调你鸡鸣关去防守，教俺一体严查，这也不劳吩咐的了。”庞龙虎急往鸡鸣关去。

那晓呼家恰恰到关，花总兵正在心焦，却好瑞莲走来便道：“爹爹为何愁眉不展？”花爷道：“女儿不要说起，偏偏今日庞龙虎被他哥哥又调守鸡鸣关去了。”那瑞莲道：“爹爹，闻得呼家将都是忠臣，庞家是奸臣，杀了呼家许多人口，还要追捉他的子孙，天理也是不容的。据孩儿看起来，爹爹该救忠臣的子孙，乃是顺天，若依了奸臣，将忠臣的子孙杀尽，谓之逆天。孩儿劝爹爹凡事顺天的好。”花爷道：“女儿的话倒也说得极是，如今教俺怎么放他去？”瑞莲道：

“这又何难！只要爹爹发一支令箭，孩儿扮个差官，到关去叫他们开了关，放他过去，就是爹爹顺天的阴功了。”花爷道：“既如此，与你令箭一支。”那瑞莲扮了个差官，请了令箭，到关前说道：“你们是仙山进来的么？”公主道：“正是。”瑞莲道：“你们在这里把守什么？晓得番婆子是要过关去的，就该请令放他们过去。”守关的道：“咦！好话，咱们奉花爷将令，在此把守这个关口，谁敢开关放他过去？这是怪不上咱们的。”瑞莲道：“不要罗嗦，快些开关。”守关的道：“咦！又来了，开了半天，不见你们过去，咱来请你过了关去，好上锁哩。”延庆弟兄一齐出关去了。瑞莲带钥匙缴令。

那晓庞龙虎飞赶到关，不道那仙山假进贡的呼家将已过关去了。龙虎道：“快快开了这关，待俺快去追这反贼。”守关的道：“庞将军不要性急，待俺去领了钥匙，好来开关，放将军过去。”龙虎道：“谁叫你拿什么钥匙？”龙虎就赶将上去，把锁裂了下来，急忙过了雄关，一直追赶。那晓忽地里起了大雾，迷得天昏地黑，连这路儿也看不出来，白白的守了几天。庞龙虎忿恨不过，说道：“俺且进关与花万年算帐，总在他身上要交还俺的反贼就罢，不然，就讲花总兵有意放那反贼过关去的。”

庞龙虎回进雄关，对这花万年道：“朝廷差你在此防守关隘，你并不查奸察匪，把那奉旨密查的反贼呼家将私自放走过关，什么讲究？你去追还了反贼就罢，倘不出去追还这反贼，则怕你的官儿也做不成，性命也就难保哩。”花总兵听说大怒，便道：“庞爷，你好没分晓！俺放的是仙山进贡的番使，那有什么姓呼的过关？你既要开关出去，也该向俺拿了钥匙开关，你就裂锁逃关，俺那里知道你做什么勾当？”庞龙虎道：“花爷，这话也不用提了，将来放关须查个明白就是了。”花总兵道：“放人过关，总要查清白的，倒是那裂锁逃关的官儿没有防备他。”庞龙虎道：“花爷又来讲笑话了，请进去罢。”

那龙虎回到飞石关，想起离山那和尚，来到离山，见了和尚，便问道：“这《金刚经》念得可有灵验么？”头陀道：“怎么不灵？将军请看那西天这一股不紫不黑的杀气，从西一直到东盘结，这一块赤气，只怕不久就有兵火来了。”龙虎道：“和尚，这《金刚经》果然灵验，他们西边杀来，只须俺人马多些，围住了他，放起火来，这个兵火也够他受用了。”头陀听了，也不回答，把头颠这一颠。龙虎依旧下山，来到鸡鸣关，见了毛虎，把那话儿细细说了，又道：“哥哥，我们关上添了几千人马，倒是要紧的。倘然早晚那呼贼到来，我们就好与他出战，四面的人马乘势就围将拢来，却是这个兵火，人都不知道的。”毛虎道：“既有这话，我们就差中军去提了一万人马到关，也够用了。”龙虎道：“哥哥，俺到飞石关去了。”自古道，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呼家将除奸雪恨 报亲仇骨肉团圆

阴磧茫茫塞草肥，高山岭上暮云飞。

交河北望天连海，苏武曾将汉节归。

且说呼家弟兄同了金龙、迎凤出了雄关，前面已是高山寨。延龙道：“哥哥，那边有人追来了。”延庆听了，就勒住马头一看，便道：“我们且慢走。”金龙道：“不妨迎上前去。”那山上追来的女将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可是同呼家将新唐借兵么？”金龙便道：“你何人？在此乱呼乱叫？”刘定金道：“俺姊妹三个因庞贼起了官兵围住了三家村，说道抢亲，吓得俺爹爹只是摇头，外面又是金鼓喧天，俺同胜金、赛金两个妹子带了三女兵，就与庞贼决战，杀掉他五六个将官，干把多兵，那庞贼也就逃了。俺想庞贼此去，必要再来争战，故此俺姊妹也是到新唐去。那晓到了这里，有一班人赶来拉住，说什么大王，要俺的买路钱，那时俺恼将起来，把这班喽罗杀退，谁想又有许多喽罗飞奔到来，架起朴刀砍来，俺姊妹女兵就与他们厮杀，不道杀了他几十个喽罗，那知山上又跑下二三百个人来，说俺杀了他的大王，要俺做他的寨主。俺姊妹一想，也罢！在此权做个寨主。今日看见姐姐是中原来此，故尔动问。”延庆道：“三位既是要到新唐，我们一同去罢。”

候尔就离了高山，一路行来将有半月，不觉已到天定山了，那探子看见延寿到来，疾忙飞报上山说道：“驸马爷，俺家的小将军都到了。”那守勇、守信听了，便道谢天地，那延庆、延龙、延豹、延寿同了刘定金、胜金、赛金、金龙、迎凤，一齐上山见了。守勇便问：“我儿到京，见了八王，可曾求他请诏？”延庆道：“爹爹，孩儿们到了八王府里，八王就实实在在问话，孩儿也细细告诉了他，就求他请诏。八王说道：‘明朝上朝去看下落。’那晓八王正讲，恰好朝廷召他进殿议事。八王将孩儿告诉他的话奏闻了，谁想朝廷总不肯准，八王又把庞妃勾通四虎谋害太子，听了庞妃废弃正宫，庞集结党弄权，这几端的事奏了，朝廷才肯准了除奸，八王就请了一道察佞除奸的敕命。那时八王就退朝，回来与孩儿讲了这话，就给付一道御札，教孩儿们速回新唐，禀知爹爹、叔叔，商议统兵前去。”守信道：“哥哥，这亏得八王出面请了这道敕命。”守勇道：“就是俺的祖父在冥冥中也感激不尽了。”守信道：“哥哥，明日黄道吉日，我们先去拜谢了大王，就起兵前去可好？”守勇道：“既如此，一齐进去。”

那呼守勇、呼守信、呼延庆、呼延龙、呼延豹、呼延寿、王金莲、邓三娘、祝素娟、张金定、柳迎烟、刘定金、胜金、赛金、金龙、迎凤、齐月娥、翠桃姐、呼碧莲、呼梅仙一同来到里边拜谢，那齐国宝道：“呵！今日你们到来，却是为何？”守信道：“小婿承蒙岳父厚恩，俺哥哥嫂嫂说一向叨了岳丈的福庇。因明日黄道大吉，就要起兵前去，故此今日一同到来拜谢岳丈的大恩。”国宝道：“贤婿，你令兄令嫂都是至戚，何必这般称谢？既如此，贤婿你同了兄嫂令侄各位公主到

庭上请坐，俺备水酒一杯，聊为一钱之敬。”守勇道：“俺一家在此叨蒙大王眷顾，不知此恩将何以报？今日又要大王费心，何以克当？”国宝便道：“今日是个家宴，眼前都是骨肉至亲，依次序坐罢了。”

宴间，国宝道：“俺正要请教，这除奸诏可是甥儿面圣求来的么？”延庆道：“我们弟兄求的是八王爷，那八王看我弟兄求得哀切不过，朝廷也正是差了太监来请，八王见了仁宗，就把俺救太子的话启奏明白，朝廷就写一道察佞除奸的敕命，交八王爷，给俺家作个札符。”国宝道：“那八王的恩德也不小哩。”说完了这一番话，不觉已是天色微明。守勇道：“天色已明，我们谢了宴，大家好去收拾起兵了。”齐国宝道：“你们既择吉行兵，俺也不好苦劝饮酒，俺在此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”那齐雄说道：“爹爹，孩儿陪送妹子前去。”国宝道：“你既陪送妹子去，路上不可生事。”齐雄道：“爹爹不必记念，孩儿晓得。”

忽听一声炮响，三军立即收拾行装，营前又放两个大炮，众军兵拔寨收营；又放了三个大炮，那些军兵，一齐披挂，上马起行。那守勇道：“中军官，你可曾吩咐众将官，须得离关十里扎营安歇。”中军道：“小将奉了将军的令，立刻就传令大小三军的了。”

一路行来，未及半月，不觉前面已到雄关。中军就禀令，放炮安营。雄关总兵花万年问道：“那里放炮？”家将道：“待去看来。”家将看了，急忙禀道：“那放炮的是奉旨除奸察佞的呼家将，在关外扎营安寨，所以放炮。”花总兵想道，难道呼家将就是俺女儿扮做差官，拿了令箭放他过去的人么？花爷满肚疑想。忽中军禀道：“外面有新唐来的呼家将，他说是奉旨进京去察佞除奸的。”花爷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中军便道：“呼将军请会。”那延庆来到里边，见了花爷便道：“前蒙老将军发出令箭，又承令爱扮了差官，放俺兄妹出关。俺今奉了朝廷敕命进京，特来拜谢。”花爷道：“今朝廷隆眷，令祖的冤就可雪了。”延庆道：“老将军请上，俺就此拜别了。”花爷道：“小将军回营，代俺多多拜上各位将军。”延庆作别回营，就传令放炮，拔寨起行。

来到关前，那晓花万年的儿子花荣、花贵把关，不肯开放，守信取了两个铜锤在那里同花荣、花贵争闹，不道他的家将报道：“花爷，两位公子同那呼家在那里闹哩。”花总兵听了，急忙到关，便道：“畜生！你在此做甚么？”花荣、花贵道：“孩儿奉了爹爹将令，在关把守，那呼家到来叫关，孩儿不肯开，他说，不开就要打进关来了。”花爷道：“那呼家叫关，就该禀令，那有争闹的道理。”延庆正在关前喧嚷，花爷道：“你呼家将既奉旨进京，有什么凭证？”延庆道：“怎么没有凭证？”就把这札符展开说道：“花将军请看。”花爷道：“既有凭证，且开了关放他过去。”

那关上过了十多万番兵，延庆拿这札符送来与验，花爷正接过手来展开，要看这札符，恰好瑞莲走来问道：“爹爹，你看什么？”花爷道：“看那呼家将的札符。”瑞莲道：“爹爹，只怕就是女儿求了令箭放他过去的。”花爷道：“不错，俺倒忘了。”延庆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花爷道：“这是俺的小女。”延庆走来称谢，瑞莲道：“你我都是将家儿女，谁不怜谁，何必称谢？”花爷听那“谁不怜谁”这一句话，想了一会，便道：“吓！是了，讲那都是将家儿女，谁不怜谁？”花爷道：“小将军，俺瑞莲女儿的性子最是刚烈，不道那年小将军到来，俺女儿请了令箭，放小将军过关去，足见他的智勇倒也不丑，俺想将小女配与小将军，真正一些也不错。”延庆假意推辞。花爷道：“小将军，你想谁不怜谁这一句，请令放关，只此两端，可知天遣奇偶，推辞他则甚？”花爷便吩咐备下花烛，请将军同瑞莲成亲。

延庆同瑞莲完了百年姻眷，延庆便道：“小婿承岳父大恩，只好后日图报。”花爷道：“儿女至亲，何说图报？”那家将道：“启上将军，那呼家将的番兵都过去了。”延庆听说便道：“岳丈请上，小婿就此拜别。”瑞莲在旁，也就跪下说道：“女儿亦同丈夫前去了。”花爷道：“女儿同去极

是，但路上须耐个性儿，凡事禀命翁姑，不可擅专。”瑞莲道：“爹爹，这些女儿都知道。”延庆同了瑞莲就上马飞行，来到大营，见了翁姑，延庆把这成亲的话说了，守勇吩咐摆宴。一家骨肉相见完毕，谈谈说说，不道天色已明。

中军道：“禀上将军，前面已到飞石关了。”守勇道：“快去叫关。”那中军道：“俺呼家将到此，你们还不快些开关？”庞龙虎道：“你这反贼来了么？俺正要拿你。”龙虎立刻发令，传集二十四员虎将，一万二千锐利的精兵，庞龙虎道：“众将官，作速放炮开关，杀上前去。”众将道：“得令。”即忙放了三个大炮，那关已开了，龙虎领了二十四员虎将、一万二千精兵，一齐杀出关来，骂道：“呼家将，你这反贼，你祖宗这般威风，那样厉害，可逃得过俺家的手哩？”守勇听了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奸贼，还不下马受死？”龙虎同了众虎将一齐杀将过来，谁晓延庆、延龙、延豹、齐月娥、齐雄、花瑞莲绕住大战，可怜庞龙虎被呼家将杀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那二十四员虎将，倒死了二十多个，庞龙虎的首级，被那花瑞莲挑起枪头，杀得众将官片甲全无。守勇就吩咐：“不必扎营了，我们就此杀到鸡鸣关去。”

呼家将一路行来，却是威风凛凛，神鬼皆惊。延庆道：“爹爹，我们一直杀上鸡鸣关去。”守勇就令众将官：“我们杀上关去。”大小三军奉了将令，领兵杀到关前。守关的家将一看，疾忙禀报说道：“三将军，不好了！呼家将已在关前，就要杀进关来了。”鸡鸣关总兵庞毛虎便道：“这反贼，俺正要寻他，他倒送上门来了。”就传了三军，吩咐快去提兵，一齐杀出关去，擒这反贼。中军飞奔到营，挑了三千人马来到了关口，毛虎看见军兵齐到，立刻放炮开关。谁想那呼家将听得放炮开关，呼延庆就杀进关来，庞毛虎又气又怕，只得挺枪迎战。延庆诈败，毛虎认他败走，骂道：“反贼，你想逃往那里去，还不快快下马受缚！”毛虎飞追下去，延庆回转马来，挺枪直刺，毛虎恰好闪过，延庆又是一枪戳来，急忙架住，延庆拨枪又戳过来，正中了他的咽喉，一交跌下马来。延庆用的是一杆勾镰枪，可怜这毛虎被延庆的枪勾住了咽喉，拖得那手也没有，脚也不见，就是那毛虎的头，也不知拖掉在那里了。呼延庆回了营寨，把这战斗的话说了，守勇、守信听了便道：“如今关隘多打过了，我们赶路去罢。”中军疾忙吩咐大小三军，听老将军命令，作速赶行前去，众将官道：“得令！”却教：

数年马上不离鞍，今日乘风过虎关。

从兹试看忠与佞，始知天理有循环。

且说庞集正想，为何这几日不见三关信来，不知孩儿在关则甚？庞集正在忧闷，忽有家将报来说道：“三位将军都被呼家将杀死，连首级也都拿去了。”庞集听了，急忙进宫，见了贵妃，把这个话讲了，庞集哭将起来，贵妃道：“爹爹，事已如此，哭也无益，爹爹且待明日早朝，女儿一同上殿面奏的好。”

那晓朝廷正同八王叔在龙图阁与包文正议政，忽巡城御史朱可绶有机密重情见驾，黄门官飞奏到来，仁宗道：“朱可绶有何紧急重情？”八王道：“圣上何不召他进殿廷问？”仁宗就降旨召见，那朱可绶奏道：“臣奉命巡城，看见呼家将的人马在王城外扎下营盘，我王必须提兵防御才好。”仁宗听了这奏，勃然大怒道：“朕想这呼家将虽有功绩，太祖、太宗之加恩于他也不小了，就是朕登极以来，也晓得呼得模是个忠义的鳀臣，就加了他忠孝王。前庞集父女虽然挟嫌妄奏，歼灭其家，此是庞家之咎，不应统领人马到来，朕今若不提兵征讨，岂不坏了宋朝的体制？”包文正同八王奏道：“圣上仁风远布，四海咸知，臣等看那呼家子孙，不过所恶者因庞妃诋奏，无过剿灭他一门几百口，今日呼家子孙其意思图报复。自古道：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据臣等看将起来，庞妃屡行毒害，幸我王洪福齐天，太子得保无恙，就是元宵那一日，庞家

四虎挤住太子行刺的时候，也亏得呼家男女力救太子到府，只此一端，那庞集父子就该律拟凌迟。庞妃不感君恩，屡思计害太子，其罪较其父兄更甚。臣等愚见，命庞妃赐死，庞集父子革去其职，勒令回籍，则臣民忻忭，朝野肃清。呼得模之子孙知我王如是惩罚，亦为平允。臣等观其动静，委无谋叛之心，望我王召来，他必奏明。”仁宗道：“朕依卿等所奏便了。”

仁宗回进宫来，对庞妃道：“你同庞集行的事，朕也不究你们，庞集着去了冠服，庞妃着即自尽。”那内监就剥去了庞集的冠服，缢了庞妃。那内监覆了旨，仁宗即召八王同包文正到宫，便道：“庞妃朕已赐死，庞集革除其职，今但招呼家将到来，应卿等保奏，朕好降旨加恩。”八王同包文正道：“臣等荷蒙我王谕旨，前去召来见驾便了。”八王同包文正出朝，就差内侍前去招呼家将到来。呼延庆领了人马，已经把那庞集家里杀得鸡犬不留。谁想这该死的庞集，因女儿已死，自己好好的一个丞相，如今做了个百姓，正气愤回来，恰恰路上被那延庆遇见，赶来就是一刀，砍去了庞集的首级。

呼守勇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只要到京，杀了庞妃，就去谢恩伏罪了。”延庆道：“爹爹，不如一直到老京去吧。”话犹未了，有几个内监飞马来说道：“呼将军，俺王爷召你快去。”呼家将听说八王呼召，一齐同了内监到京，见了八王。那八王道：“昨日俺同包文正正在朝议事，有御史奏说，呼家围了王城，那时朝廷大怒，俺同文正把你报仇的话细细奏闻。如今庞妃已经赐死，庞集父子俱已削职为民了。”延庆道：“千岁，庞集父子都被小将杀掉了。”八王道：“既是庞集一门都死，这末你祖父的大仇已报尽的了。”延庆道：“多蒙千岁匡扶，仇是报的了。”包文正同八王道：“既是呼家将齐在这里，我们就同他去谢恩吧。”

那八王同包公进朝见驾，呼家将俯伏金阶，齐道：“臣等实该万死，望我王法诛臣等，死亦瞑目。”仁宗道：“朕那年征辽去后，谁想丞相庞集误听庞妃之言，把你全家杀没，朕心深为不安。昨包丞相、老王叔等竭力保奏卿等忠勇正直，朕从宽姑免不究外，特再沛恩纶，以表奸良于中外，特封呼守勇为忠孝侯，妻王氏、赵氏为一品夫人；呼守信为忠勇侯，妻齐氏为一品夫人；呼延庆、呼延龙、呼延豹、呼延寿俱封为孝勇将军；祝素娟、刘定金、梁胜金、鲍赛金、张金定、花瑞莲、金龙、迎凤、柳迎烟、翠桃姐俱封为英武郡君；齐雄为副将，妻邓氏封三品夫人；呼碧桃、呼梅仙着丞相包文正领回，择吉送进八王府，与太子完姻；齐国宝另召来京封职；功臣府再行建造；呼得模坟上，着礼部撰了祝文，遣八王前去设祭，以慰忠魂；祝太公夫妇子女，无过屈死，着地方官建造房屋，使神魂得所，一体致祭。此朕嘉惠忠良，务须克尽厥职，勿负朕恩，故敕。”

那呼家父子、兄弟谢恩退出，又谢了八王叔、包文正。那呼守勇、呼守信立刻写书回兵。那碧桃、梅仙送往包丞相府中，候旨择吉与太子完姻，那呼家将子侄亦择吉完婚。钦赐造了功臣府第，由呼家居住。延庆弟兄奉旨团圆。正是：

是是非非二十年，死死生生几变迁。

从今骨肉重完聚，千古芳名忠义传。